

尊皇戏后
作者：骆沁

当穆雪桐舒服地浸泡在热气氤氲的浴池中，庆幸着自己得以避开迎接龙腾王的繁文缛节时，赫然发现一名雍容优雅、冷峻邪魅的男子，正倚立于屏风旁似笑非笑地打量着自己……可恶！这人怎么如此狂妄无赖？明明就是气度非凡的模样，可怎么连‘非礼勿视’都不懂？太尉府的人全到大厅恭迎他的驾临，而这女子竟胆敢在此嬉泳，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见她怒气腾腾地瞪视着自己，黑衍不禁兴起捉弄她的念头；没想到她竟还出言恐吓他？！想他乃堂堂云国的龙腾王，后宫佳丽何其多，可就无人能比眼前这充满惊奇的娇媚女子，能如此轻易地撩拨他的心绪，让他有爱上了的感觉……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终章

楔子

骆沁大家好，俺是骆沁，咱们又见面了！

这本“尊皇戏后”的初稿完成于随端伯台风而来的台风假那天清晨，一向风雨不侵的台南竟也风雨飘摇，雨势不大，稀稀疏疏地落下两三点意思意思，但强劲的风直吹，让人连家门也不敢跨出。

年纪愈长，对台风假的期盼也愈渐消减。因为已开始懂得，那时满怀希望因台风得假的时刻，也是许多人无奈长虑的时刻。

我喜欢台南，前无淹水高涨，后无土石崩流，每每台风过境，在中央山脉的护佑下，所受灾情，除了菜价狂涨，再也没有什么让人爱心的。在这个骆沁自幼生长的城市，每当台风季节过后，对它的依恋也更增一分。

呵——有点离题喽！

前一本“戏爱俏妞”设定在未来的背景，这次却是走古代路线，初次尝试，好戏开锣，请各位看倌慢慢欣赏！

楔子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户户门窗深锁，其中只有一扇窗还闪耀着台灯的亮光，在黑幕的笼罩下虽嫌微弱，却特别显眼明亮，让夜归人的心也跟着暖了起来。

“呼！”坐在书桌前的穆雪桐吐了口大气，把笔往桌上一丢，手臂拉直向后伸了个懒腰。“大纲拟好后，以后的工作就好办了。”回头看看放在床头的闹钟，扮了个鬼脸，天都快亮了！

瞥见邻床室友柳尔雅熟睡的面容，不禁起了捉弄的念头。雪桐趴在床沿，掐起莲花指捏住尔雅的鼻子，心里不断贼笑着。

不能呼吸的柳尔雅张口吸气，双手在空中挥呀挥的，两眼却是说什么也不肯张“算了，这次就饶你一命。”穆雪桐不屑地说着，末了还弹了弹她的鼻尖才肯罢休。

视线转向摊在桌上的手稿，不禁叹了口气。浪漫甜蜜的情节不断在那里上演着，而她身为书中万物的创造者，却只能半夜坐在桌前埋头苦写，还得沦落到羡慕书中因她而生的主角，这

有天理吗？

穆雪桐翻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再度深叹了口气。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己，也来尝试一下那种生死相许的滋味？在以往的作品里成就了多少姻缘，哪里有人知道作者却是个连初恋都不知的荳蔻少女呢？

选择了爬格子这个行业，让她更名正言顺地养成足不出户的懒习惯，使得盼望许久的邂逅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穆雪桐翻翻白眼，瞄见床头的钟，指针不偏不倚正好指向四点。

“再不睡就真的到天亮了！”她猛力掀起棉被蒙住头。

白马王子？梦中相会吧！小说写得越多，对现实爱情越是不奢望，幻想都用尽了嘛！

第一章

阵阵的烤面包香，诱惑着从昨天中午就因肠枯思竭而废寝忘食的穆雪桐。

她忍无可忍，不禁低咒出声：“可恶！”好不容易在天微微破晓前入梦，却又被早上睡过头，赶打卡赶得像救火队的室友柳尔雅吵醒，想再补个回笼觉却说什么也睡不着。只得挣扎起身，凭着本能、到香味来源，抢过房东莫海藤手上的土司便咬，跟着整个人瘫躺在沙发上。

“那是我的早餐耶！”看到她这一身狼狈样——长发凌乱，睡衣满是绉褶，连吃东西都舍不得张眼，莫海藤有点啼笑皆非。

“再烤就有了嘛！我快饿死了！”穆雪桐翻身把头埋在座垫里，做个拒绝承认掠食的鸵鸟。

“真是，遇到你和尔雅，一点辙都没。”莫海藤笑骂道。“我要去买点东西，别在这里睡，听见没有？会着凉的。”拍拍她的屁股，莫海藤拿起钱包便出门了。

“好啦，好啦，BYE——”穆雪桐含糊答着，两眼没张开过，土司还含在嘴突然电话响起，将她吓得跌坐在地。

“谁呀！”她抚胸怨道，魂都给吓去大半拿起话筒，听清对方声音后，她不禁杏目圆瞪。

“尔雅，又是你！大清早的扰人清梦也就算了，连身在异处都能隔空骚扰，你也太强了吧！真是——什么！免谈！NOWAY！我现在脑袋里混乱得像一团浆糊，你居然还要我帮你送文件？台北的交通状况你又不是不清楚，有没有良心呀你！”穆雪桐摇头顿足，噼里啪啦地开骂。

话筒另一端哀求不断，雪桐耳根子软，不一会儿只得高举双手投降。

“好——好，别再说了，算我怕你成了吧！嗯——好，待会儿见了，拜！”挂上电话，用力拧拧双颊振奋自己的精神，用力过猛，痛得眼泪差点流出来。

略做梳洗，换上轻便的T恤、牛仔裤，带着被小迷糊遗忘的文件，担任起“宅急便”的任务去也。

困在壅塞的车水马龙中，穆雪桐皱眉。心里开始后悔没事答应那个惹祸精干么！都怪海藤，每次缺了什么都帮尔雅送到，害尔雅这个坏习惯不仅没有改进，反倒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以后说什么都免谈！她忿忿地想。

抬头见前面绿灯亮了，手一紧，加快油门正要通过，却被右方的异象给吸引了目光。漫然染红的天际，犹如打翻鲜橙般的色彩，整片妖魅的艳丽迅速泛开，吞噬原本无垠的蓝天。

穆雪桐看得痴了，车速不自觉减慢，没注意到左方一辆砂石车正横过重重阻碍，强闯红灯，直行车辆见状纷纷闪避，惟独她没注意到，待众人尖叫声入耳，雪桐才猛然回神，但横行的砂石车已迫在眼前。

一瞬间，她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感到一股灼热扑面而来，强风卷起，将她全身笼罩，穆雪桐不禁闭紧了眼，双手放开了手把格挡在眼前，企图缓和强劲风力的压迫，完全无法理解这突发的状况的原由。

突然身后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她连人带车直往后拉，穆雪桐用脚撑住地面想要定在原地，却反被狂乱气流造成的漩涡给卷离机车，向后跌了去，意料中摔落地面的疼痛尚未加身，

意识就已开始模糊，逐渐剥离己身。

臭尔雅，干么好心帮她呀？真被害死了！这是闪过雪桐脑海的最后一个念头，之后，她就跌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中。

嘈杂的人声和刺眼的光亮促使穆雪桐从昏迷中醒来。眼一睁开，本来围在周围的人群迅速散了开去，返到一个安全距离以外，而上下打量她的目光灼灼，不曾稍瞬。

穆雪桐红着脸坐起身，手一触地发觉自己坐在一堆干草上。她赶紧站起来，低着身子挥了挥沾黏在衣服上的干草屑，一面用眼角余光查看周围环境，心里一面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刚清醒的脑子有点混乱。

只见自己身处在一个广场的正中央，广场四周摆满了摊子，摊子上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里俨然一个大型市集模样。所有人停止了交易，视线焦距全停留在她身上。

每个人的衣着打扮有点怪异——穆雪桐拧着眉，轻咬着下唇暗忖——蓦地一惊，他们全穿着古服哪！

这一惊让她心里直打鼓。“天呐，我该不会闯进了拍戏的片场了吧！”虽然昏迷前的记忆停留在十字路口，不过事实为证，还是先解决眼前的窘状再说。妨碍了人家的拍戏进度，一定会被骂到臭头的。

抬头想开口道歉，环顾四下，却看不到有任何的摄影机器，仿佛这就是个真实的世界，而她是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显得那么突兀。

“你看看，那一身打扮，啧啧——哪像个闺女啊！手臂全露了出来，败坏风俗。”

“啊！”

“是啊，头发还削得那么短，像个什么样！”

“唉，她好象不是本地人耶，我不记得看过她啊！”“那就更糟喽，一个姑娘家居然独身离家——”

“别这样啦，说不定人家和亲友失散，又遇上什么事故才会这么狼狈。”纷杂的口耳交接传入她的耳里，低头瞧瞧身上令众人称奇的装扮——T恤、牛仔裤，很正常；再摸摸及胸的头发，没有异样，可是，却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穆雪桐抬头望去。

“让开，让开！村长来了！”有人大声吆喝。

原本聚拢的人潮自动退出一条信道，一名两鬓微白的年近七旬的长者，边向村民打招呼，边往她所处的位置走来。

穆雪桐直盯着他，盼能得到解答。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会倒在这？”老者略微弯腰询问她。

“我——我——我不知道，对不起，打扰你们——我要走了！”想一探究竟的急切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取代，她害怕知道事情的真相。

转身想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却被一层层围观的人墙挡住了去路。

中国人的劣根性！那么爱看热闹干么？脱逃失败的她在心底暗咒。

“小姑娘别紧张。”村长开口安抚，语气中带着谅解。“这里人多，你大概有些事不好开口——这样吧！各位！”转身面对村人朗声道：“现在这里过于嘈杂，有些问题不好发问，能否让陈某暂时将她安置舍下，待明日再至此地对众人答复，如此安排不知你们是否接受？”村人经过一阵沉默后，一个心直口快的屠户首先举起屠刀大喊：“村长尽管带回去问没关系，俺支持你。”

“是啊，反正我们这些粗人也问不出什么结果。”卖鱼的老王跟着附和。

经过他们两人的起头，顿时人声鼎沸，应和声震耳欲聋，吵得穆雪桐忍不住伸手捂住耳朵。

“各位，请静一静，请静一静。”村长伸手击掌，四周立即安静下来，静待回答。“承蒙各位信任，陈某很感动，明天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得到村长的允诺，广场上的人群逐渐散去，中断的交易开始回复热络。

“小姑娘，随我来吧！”穆雪桐一脸茫然地看着村长的嘴在她面前一张一合，他说的话却一字也没听进耳里。

为什么他们说的话竟如此难懂？她现在想做的只是回家去补足被中断的睡眠而已。

“姑娘！”村长轻轻推了推她的肩，可怜的孩子，似乎被吓呆了。“如不嫌弃，到寒舍坐坐吧！”她点点头，总得弄清来龙去脉。雪桐紧紧跟着村长走离此地，深怕迷失在这个怪异的环境里。

两年后……

“终于让我找着了，二小姐，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湘莲喘着气，喊住赏花沉思的雪桐。

“什么事啊？从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叫声。”穆雪桐回神，对湘莲笑骂着。

湘莲吐吐舌头。“又不是故意的。大小姐从宫里回来，现已抵达城外，老爷要你去大厅候着呢！”大小姐是当今王上最宠爱的妃子，身价可高着呢！难得回乡一趟，当然得动员全府上下前去迎接喽！

“唉！你真是——我就是为了躲大小姐才避到这儿来呀！”本来想说逃过此时就可以逃过那一场隆重的恭迎仪式，没想到全让湘莲给打乱了。想必，大伙这会儿应该都在门口列队了吧！

穆雪桐不满地睨了湘莲一眼。“跟了我那么久了还不知道我的性子！”

“才一年多哪叫久啊！”湘莲不服地喊。“而且不来叫你的话，我会被老爷骂的！”

“好啦，跟你说笑的。”穆雪桐见她那无辜样笑了笑，随即忆起，娥眉微蹙。

“怎么办？这次该用什么理由？生病的借口上次好象用过了——哎呀，你也不帮忙想！”

“我哪有小姐聪明！”湘莲撇嘴。

“真是——啊，有了！”瞪了湘莲一眼，突然抚掌大叫。

“什么啊！”湘莲被她的叫声吓了一跳，不禁皱着脸。心里暗自抱怨道：突然叫那么大声，想吓死人呐！

“你去回禀老爷，说我为了迎接大小姐特地到涤尘斋净身，时辰未到不可以出来。”穆雪桐笑得得意。

“这样就可以躲过这苦差事了。”

“这样好吗？”湘莲迟疑着。

“可以啦！快去。”穆雪桐催促。

“可是——我们全都为了大小姐回府的事忙着，没人可以服侍你沐浴啊！”

“得了吧！我又不是大小姐，哪里需要那么多人服侍？自己来就成了。”穆雪桐拎起裙摆往浴池的方向跑去。“我走喽！”

“小姐！你再这样我要去告诉老爷哦！”湘莲插腰大喊，真是，没个大家闺秀。

“你敢！看我不剥了你的皮！”银铃般的笑声逐渐远去。

湘莲无奈地摇头。“比我还不庄重——啊，糟了！小姐，忘了告诉你，王这次也驾临——噢，跑掉了么？”穆雪桐浸泡在热气氤氲的浴池中，看着这偌大的涤尘斋，感觉人生最高的享受莫过于此。

回想起自己的际遇，不免感到庆幸。

当时由初会的村长口中，只问出她如今身处云紬国，执政者为龙腾王。

还记得她那时睁大了双眼。“云紬国？龙腾王？”怎么从没听过？

陈村长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是啊！这里是云紬国的卫武村，小姑娘你打哪儿来？”“呃——老伯，你有没有听过宋朝？”见村长摇头，穆雪桐继续往上推。“唐？隋？魏晋南北朝？汉——”她直数到夏商周，却还不见村长点头。

望着那颗不停左右摇摆的微白脑袋，穆雪桐只感到浑身无力。

“你讲的那些东西，老夫全都未曾听闻。”陈村长有点为难地看着她。

“那——”穆雪桐脑筋急速运转。“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她接连念了几个古代省会，越数越急，甚至连天山、武当山都出笼了，得到的却只是村长爱莫能助的眼神。急切的声音渐微，到了后来已略带哭音。

这是个什么世界、什么年代啊！怎么她所熟知的历史、地理全都无法派上用场？穆雪桐颓然跌生入椅，满脸懊丧，泪水盈眶。

陈村长看了不忍，倒了杯温茶遮上她手。“先喝杯茶定定神吧！”穆雪桐六神无主地接过，轻轻啜了几口。不知是热茶的温度让人安定，抑或是茶叶的芳香使人心情平静，总之，心情已不像刚刚那么慌乱。

天呐！小说写多了会遭此报应吗？她懊恼地想。

陈村长见她心情稳定了，开始问话。举凡来自何处、为何而来、怎么会晕倒在广场上、这身打扮又是为了什么等等，反正方才村民七嘴八舌提出的问题他都恪尽其职地问了。

面对村长的问题，穆雪桐支吾了一会儿，开始发挥写小说的创作能力，胡乱编了个说辞，用探亲途中遭劫的理由把一切搪塞过去，其中说辞漏洞百出，相互矛盾，阅人无数的村长岂会不知真假？只是不曾点破，还好心收留她住下。

虽然村长一直热心款待，但总不好在别人家一直白吃白喝，做只不事生产的米虫吧？再加上见了村长世代以清廉勤俭传家的祖训，让她更加汗颜。

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她，不会煮饭，不会刺绣，更别提其它了，不禁大叹百无一用是雪桐。经过一番苦思，终于让她想到了自己的长处，拥有柔道黑带段数的她尚称身强体壮，当下立刻自告奋勇随着膳房的嬷嬷出外采买粮食，当个提东西的跟班。

天呐！全府上下也不过十来个人，没想到所吃的米竟有那么重，更别提其它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在手上有难走了。因极易晕车两万分厌恶汽车的她，竟然开始想念起四轮传动的方便了。

不过，辛苦归辛苦，她也藉此探知了不少民俗风情、服饰建筑，对于这个不明朝代的考究，她依然耿耿于怀。她曾写过几本关于古代的小说，资料搜集得多，参考文献也不在少数，刚好派上用场，拿来对照对照。

经过详细地观察，再辅以脑海中的资料，她只能大约推定应该是在唐朝左近吧！但为何这里的居民对于之前朝代完全一无所知？她也只能皱着眉，一切都无从考起。

唉，有什么方法回得去呢？闲暇之余穆雪桐支着下颌，仰望蓝天。这里是没有卡车啦，但总不能找辆马来试啊！要是失败了，现在的医疗技术可不比二十一世纪，搞不好就此魂归天怎么办！虽然想回去，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暗地里把罪魁祸首柳尔雅骂了又骂，藉以泄愤。想着，想着，她的思绪又飘回到卫武村的情形在她待了约莫三个月后，一名官拜太尉的村长远亲康定拓请辞回乡，途经村长家中登门拜访，看到穆雪桐后对她喜爱异常，加上唯一的掌上明珠被征召入宫，两者寂寞，于是取得村长和雪桐的同意，当下收了她为义女。

在一次义姊康艳雅返乡时，两人首度会面。

穆雪桐微扬起嘴角，那次见面还真是惊为天人哪！只见她义姊柳眉如月，唇瓣红艳，雪白的肌肤像没见过日光似地粉嫩，略施薄粉的瓜子脸散发着逼人的古典美，犹如从昼里走出一一般。如扇的眼睫长而弯，藏于其下的瞳眸媚膝，柔似秋水果真人如其名。

没看过这等美女，穆雪桐瞧得痴了，直至义父康定拓发出做作的咳嗽声，她才拉回神思。

对于她的唐突，康艳雅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挑起嘴，若有似无地笑笑，反而更增风情，让她不由自主地红了脸。

两人之间名为姊妹，言语上却是谈不来的，也不至于到互相厌恶，但交情只是点头之交，见了面表面上客套招呼几句。对于康艳雅，她这位义姊，穆雪桐枕在浴池畔仰望上头，真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不知为何和她在一起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

好在康艳雅远在中宫，久久才回来一次，不然，几日就来趟返乡的排场，怕不累煞她了？想到要在大门列队恭候她就头晕。

穆雪桐身子一滑，轻巧地钻进水里，露出头颅，手足拨动，开始游起泳来。

“王！请等等小的！”小八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拚命地喊。

“什么事？”黑衍清隽俊秀的脸上布满不耐。

不惧于王的怒气，小八子很尽忠职守地进谏。“启禀王，大家都在大厅恭候您的驾临——”

“知道了，下去吧！”黑衍挥挥手。

“可是——大厅在反方向啊！”小八子仍不死心。谁看不出王那敷衍的态度啊，要真就此退下，不跑了个不见人影才怪。他心里暗笑，王，可别小看了小八子啊，至少我也是打从一进宫就跟在您身边的，服侍了近十年的时光，对于您的想法小八子可是心知肚明的。

见小八子一脸了然于胸的诡笑，黑衍冷眼一凝，怎么？小八子存心拆他的台？

“我知道，听闻艳妃家中的花园景致直可与御花园比拟，待我逛逛随即过去。”看出小八子正欲言语，黑衍抢先下令：“别再多言，下去吧！”

“是！”再怎么了解却还是抵不过皇令啊！小八子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出花园。

见人影走后，黑衍聚拢的剑眉才微微舒展开来。

也不知是哪根筋不对了，居然一时心血来潮亲口对艳妃允下陪她回乡省亲的承诺，待见到艳妃欣喜若狂的神情时，才发觉自己脱口而出所代表的意义，但君无戏言，已经无法收回。天知道，这会让艳妃在后宫的地位提高多少！

除去龙袍冠冕，着上便服，折扇在手，浑然天成的威严不自觉地散发，面如冠玉，两眼炯炯有神，充满王者的自信神采，身材颀长，隐藏在文人服饰下的是长年练功所锻炼出来的精瘦体格。

这就是云紬国的龙腾王——黑衍。

原本一向以农立国的云紬国，自新任龙腾王黑衍继位后，他便不顾守旧派老臣子的反对，独排众议、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大胆的方策整顿城邦，辟商道、整经济、纳人才、振军力，将云紬国由农业大国转型推上了农商并重的经济强国，而原本反对声浪高涨的群臣见了成果，也就

完全噤声，对于新任君主的独到眼光只有俯首称臣的分，再也不敢有异议。

然而树大招风，云紬国强盛的经济实力引来了邻国熊出的覬覦，不多时，按捺不住的熊出国派兵进攻云紬，希冀能坐享其成龙腾王创下的成果。

在两国国土间有一条江河做为分界，叫作怒江，在此引发了怒江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云紬国守得固若金汤，还将熊出国打得节节败退，元气大伤，最后只好求和讨饶。

战败的熊出国主马元签下和战条约，赔上了大笔求和金，还允下了永不骚扰国界边民的条款。

马元恨吗？黑衍优美的唇形勾起了嘲讽的笑，那可不？虽然马元签下了条约，表面对云紬国臣服，但据安排在熊出国的探子回报，马元率兵退回国都后，却暗地夜以继日地操兵练马，预备随时伺机而动。

想报仇吗？黑衍自信地挑眉，随时恭候！

黑衍在花径上漫步走着，一向冷峻的脸柔和了线条，更添魅力。

寂静的园子隐约飘来歌吟，黑衍觉得讶异，府里的人不是都聚到大厅了吗？突然一股冲动，促使他迈步循着歌声找去，寻着声音的源头——涤尘斋。

他试探地轻推门扉，门未上锁，施了轻功，足下悄无声息地走进涤尘斋内，借着更衣屏风的遮掩，想看看这个不把龙腾王放在眼里的是何许人也。

略一探头，只见一名裸着身子的少女浸在池里，背对着他，低声吟咏着他不曾听过的歌谣。“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宫墙柳——”声音轻灵清脆。

穆雪桐突然觉得寒毛微竖，感到空气中似乎加入外来者的气息，猛一回头，看到一名男子正倚立于屏风之旁，似笑非笑地打量她。

意识到身上未着一丝半缕，穆雪桐惊呼一声，连忙双手护胸转过身去，沈入水中，借着划动双足游向浴池的另一端，直至尽头，她才露出双眼怒瞪着那名男子。

看到她的反应，黑衍勾起嘴角，心中起了捉弄的念头，迈开脚步，沿着池畔缓缓走向她。

穆雪桐一见他移动，心中大急，直往角落躲，心中早已混蛋、王八蛋骂了不下百次。最后眼见两人距离只有几步之遥，她忍无可忍。“站住！别再靠过来了！”黑衍很听话地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优势让他将她隐于水中的曲线一览无遗，只是重点全让她的手给遮住了。

她又羞又愤，柔道黑带的功力在此时完全施展不开，想起仆人们全都在厅外头候着，才忆起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

“你是谁？怎么可以随便进来？现在马上出去就不跟你计较了，不然，我姊可是王最宠爱的艳妃，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寒毛，包你吃不完兜着走！”雪桐虽然平素不喜藉势压人，但这场面非比寻常，只得又哄又吓的，反正重点也没让他瞧见，赶紧赶他出去才是要事。

黑衍闻言轻笑出声。“放眼天下，还没有任何人能对我做到那种地步。”“你好狂的口气！”她倒抽一口气。“连王也不放在眼里。”嘴里斥骂着，心里却是连连叫苦不迭，连最后的法宝都没辙了，如何是好？

“说到王，今天他也来了，你居然没有前去恭迎，不知是谁比较狂妄啊？”黑衍斜睨着她，话中充满戏谑。

“是吗？我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啊！”她撇撇嘴，不以为然地说。

黑衍微微皱眉，怎么她一点也不在意？

“要是被人发现你没前去恭迎，恐怕会为艳妃一家惹来灭门之祸哦！”黑衍开口，口气轻快地像在谈论天气。

穆雪桐闻言一惊。“那我得赶紧到大厅上去了！”迫不及待地就要起身，才站起，水珠都还来不及滴落旋即沈入水中。不对，他还站在这里赖着不走！

黑衍对瞬间出现的娇躯只来得及惊鸿一瞥，心中直叹可惜。“怎么？你不想去了？”“你不走开我怎么起来啊？”穆雪桐瞪眼。

“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存在好了。刚刚你不也打算这么做吗？”那挂在俊脸上的笑有点邪邪的。

“你——等我出来就有你好看的。”她咬牙切齿。

黑衍对她的放话满不在乎地回以一笑。“别逞口舌之快，真要做到，现在就出来吧！”愤怒中的她并没有中了他的激将法，只是瞪着他，两人僵持不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气得失了耐性。“混蛋！给我滚出去！”黑衍原本只想逗逗她，但经过她这一吼，混蛋？君主的自尊抬头，决定和她耗到底了。

“好了，别闹了。”他收起笑容，脸上的神情不怨自威。“想要我走开是别想了，最大的让步，我转过身去，绝不回头。如何？”“我不要！”虽然那张卓尔不群的脸板起来是挺吓人

的，但她甩头，在逐渐变冷的池水中打颤。凭什么要她让步？有错的是他耶！

黑衍挑眉。“那我们就这么耗下去吧，我可是无所谓。”轻拂衣袖，好整以暇地斜倚着墙。

撑了一段时间，穆雪桐投降。“你绝对不可以回头哦！”见黑衍依约转身，她赶紧攀爬上来，俯低身子迅速抓起衣物穿戴，深怕他会突然转身头。古代的衣服复杂难穿，现下少了湘莲的帮忙，穆雪桐因慌张而手忙脚乱地弄了老半天才把贴身小衣穿好，外袍胡乱披着，正继续和不知要穿往何处的衣带奋战。

黑衍暗忖，过了这么久，应该可以了。转身头。“好了吗？”看到的却是她蹲在地上，衣衫凌乱的景象。

穆雪桐连忙拾起散落的衣物遮掩。“还没好，快转过去。”黑衍笑笑，伸出手帮她衣衫拢齐，系上衣带指尖不经意地划，她的背脊，雪桐因此窜起一阵轻颤。

黑衍察觉。“怎么了？”她为这个反应羞红了脸。“不要你管！”抽出轻握在他手中的衣带，奔出涤尘斋，慌忙的模样倒像是落荒而逃。

黑衍先是一呆，随即漾起微笑。她要是知道就是她口中的王，不知会有何反应？一思及此，脸上的笑意就更浓郁了。

第二章

穆雪桐快步穿过花园小径，下意识地想要藉此甩脱那名扰人男子在她脑海中盘旋不去的身影。

扰人？哦，不，她对自己晓以大义，他只不过是个擅自闯入浴池的陌生人罢了！是啊，一名充满气质和吸引力的陌生人罢了！

天呐！她顿下脚步，屈指食指用力弹弹额头，少女思春也没你这样啊！刻意对那名男子在自己心中造成的波动视若无睹。她微敛心神，往大厅走去。

远远的，就可从大厅敞开的门中感受到一股异常严肃的气息。

穆雪桐一跨进大厅，没注意到上座的位置坐着的不是康定拓和康夫人，只急着走至康定拓身边告知有人闯入府中。“爹！方才有个——”

康定拓低声斥责：“放肆！王在此，还不快快跪下！”心里不断叫苦，糟了，忘了教雪桐晋见王的礼数了！哪里想得到王会纡尊降贵地陪艳雅回乡呢？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心里再次咒骂那个扰乱她心神的男子。轻旋过身，身子略倾，正要行礼时，眼一扫，突然瞳孔睁得数倍大，怒火中烧！

穆雪桐瞪视着眼前的男子，不禁冲口而出：“你这个混蛋——”话都还来不及说完，就让眼明手快的康定拓给压了下去。

她还想挣扎，但一接触到康定拓严厉的眼神，只得暂时捺下怒火，草草行礼了“臣罪该万死，家教不严，小女缺乏管教，使得冲撞了王，臣——”

康定拓迅速跪下，冷汗直流。怎么平常稍嫌活泼也乖巧大方的雪桐今天如此叛逆反常？就算不曾见过王，拿出最寻常的礼仪也好过现在啊！

“平身。”黑衍轻笑道，他似乎颇以雪桐的失态为乐。“她并不知道我在这，不知者无罪。”王？穆雪桐脸带不屑地斜眼睇他，心里直犯嘀咕，王又怎么样？明明是他有错在先，如今居然把错全推到她身上？这种行为哪像个王啊！

静坐一旁的康艳雅黛眉微蹙，王怎知雪桐不知道今日王伴她回乡一事？这个问题在她心里盘旋，却不曾出口。

穆雪桐浑身的怒气毫不掩饰地向外奔放，立于身侧的康定拓首当其冲，感受得最为深刻。不禁干咳几声，低道：“雪桐——”见到义父烦忧约为难模样，雪桐心一软，为自己的不识大局自责，按着宁定心神，收起满腔的愤慨。

康艳雅见气氛僵持，努力地使场面活络。“爹，不知雪桐可有婚配？王难得在此，不如请

王为雪桐配个好姻缘吧！”喜事的提议，应该最无害吧！

黑衍闻言脸色微沈，婚配？脑海中浮现她为人披上嫁衣的模样，忽然觉得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般地梗塞。

穆雪桐放松的神经再次紧绷，嫁入？开什么玩笑！古代男性的大男人主义最教她深恶痛绝，居然还要叫她嫁人？有没有搞错呀！要是真蒙赐婚——她的眼光掠过黑衍，不知他做何回答？

黑衍勾起嘴角，轻巧地移转话题。“我可不做月下老人。对了，厨子老王还在吧！我挺怀念他做的汽锅鸡的？”

康定拓笑道：“早给王您备着了，稍晚还得请王移驾到新月阁用膳呢！”

“哦？我简直等不及了。”黑衍一笑。“对了，现在不在宫中，就别那么拘礼了。”

康定拓一听慌张失措，急道：“这怎么成？使不得！使不得！”双手直挥，坚决不肯。

黑衍无法，只得从旧。视线不自觉地移向立于一旁的穆雪桐，见她抬起衣角扭着，一副百无聊赖状。

“艳妃，怎么从未听闻你还有个妹妹？”黑衍问道。

康艳雅答道：“因为雪桐自小体弱，从小寄养在居住深林中的亲戚里，空气清幽，对身体也好些，直至前两年才搬回家中。”这是从以前就套好的对外说辞，怕有好事者会千方百计地挖掘穆雪桐的身分之谜。

黑衍一挑眉，对这番解释不置可否。

“康雪桐。”黑衍轻唤。

就算在康府大家也都以雪桐叫唤，很少有人连名带姓地唤她“康”雪桐，所以穆雪桐一时之间有点反应不过来。

康定拓偷偷扯扯她的衣袖，穆雪桐不解约两眼四下张望，见众人眼光集中在她身上，尴尬一笑。

“呃——有事？”穆雪桐问道。他们聊天不是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会扯到她身上？黑衍只是凝视她不语，沉思片刻后下了命令。“除了康雪桐，其余退下吧！”不大不小的声音刚好传遍整个大厅。

虽于理不合，但康定拓等人不敢出声询问，尽数退下。

康艳雅若有所思地看着黑衍，又看向穆雪桐，静默的表情不知想些什么，轻唤女婢，与众人一同退出大厅。

小八子傲傲地站在黑衍身旁，见黑衍目光落在他身上不曾掉离，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不会奴才也要——”黑衍没有回答，只用慵懒的眼神望着，他仿佛在问：“你说呢？”小八子一见哪还有不明白的？脸马上垮了下来，脚步沉重地像用拖的，嘴里还叽叽咕咕地道：“越来越不重视我了，亏我一向服侍得那么好，尽心又尽力——”声音逐渐远去，门顺手带上。

直至大厅只余下他和穆雪桐两人，黑衍才再次开口。

“你叫雪桐？”

“嗯！”她点头含糊应着。

“雪中梧桐——谁是你生命中的凤凰？”黑衍轻笑，语音轻柔温沈得让人瞬间心跳加快。

黑衍话里的涵义让穆雪桐霎时红了脸，凤凰非梧桐不栖，即使疲累至死也不愿屈就其它树木，而皇帝贵为人中龙凤，他在隐喻什么吗？

“你坐下吧！”穆雪桐的反应让他挺满意，他喜欢看她倔强的小脸被染红的模样她依令坐至一旁的下座，心思飞快地转着，他——有何用意？总觉得黑衍似有若无的眼神像要看透了她似的。

看到她大无畏地直盯着他瞧，黑衍笑了。

“刚刚康太尉的告诫似乎没起多大的作用。”语气里带着些许揶揄。

“王特地将民女留下只为了说这句话？”穆雪桐淡淡地回问，在涤尘斋里已败一城，此刻非得背得固若金汤不可。

黑衍轻笑出声，好个对手！不过对于她自称“民女”，心里有点不悦，感觉像在划分两人的身分鸿沟。

“不，只是方才冒犯了姑娘，想表达一下歉意。”穆雪桐闻言有点受宠若惊，皇帝居然会愿意低声下气向人陪罪吗？她连忙惊慌摇头道：“其实我也有错啦——”冲口而出，才想起何错之有？倒有点怨自己开口快了些。

“因为我不知妃还有个妹子，看到有名女子在浴池里，还以为是某个大胆的女婢趁主子不在，踰矩使用呢！”言下之意为她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大家闺秀。

穆雪桐岂有不明之理？暗地咬牙，脸上依然带笑。“民女也有不是之处，虽不知王驾临，但也不该把王视为一般无赖看待啊！”意指擅自闯入人的登徒子行为岂是君主所为？无赖？原来他给她的第一印象竟属此流？黑衍抚颌沉思，目光落向远处。不知为何，他如此在意他对他的观感，黑衍对于情绪受制于人感到烦躁，这种情形以往不曾出现过。

谈话因她的回话而中断，气氛略显尴尬。见黑衍沉思不语，穆雪桐悄悄地站起身，蹑手蹑脚地退至门前想要逃离，手才碰上门门就被唤住。

“你想去哪？”没他的指示居然敢擅自退下？真够胆大的。

“呃——”被抓个正着的穆雪桐只好站回原处，干笑。“民女见王正在沉思，不敢打扰，所以——”

“就算如此，没有我的命令依然不能擅离，懂吗？”未免太不把他这个王放在眼里了吧！

“喔！”她随口应了声，有点不以为然，要是他想个整天，她就不就得陪着站上一天？“坐下吧，我问完话就好了。”或许是她心中的不愿表露在脸上，黑衍的语气里竟带着怜惜。

问话？别又来了，前两年用来应付村长的说辞已矛盾横生，没想到现在又来一次。她努力思索康定拓先前的交代，怕说法有出入。

见她因思考皱起眉头，黑衍不禁莞尔，都还没问呢！

“你几岁了？”黑衍问道。

“呃——二十三了。”没料到第一个问题竟是问她年龄，穆雪桐回答得愕然。

“二十三？”黑衍拧眉。“怎么尚未婚配？”

“长姊入宫，爹娘孤独无伴，民女不忍离去。”她随便找个理由，这个说辞应该可以吧！总不能教她明讲她对古代男尊女卑的观点不能苟同吧。

“为此误了婚期，甚至可能终生独处，值得？”

“无谓值不值得，微尽本分。”黑衍目光带审视，这番回答的可信度有几分？

她的气质不像时下女性，娇柔孱弱，相较之下，多了分英气与洒脱，并不在她的动作中显现，而是态度神色的表露带着见解与智能，从她的辩驳可窥见一二。要说不婚原因是为了父母，倒下如说是眼界过高还来得令人信服。

就浴池一幕而言，她应该泪眼汪汪地以死要胁，要他负起责任，毕竟身子让人看见了表示清白已失。而且得知他贵为天子，应该更是趋之若鹜才对。

如果她只是平常反应，他也会负起责任的，毕竟姊妹共事看上堪称为佳话，只是他可能也只当她是一般嫔妃看待罢了。

她，不寻常。

在黑衍的逼视下，穆雪桐被灼得浑身发烫、手足无措，他看出什么端倪了？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解去了黑衍加诸在她身上焚烧的视线。

“谁？”黑衍平淡的声音带着不悦。

“参见王。”湘莲怯怯地走进跪下，头低低地，大气也不敢喘，衣裾无风自摇，想是衣下人儿颤抖所致。

穆雪桐见状不由得掩嘴偷笑，何时见过湘莲有这么吃不开的时候？瞧，讲话都还结巴呢！

“后稟王，新月——阁晚膳——已备妥，请王移驾。”湘莲紧张得差点咬了舌头，额上布满汗珠。

真倒霉，刚刚王下旨趋离众人，害得晚膳备妥却没人敢进来讲驾。大家互相踢皮球，最后这桩苦差事却落在她头上，只因为她是雪桐的贴身丫鬟。原来平日面对二小姐的活泼不打紧，连这种事都有分，唉！好事没有，坏事接二连三，唉！

见跪在下头的心婢女吓得魂不附体，黑衍虽还未问到重点，但也不好为难她，只得作罢。

“去回稟康太尉，我待会儿就到。”湘莲见任务完成，喜上眉梢，身子一福就要退下，瞥见穆雪桐，嘴角开始下垂，不知二小姐有没有得罪王？刚刚进来时，气氛似乎有点沉重。

穆雪桐乘机攀住湘莲的手。“既然王要用膳，那民女就此告退。”不顾湘莲大惊失色的模样，拉了她急往门口退，速度之快，黑衍想要出声唤住已然不及，人跑了个无影无踪。

黑衍一愣，摇头轻笑，此事并不急于一时啊。开口唤来在门口候传的小八子，挣脱穆雪桐攥得死紧的箝握，被拉至后花园的湘莲大声斥道：“小姐！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失礼啊！要是惹恼了王，你自己赔上小命不打紧，要是跟着拖累了老爷，看你怎么办！”怒吼的程度倒是娘亲在骂自个儿的孩子。

穆雪桐嘟嘴。“知道啦！”伶牙利齿的湘莲，嘴那么坏！不过雪桐明了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倒也不引以为意。

“以后不会了！”有了她的承诺，湘莲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恢复小女儿神态，悄声问道：

“二小姐，刚刚到底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她故作不解，要怎么解释她和黑衍之间的暗流？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了。

“你和王啊，刚才气氛好凝重呢！”想起来就心有余悸。

“看你是因为见了王在害怕吧！”穆雪桐取笑道，“说话还结巴呢！”

“我——我哪有？”被说出窘状的湘莲笑着追打雪桐，两人在满园的花丛中嬉闹着。

“好啦！”穆雪桐停下脚步，双颊因追逐而布满红潮，略喘着气。“老爷等你答覆呢，别比王晚到，不然当心被罚。”

“对喔！”湘莲急着离开，奔了几步又回头。“二小姐，你——”

“我见不惯大场面的，在房里用餐还快意些。老爷明白的，去吧！”

“嗯！”湘莲迅速离去。

穆雪桐随手折下长苇含入口中，漫不经心地往房里走。

黑衍，黑衍——这个名字在口中反复咀嚼，地无法猜透他的行为所为何来，一如他黑如深泓的瞳仁令人费解。

衍挪至寝室歇息。

房中烛火明亮，黑衍斜倚在贵妃椅上，由康艳雅跪坐在前，纤细的玉指将鲜甜

的水果仔细去皮去籽，温柔地服侍着。

“王！王！”康艳雅轻唤。“臣妾说的事您觉得如何？”黑衍正沉思着，突来的叫唤让他有点不知身在何处。

“啊？很好，很好。”随口的回答显得心不在焉。

康艳雅坐上他身旁的空位，柔若无骨的手轻攀上黑衍的手臂，脸上带着媚丽她笑道：“那王觉得去哪里好？”

“什么去哪里好？”黑衍一头雾水，刚刚艳妃讲的话根本一字也没听入耳。

“王！”康艳雅微瞋，却不敢恃宠而娇，她深谙善妒做作的女人面貌有多丑陋。轻轻的一句嗔言已是最大限度，再过就惹人嫌厌了。

“我想事情想入神了，再说一次吧！”黑衍环住她，在她颊上印上一吻做为安抚。康艳雅轻靠着黑衍肩头，耳语道：“明天我们去城外踏青好不好？”

“好。”黑衍允诺，“那——王觉得去哪里好？”

“这地方你比较熟，你决定吧！”黑衍低头埋进粉颈里。

“我们去赏莲吧，听说今年的莲长得好——王，别这样——”康艳雅满脸红潮地闪避着黑衍盘桓在颈肩处的气息，娇声抗议。

虽然嘴上说不要，一双玉手却已悄然地攀上黑衍精壮的背脊，隔着衣料挑逗地抚摸。这种欲拒还迎的游戏黑衍早就熟透了，优美的唇型勾起嘲弄的一笑，怎能辜负佳人的卖力演出呢？不顾她的反抗，一把抱起，往床的方向走去。

穆雪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明明身体已疲惫至极，偏偏眼睑像失了控制力似的，一刻地无法闭上。勉力闭上，脑海里全是黑衍俊逸超凡的颀长身影。

雪桐不禁在心底暗咒，可恶的他，竟在短短的一天内扰乱了她的心湖。

夜深人静，现在八成和康艳雅在榻上缠绵吧！

她胡乱地想着，随即惊觉这句话所含的酸味有多浓！不禁红了脸，到底怎么了？她自我警告，穆雪桐，在此你只是名过客，可不许你爱上他！

爱？她倏地一惊，随即自嘲她笑笑，得了吧，才见过两次呢！突然一阵哆嗦，夏日的夜晚也带着凉意。她把丝被拉至下颚，在思绪杂乱交缠中朦胧睡去。

“王？”黑衍的起身穿衣惊动了刚入眠的康艳雅。

看了睡眼惺忪的康艳雅一眼，黑衍回身披上外衣。“没事，你继续睡吧！”康艳雅虽感不解，却不敢多问，怀着满腔的疑惑，再次入睡。临睡前脑子里想的，是今晚与她亲热时王表现出的异样。他，显得过于冲动，过于迷乱，过于发泄黑衍拨开珠帘，走至窗前，轻叹口气。

康雪桐，你这个精灵到底用了什么法术捣乱了我的心？

当他拥着康艳雅时，脑中充满的人影是她，有时甚至把她的影像和康艳雅的脸庞相叠，让他一阵冷汗，兴致全消，只好草草了事。

抬头凝视明月，月儿啊，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吗？

“小姐！起来，别睡了。”湘莲猛力摇晃睡梦中的穆雪桐。

“唔——”她呻吟了一声，剧烈的头痛让她几乎睁不开眼来。“先不要吵，拜托。”“不行啦！今天王和大小姐要出游，大伙都得跟着去，赶快起来，迟了就不好了。”湘莲一把拉开帘幔，刺眼的日光倾泻而入，使她更不舒服。

穆雪桐试着起身，却因体力不支而倒回床上。

“不行——我头好痛，起不来——”她无力地说。

湘莲重重地哼一声：“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装病？起来啦，这个借口上回用过了：：老天！”湘莲在碰触穆雪桐的手臂时惊叫，手移至额上。“你昨晚睡觉有没有盖被子啊？怎么这么烫！”

“对不起——”她眯着眼低语，眼睛酸涩得张不开。

“跟我说有什么用！”湘莲又急又怜地瞪她一眼。“难受的人又不是我。现在你给我躺好，我去告诉老爷说小姐病了，乖乖等我回来，听到没有！”说完就快步离房。

真是，她还有那个体力到处乱跑吗？又不是在装病。穆雪桐对着逐渐远去的那抹身影，虚弱地扮了个鬼脸。

望着天花板，暗叹口气，她能做些什么，连自己所属的时代都无法回归，她还能做些什么？

不知是感冒发烧所致，还是昨晚的自怜情绪并发，穆雪桐只觉得想哭，想把这两年来无助与孤单全宣泄出来。

“小姐！”去而复返的湘莲边跑边喊。“已派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湘莲奔至床前，动手帮她拉紧有点滑落的丝被。

“老爷忙着打理出游所需的事物，怕是没空来了。不过我会留下来照顾你的，别担心，好好休息吧！”湘莲忙着动手让穆雪桐感到舒适，又是关窗又是抚额的。

她听出湘莲的话里带有些微失望。“你想跟去是不是？”

“哪有！去外面又要晒太阳，又要被人呼来喝去的，多辛苦啊！”湘莲急忙摇手否认。

“是啊，仆役那么多，就一定会使唤得到你吗？更何况，得空还能玩玩逛逛呢！”穆雪桐笑了笑。“别骗我了，想去就去吧！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只不过是场小伤风罢了，睡个觉就好了。”

“可是——”湘莲踌躇着。

她翻个白眼。“活像个小老太婆似的！担心这担心那的，放心啦，去跟老爷说吧！他会明白的，就说是蛮横的二小姐下令，让你想违抗都违抗不了。”看她俏皮地皱着鼻头，湘莲感激她笑了。

“谢谢小姐。”

“得了吧！这么正经让人怪不自在的。我平常替你闯了多少祸？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快去吧！”

“小姐，那你要好好休息哦！”湘莲边走边回头，再三交代后才转身离去。

穆雪桐闭上眼，唇色带笑，窝心的湘莲！

第三章

黑衍俐落地翻身上马，眼光在人群中搜寻着，这个举动引起了康定拓的注意。

“王，有什么不对吗？”康定拓上前询问。

“没事。”黑衍装作若无其事地收回眼光。“对了，怎么不见雪桐？”

“小女昨晚夜里着了凉，因此无法跟随。”康定拓躬身回答。

“我知道了，出发吧！”黑衍挥了挥手，只觉出游的兴致消失殆尽。

护卫正努力地驱散四周围观的群众，为的是防止刺客混入人群中，趁乱突袭。

嘈杂声四起，黑衍皱了皱眉，低喝一声，身下的骏马收到指令，立刻飞身冲出，旁边的随行官员急忙跟上，一行车队这才浩浩荡荡缓缓前进。

康艳雅坐在软轿内，掀起布幔一角，将黑衍的烦躁尽收眼底。女性直觉，使她对心中的怀疑更确定了几分。

“二小姐，二小姐！奴婢有急事禀报！”厨房里的张婶拍着房门大嚷，一声快过一声。

“唔——”服药沉睡的穆雪桐呻吟，被喊叫声从梦境中拉回，挣扎坐起只感到剧烈的头痛。

“进来吧，张婶，怎么敲门敲得那么急？”

“还不是叶公子来了，我都跟他说了府里没人在，小姐您也抱病在床，让他改天再来，可是他就是不听，硬闯进府里，又死皮赖脸地坐在大厅上，说没见到您不肯走，奴婢没有办法，只好来找小姐您了。那个叶公子真不懂礼数啊，人家明明不欢迎他还——”张婶连珠炮地嚷着，害她受不了炮轰声，差点又躺回床榻。

“好了，张婶，我知道了，是叶展鹏吗？”她开口截下张婶那洪亮的嗓门。张婶用力点头，“去跟他说，我待会儿过去。”

“可是，您还在发烧，应该好好休息的。”张婶不赞成：“我们应该请门房把他轰出去才对。”

“张婶！”穆雪桐又好气又好笑。“就算那个叶展鹏有多恶名昭彰，他总还算是个王爷之子，难道你想害爷和叶王爷交恶不成？”

“也不是啦！”张婶为难地扯着围裙。“我是担心小姐您啊！”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不去把他打发走的话，恐怕今天我就甭想安稳养病了。”她虚弱地笑笑。“去忙你的吧，别气了。”

“好吧，那个叶公子也真是的，脸皮够厚的了——”张婶一面嘀咕一面走向厨房。见张婶离去，穆雪桐才深叹口气，人倒霉时，坏事就接二连三地来。

那个叶展鹏长得一副油头粉面的模样，平时只会仗着父亲的权势胡作非为，老是到花街柳巷里去逛也就罢了，最令人不耻的是常当街强抢民女，见着了容貌姿色好一些的就涎着脸强取豪夺，大多数受害百姓皆敢怒不敢言，惹恼了叶展鹏而害得家破人亡的前例甚多，让无权无势的百姓们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忍气吞声。也不知害了多少闺女的清白。

真不晓得叶世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一个乐善好施、造福百姓的老好人却生了这样的儿子来毁他的功德，她惋惜地摇头。

跟着又想起半年前的求婚事件，她不禁又心头火起，恶名远播的叶展鹏居然还敢上门提亲，远程着高傲的架子，嫌她年老，嫌她粗蛮，仿佛娶了她莫大的恩赐。想当然耳，康定拓回绝了，以一口匹攀不上推却，以子之盾挡子之矛，这招高吧！

只是那无赖心里好似认定得不到的才是宝，反倒缠上她，三天两头就找上门来烦人。虽然大多被康定拓挡下，却百密一疏，仍有漏网之时，今日就给他碰上了。

穆雪桐忿忿地梳着头，展鹏？这个名字配他根本就糟蹋了！

穿戴妥当，雪桐往大厅前去。

才跨过大厅门槛，叶展鹏就迎了土来，一把拉住了她的手。“雪桐妹妹，我好想你啊！”她用力挣开，保持一个距离，微微行了个礼。“叶公子。”叶展鹏一愣，脸色瞬变，恶狠狠地说：“怎么？才分开没多久就不理人啦？”看到他无赖的嘴脸，穆雪桐只感到阵阵头痛。“叶公子，请不要信口胡言，我与你根本未曾相许，何来分开之言？”他冷哼一声，她见了心里烦躁更甚，冷言道：“叶公子，如果没有什么要事，就请回吧，我要先退下了。”转身往外走，却被他一把抓住。

“嘿，雪桐妹妹先别急着走啊，我是来提亲的。”叶展鹏涎着脸嘻笑着。

穆雪桐被他的无礼举动激怒，手腕翻动摆脱他的魔爪，怨声道：“早说了不嫁，就算全天下男人死光了我也不嫁！”叶展鹏狞笑，手再度扣上。“哟，那么凶啊？姑娘家那么泼辣不太好哦！”手上力道加重几分，痛得她差点叫出声。

叶展鹏不曾这么大胆过，敢和她动手动脚的，穆雪桐一惊，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放软态度，改采怀柔攻势，病中的她没多少体力跟他硬碰硬了。

雪桐脸部线条转柔，忍下想一拳打碎那张脸的冲动，勉强自己笑开。“叶公子，婚姻这等大事总得双方父母做主才成，现下我爹不在，你前来提亲不合礼数啊！”

不如明日我请他在家候着，那时你再来提亲如何？”她软言相哄，不着痕迹地摆脱了他的掌握。

“他在的话我还来干嘛？怕连你的面都见不到就给轰出去了！”叶展鹏不以为然地撇嘴。

闻言一凛，心里警钟大作，意识到自己的孤立状态，转身想唤人而来，却被他从身后抱住。

这个举动让她倒抽一口冷气，拼命挣扎。“你干什么！放开我！”叶展鹏不断贼笑着。

“这个从天而降的好机会，怎么可以放弃？要不是你父亲多事，邀了我老子同行，我也不会知道！”

“你快放开，否则——”

“否则？哈！”他大声狂笑。“我早调查得一清二楚，所有的人都跟了去，只余下几名老仆留守，今天你家唱空城计啊！”由脚底窜起的冰凉让她冒出一身冷汗，府里留下的全是门房与膳房的人，离这里都有一段距离，叫声怎么也传不到他们那儿，原来他是有备而来的，天！

他突然低头啮咬她的耳垂，雪桐只感到恶心的感觉一涌而上，让她难过得直想吐！他用力一推，两人倒在地毯上，接着用全身的重量压制着她，嘴顺着耳际颈项一路下滑，两手在她玲珑有致的身子上粗暴地揉蹭，已来到衣带边缘。

穆雪桐闪躲他的吻，手一挥，在他脸上狠狠留下五条抓痕，趁他呼痛时，双足在他胸口一蹬，拉着他的身子往后一带，用柔道的技巧将他踢离数尺远。

“他妈的！”他怒骂，拖回欲逃跑的她，把她的手压制在头顶上方，让她无法抵抗。

黑带高手的能力在病得头晕目眩的时候，一点用也没有，她的力量根本无法和他抗衡，只能靠智取，脚一屈，膝盖顶上他的下体，痛得他松开手，在地上打滚哀嚎。

穆雪桐连忙乘机站起，握紧被撕裂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冲出大厅。

“你这个贱人，给我回来。”叶展鹏跳了几下，忍住痛，气急败坏地追上去。

穆雪桐跑到花园，病中的她体力不济，双脚一软跪了下去，想再起身，却是全身瘫软无力。

突然一双手自后环住了她。“往哪去，我的小美人？你让我追得好苦啊！”穆雪桐全身血液凝结，转过头去只见狰狞的脸孔近在眉睫。

不让她有反抗的机会，叶展鹏身子向下一压，两人滚倒在草地上，她又想故计重施，膝盖却被他压制着，动弹不得。

“这下你可跑不掉了吧！”他奸笑，眼中色欲横流。“原来你就爱这调调，舍弃舒适的榻上不用，却偏好露天席地的，说不定来个三两观众你会更兴奋些——”耳里听着他不堪入耳的淫秽字语，她气得咬牙，两手在四周胡乱摸索，想随手抓出一个防身武器，手掌摸上一旁光秃了一小片寸草不生的沙地，狠狠抓了一把沙子。

双目紧闭，手一扬，飞散的沙钻入他的眼里。

“啊——啊——你给我弄了什么——”叶展鹏惨叫，两手在眼部用力擦着，灼热的刺痛让他无暇再去顾及起身脱逃的穆雪桐。

她趁乱脱逃，才迈出两、三步，又因两腿无力扑倒在地。一咬牙，硬撑着往闺房的方向踉跄奔去。

叶展鹏双手在空气中挥舞，想捉住肇事的元凶，怎奈穆雪桐离他已有一段距离。他摸索着走到水塘边，用水洗净了眼，此时他已双目红肿，怒火中烧。

穆雪桐冲进房间，想反身把门拴上，却被随后追来的叶展鹏用脚顶住。他使劲一推，把她撞得失去重心跌倒在地。

他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面目狰狞道：“你这娼妇！老子看上你是你的荣幸，你居然还敢抵抗？”穆雪桐强睁开眼，冷道：“只有性无能的人才会用自大来掩饰自己的自卑。”叶展鹏闻言怒极，掴了她一巴掌，用力之重，哪是病重的她所能承受的？她只感觉天地在旋转，体内仅残留下些微意识。

“好，为了不让你误会，老子就证明给你看！”他抱起穆雪桐，粗暴地把她丢到床上，开始宽衣解带。

“滚开！”她怒喊，不愿心底的恐惧显露出来。

“哼！到口的肥肉谁放得下？”他跨上床，低头开始吻她的脸。

穆雪桐别过头，用手挡住脸庞，却被他粗鲁反扭，手臂的剧痛让她忍不住叫喊出声。

“手别挡着，碍了老子的好事，乖乖地就不会受皮肉之痛了。”

“那我碍了你的好事，有什么下场？”一只男性大掌搭上叶展鹏的肩，低沉的语音跟着响起。

他拍掉黑衍的手，花了眼的他把身着玉色便服的黑衍看成一寻常仆役。

“劝你别管闲事，否则有你好看的！”他回过头，不把黑衍当一回事。

“哦，是吗？”黑衍双瞳燃着火焰，平静的语气隐含着勃发的怒气，手腕翻转，叶展鹏还来不及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被翻下床，黑衍才用二成不到的力量，却已让他半晌起不了身，趴伏在地哀叫连连。

穆雪桐闻声移开挡在脸前的手，看到黑衍的身影，惊讶得坐起身。“王？你怎么……”一阵晕眩使她又躺了下去。

“王？”叶展鹏大惊失色。

“还不滚？”黑衍厉声道。

叶展鹏不住叩头谢恩，连爬带跑地远离此地。

黑衍坐上床沿，扶起她柔声问道：“要不要紧？”靠在他温暖的怀里；穆雪桐心情倏地放松，泪水再也抑制不了地倾泻而出。她揪紧了黑衍的衣襟放声大哭。

黑衍一愣，后宫嫔妃的哭泣向来只会让他更增心烦，没想到见了她晶莹的泪珠滚滚而下，却让他心悸，不明白自己是着了什么魔，只下意识地将她拥得更紧，轻声安抚。“别哭，没事了！”她摇头，不肯把头抬起来，渐渐地，由嚎啕大哭转为低声啜泣。

看到她的脆弱模样，心中升起异样的感觉，再想起如果晚来一步的后果，不禁冷汗涔涔，怒火中烧道：“我要下令杀了他！”

“什么？”穆雪桐闻言抬头，泪还挂在脸上。“这处罚太严重了，他罪不至死啊！更何况我也没有怎样，而且——”望进黑衍眼里的严厉愤怒，只有乖乖地把嘴闭上的分。

“没怎样？”黑衍拎起她破碎的前襟。“那你这副模样又做何解释？”穆雪桐低头一看，天哪！那个混蛋用力过猛，别说外衣了，连她的肚兜都被撕裂，一片雪凝玉脂若隐若现。

她拼命拉拢那惨不忍睹的衣襟，这举动根本起不了作用，只是徒增娇媚罢了。

梨花带泪的脸庞因羞赧染上了一抹酡红，使得黑衍看得心神荡漾，不能自已地将唇覆上了她的，温柔辗转地汲取她的芳香。

正沉醉时被猛然推了把，只见穆雪桐呼吸急促，红艳的双唇微启，脸上布满了红晕，含嗔带羞地瞪着他。

“你——”她又慌又羞，初吻的甜蜜滋味让她昏了头，脑中的思绪全部停摆，想要斥责他的唐突却又找不出字语。

怎么？原来自己笔下描写过多次的接吻场面竟是这种感觉——黑衍呻吟一声，附上她的耳旁低语。“如果你再这样看着我，当心我会吃了你。”温热的气息撩拨着她的心湖，不懂心底的骚动所为何来，只能无助地揪紧了衣襟，垂下眼睑不敢和他的视线对上。

过了许久，面前的人都没有动静，穆雪桐抬头偷看，却迎上他那有着深邃双影的黑瞳，“重瞳子！”她低声惊呼，自古以来，重瞳一直是帝王的表征，原以为只是传说而已，没想到是真有其事。

听到了穆雪桐的惊呼，黑衍迅速别开脸去。他并不想让她注意到这个不祥的特不祥，是的，人人视为帝王之征的重瞳为他带来的却是不祥。

自小人们看他，尊敬中却是防备畏惧居多，叔伯兄长防他如蛇蝎，尤以依序当立储位的长兄黑彻为甚，惟恐他越位，对他总是敌视猜忌。

先皇驾崩前，下诏将皇位传给黑衍，先皇早就看出黑彻内心狭隘，难以掌控大权。黑衍聪慧精明，必能将云袖国带领得比黑彻更好，事实证明，父皇的眼光无误，只可惜，父皇是见不到了。

大皇子黑彻当然不服，在先皇驾崩后三天起兵谋反，才历时二日就被黑衍镇压下来。

黑衍痛心，下令除去黑彻大皇子的权势与爵位，逐出宫中，另设府第让他居住城郊，月俸千两黄金，一切安排已属宽厚。

众臣贺喜，直称重瞳现世，乃天命所归啊！

然而这个人人欣羡的结果真是如他所愿吗？兄弟间为了皇位的斗争设讷让他寒了心。普天之下也只有三皇子黑韶明白他的想法。

察觉到他的僵硬，穆雪桐佑道自己脱口而出的话触动了她内心的忌讳。

黑衍暗自做了几下深呼吸，不愿心里的脆弱让她视破，神色又恢复如常，仿佛不曾发生过这件事。伸手将她下滑的外衣拉上，手划过她的肩头。

他的碰触使得穆雪桐浑身一震，拨开他的手，抓起床上的丝被想要逃离，却忘了病中的自己体力不济，才踏上地板就因气虚脱倒在黑衍怀里。

黑衍握住它的手，不禁皱眉。“怎么这么烫？”穆雪桐经过一早上的折腾，如今累得只能靠在黑衍胸前，虚弱简短道：“昨晚着了凉。”她接过她手中的丝被，将她紧紧里住，拥在怀中。

她不再挣扎，她累了，而异衍的体热让她忍不住想依附。

背靠着温暖的胸膛，头枕在强壮的手臂，舒服地闭上双眼，发出一声喟叹，随即想起一件事，猛然回头。“你怎么会在这？”黑衍把玩着她的发尾。“那里太烦闷了，我出来透透气。”穆雪桐急道：“这怎么成！我爹会急疯的！”护驾不周是多重的罪。

“唔。”黑衍不以为意地应着。

“快回去啊！”她不住催促。

“做我的嫔妃吧！”黑衍突然冒出一句。

“什么？”她脑筋一时转不过来。

“进宫来吧，我会宠爱你的。”黑衍第一次对女人用着商量的口吻，而非命令式的，这点令他意识到穆雪桐之于他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穆雪桐愣了一下，随即坚决摇头。“不，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为什么？”黑衍脸色一沈，没料到她会拒绝自己。

她沉默了，怎能告诉他她来自禾来？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怎会有结果？

何况后宫佳丽三千，还有貌美多艺的艳妃，她又怎能忍受孤独地守在宫中，日日苦苦盼着，只为了他久久一次心血来潮时的临幸？

黑衍托起她的下颚。“为什么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你却弃若敝屣？”她别过头，沉默不语。

黑衍压抑下怒气，站起身背对着她。“待今日出游结束，我便要回京了。”穆雪桐闻言心头一震，忍住想开口唤他的冲动，待抬头，黑衍已离开。

为什么心会这么痛？触着床板上残留的余温，她双手环肩，眼泪悄悄掉落。

自王回京后，原本人声鼎沸的康府顿时清静不少，静得反倒是令人有点无法适应。

穆雪桐走过贯穿中庭的回廊，一路上直感觉有无数的目光投注在她身上，还夹带着琐碎的窃窃私语声。

她对于这种现象并不怎么在意，因为在她刚进府时，仆俾间就一直流传着她的出身，说得再不堪入耳的都有，她自嘲地笑笑，她早就对流言习以为常了。

不过这种情形已许久不见，怎么现在又开始了？

穆雪桐跨进房间，才刚将房门关上，就被匆忙闯入的湘莲推开。只见她气喘吁吁的，胸膛随着呼吸剧烈起伏。

穆雪桐给吓了一跳，定神后笑骂：“怎么冲得那么急？”“呃——二小姐——我：：我——”湘莲神色不定，欲言又止。

“结结巴巴的，舌头让猫咬啦？不像平常的你哟！”她取笑道。

湘莲瞄了她一眼，囁嚅道：“我问二小姐一件事，你可不能发怒哦！”穆雪桐坐上桧木椅，翻翻白眼。“你别对我生气就谢天谢地了，白操心！”她和湘莲一向没有主仆之分，认真来说，湘莲对她反而像是姊姊对妹妹的照顾，连带着对她的不端庄也常常加以斥责。

她凶湘莲？地想都不敢想！

“有人说——你跟——王——”得到应允，湘莲低着头开口，声音却越小，到得话尾，根本几不可闻。

“什么？”穆雪桐皱眉。

“就是出游那天，王曾失踪一段时间，大家都在传说那是因为王为了和二小姐幽会——”见穆雪桐的神色，湘莲聪明地自动消音。

“胡说！”她窘红了脸。“是谁造的谣？”

“很多人啊！”湘莲一一点名。“老爷去了叶王府回来后，车夫间就传开了，厨房里的张婶他们也说那天看到小姐衣衫不整地倒在王的怀里，而且老爷和夫人去参加刘员外儿子的婚宴时，各个宾客都议论纷纷，有人还恭喜老爷，说两个女儿都得到荣宠，夫人都快被气死了。”穆雪桐把脸埋入掌中。

“天呐！”为什么那天叶展鹏施暴时，几乎跑遍了全府地无人救助，却在引人误会的场面时让人撞见，成了有力的人证，完了！

谣言的传播速度也真够快了，现在八成全城的人知道了。一定是叶展鹏到处散布谣言，真后悔为什么那时要阻止黑衍？将他处死了还比较干脆，省得现在谣言满天飞。

“而且小姐最近也怪怪的。”常常哀声叹气的，不似往日的活泼灵动。

“湘莲，你信不信我？”她抓住湘莲的衣袖。

湘莲用力点头，正欲言语，却被敲门声打断。

“二小姐，老爷要你马上到大厅。”

“知道了，我马上去。”穆雪桐苦着脸，不住呐喊，老天为何这样对我！

穆雪桐快步走进大厅，心中很是忐忑不安。只见义父康定拓坐在上座，脸上的神情读不出是喜是怒，而一旁的康夫人则是泣不成声地不住抽噎。

“爹，娘。”穆雪桐行礼。

“小八子公公，可以宣读圣旨了。”见雪桐来到，康定拓起身，对一旁的小八子吩咐。

直至今时穆雪桐才看到小八子，这不是黑衍身边侍候的太监吗？怎么会到这里来？还有一——眼神飘到小八子手上的黄色布卷，圣旨！

“是。”小八子展开圣旨，扫视在场人士，只见穆雪桐依然傻楞楞地站着，他不悦地咳了几下。

康定拓把她拉低身子。“跪下接旨！”

小八子再度环顾四周，见众人一律跪倒在地，露出满意的笑容，才朗声诵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艳妃康氏因思亲心切，卧病在床，为解艳妃心愁，特宣艳妃之妹康雪桐入宫陪侍照顾——”

听到入宫一词，穆雪桐宛如被雷打中般，脑中一片空白，整个人呆住。等回过神时，圣旨已接在手中。

穆雪桐急道：“不！我不入宫！”连忙把圣旨推回小八子怀中。

小八子闪身躲过她的推却，瞪大双眼。“什么？”居然有人敢当着他的面退还圣旨？“我不接！”她再次将圣旨往小八子怀里塞。

“抗旨是抄家大罪，雪桐。”康定拓淡淡地说。

穆雪桐闻言呆愣，内心不断角力，犹豫再三，最后只得接下圣旨。

“好啦！事情圆满解决了。”小八子乐道，暗吐一口气，总算把圣旨收下了，“请随我回宫吧！”

“这么快？”穆雪桐惊叫，赶鸭子上架也不用这么急啊！

“王吩咐了，宫里所有的物品一应俱全，康府不必费心打点，只管迅速入宫就是。”

“总得留点时间让我和父母话别吧！”穆雪桐再三恳求。

“可是——”小八子为难地摇摇头，看到雪桐脸上的哀求软下心来，王这个命令下得是过急了。“好吧，那奴才先到外头等候，请康姑娘尽量长话短说。”转身步出大厅。

“爹——”穆雪桐低声喊道，看着康定拓，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这个狐狸精，当初就不该领你进府的！见到艳雅受王宠爱，就用尽心机蛊惑王，妄想飞上枝头做凤凰，还把我可怜的艳雅给气病了，都是你，一切开端都是因你而起！”康夫人咬牙切齿地又哭又吼，手指直戳向穆雪桐的额头。

穆雪桐避开她的猛烈攻击。“我也不愿意啊！”康夫人的无端控告让她也火了，她根本什么也没做，她才是受害者耶！她也没想到黑衍居然会颁下圣旨强召她入“你——你——”康夫人气得说不出话，张牙舞爪地扑上去想撕了雪桐，却被康定拓喝住。

“你这撒泼的模样哪还有太尉夫人的风范？进去！”

“不！我非打死这个居心叵测的贱人不可！”康夫人不从她哭叫着。

康定拓怒喝：“当心我休了你！给我进去！”

康夫人愣了一愣，掩面狂奔回内室。

穆雪桐低垂臻首，夫人的撒泼行为，她并不在意，因为那都是些不实的控告罢了，但面对康定拓，他对她的想法却让她揣测不安。

是康定拓决定收她为义女，对她异于时下闺女的行径也一概包容，康定拓是真的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相较之下，康夫人的冷淡鄙视，就显得不重要了。

对于康定拓，她一直怀着敬重感恩的心，如今事情到了这种局面，虽错不在她，却掩不住愧疚情绪攀上心头。

“真难为你了。”沉默了一段时间，康定拓开口叹息。“在这个府里待了这么久。”

穆雪桐顿时红了眼眶。“不！这几年全靠义父的收留，雪桐才不致流落街头，何况您一直对我视如己出，天大恩情无力偿报，如今却惹出这些事情，我——”看着康定拓，喉头已哽咽得说不出话。

康定拓拍拍她的肩膀。“说这什么话？我康定拓只遗憾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儿，艳妃她——视野太小了！”顿了顿，抬头望向窗外的天。“虽然你不属于这里，但与你相处的这段期间，

也是值得了。”

敏锐如康定拓，或许也多少察觉了穆雪桐的来历，却从来不曾对她质疑询问。

“这种环境对你太过限制了。去吧！王是个好君王，也只有王才值得拥有你。”

康定拓无奈她笑笑。“艳妃的事你别太在意，人各有命，抗拒不了的。”

“爹——”穆雪桐已泣不成声。

“去吧，别让人久等了。”康定拓轻声催促。

雪桐抹去脸上的泪，屈膝跪下，额抵着地，动作中包含了无限的感激。

她转身奔出大厅，泪水奔流不止，康定拓的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经过连日来马不停蹄的赶路，马车的颠簸让习惯科技文明的穆雪桐吃足了苦头，摇得全身骨头都快散了。

一进暂居的寝宫，连鞋也没脱，她不顾形象地扑倒在床，沉沉睡去。

小八子指挥宫女把东西置放妥当，出了房门，转身看到黑衍走来。

“叩见王。”小八子跪下。

“起来吧！康姑娘呢？”黑衍虽外表镇定如昔，眼神已经不住地飘往房里。

“后稷王，正熟睡着呢！”小八子看了心里偷笑，没见过王这么心神不宁的模样。

“下去吧！有事我会唤你的。”

“是。”小八子退下离去。

呀地一声，黑衍推门跨进房里，悄声走至床前，看到的景象让他嘴角不自觉地做微上扬。

发是散的，衣是乱的，熟睡的小脸上布满疲惫。

虽然床上的人儿如此狼狈，黑衍却怔怔地凝视许久，仍舍不得移开视线。只是站在离床三步之遥的地方，不曾逾矩。

即使在脑海里，手已不自禁地拂顺她的发，轻柔地为她上薄被，俯身吻去她的劳累。

黑衍转身离房，唤来小八子。“找名宫女帮她略微整理，动作轻些，别吵醒她。”黑衍话里带着难见的温柔。

“是！”小八子躬身退下。

小八子离去后，黑衍依然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迈步离开。

窗帘向她，对心中的波动不明所以。

穆雪桐一睁开眼，盈满眼眸的是满室的陌生，隔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经过旅途的折腾，现在已身处皇宫大内。

法去寻她。

众人一见黑衍前来，全都垂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黑衍目光一扫，那日康府初会就已见识到穆雪桐的特别，明白穆雪桐的思维不是他们所能及的，叹了口气。“下去吧！”

听闻无事，大伙儿喜出望外，心里的大石头全着了地，一群人迅速离去。

随后追上来的小八子，紊乱的气息尚未平顺，又紧跟着黑衍跨进花园。

只见那小八子苦着一张脸，舌头伸得老长。“王，小八子又不会轻功，等等我啊！”

当黑衍找到穆雪桐时，看到的就是这副景象。

随手系上的长发有几绺落至胸前，她手上握着树枝在地上胡乱书画，裙摆因晨露的染湿而沾上尘土。在日芒的环罩下，全身就像笼上了一层金粉，将黑衍炫得痴了。

眼角瞥见来人是黑衍，穆雪桐连忙用莲足轻扫抹去地上的涂鸦，里面惨杂了骂他的话，可不能让他瞧见。

起身挥挥衣服上的沙尘，目光直直地望向黑衍。

“——大胆！见——见到王还——还不跪下！”好不容易追上来的小八子气喘吁吁地跑来，逮着机会大声斥喝，负起忠心护主的职责。

穆雪桐盈盈一福，目光不曾稍瞬。

小八子张口还待喝责，却被黑衍用眼神拦下。

黑衍朝她伸出手。“紫微宫里怖了五行八卦，像你这样随意走动会遇险的。”

穆雪桐盯着眼前的手，迟疑一会儿，才把手轻轻地置于其上。

“为什么召民女入宫？”走了一段路，穆雪桐发问，语气含有挑衅的意味。

“艳妃思乡，想请你帮她一解乡愁罢了。”黑衍回答，一面不停细心叮咛哪里设陷需得留意。

“是吗？”穆雪桐的大眼满是怀疑。

黑衍停下脚步。“记住，我为一国之君，不需对你解释任何事情，也不需任何理由。”声

音压抑平板却带着一股不容错认的怒气。

雪桐知道她触怒了他，识相地闭上嘴不再言语，对自己突发的冲动有点懊悔。

回到房前，黑衍对小八子下令：“今后要是再让雪桐姑娘离开你们的视线。相关人等一律严以惩罚。”

小八子应是，立刻交代下去。

穆雪桐睁大双眼。“这太过分了！”根本是变相的监视！

黑衍勾起她的下巴，低下头，距离近得几乎贴上她的鼻尖，气息温热地吹散在她的脸上，带着威胁的味道，竟让她瞬间失神。

“君无戏言，我可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寻找迷途羔羊的无聊事上。”松了力道，转身离去。留下她站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呆愣地伫立。

小八子随即跟上，一时间宫仆随着黑衍的离去散了个无影无踪。

现场只留下一名约莫十五、六岁，相貌可人的女孩对她甜笑。

“婢女名唤闰琳，是王派来服侍雪桐姑娘你的。”她一面自我介绍，一面将穆雪桐拉进房中的梳妆台前，为她梳理散乱的长发。

穆雪桐任由她打理，不多时，铜镜里出现的是个梳着华丽繁复发髻的丽人。

“这是艳妃新创的妆扮，现下宫里正流行着呢！”闰琳自豪地夸着。

穆雪桐望着镜子拧眉，她最不爱在脸上涂涂抹抹地，梳的发型也是力求简单大方就好，这种浓厚的妆扮哪里适合她呢？粉嫩的小脸顿时像成熟了十岁。

不忍拂逆闰琳的好意，只得藉得点头使劲摇着，看能不能把发髻摇散，好再重新梳过。

她开始想念起知她性情的湘莲了。

“打扮漂亮点，待会儿还得去见艳妃呢！”闰琳开始为她更衣。

“艳妃她的身体还好吧！”穆雪桐问道。

“好是好啦，只是最近都郁郁不乐的，御医说是心病，所以王才下旨召您入宫陪伴艳妃的。”闰琳做着最后的修饰，漫飞的蜜粉让穆雪桐忍不住微微呛咳。左右端详后，闰琳才满意地宣布大功告成。

看到身上的打扮，穆雪桐觉得自己像极了日本的花魁，闰琳几乎把整个首饰盒里的珠宝首饰全往她头上插去！

“雪桐姑娘，您好让人羡慕呢！”走到一半，闰琳开口。

“我？怎么说？”身上厚重的衣物及装饰让穆雪桐挥汗如雨，燥热得直想开口骂人。

“您看，艳妃深得王的宠爱，而您又是艳妃的唯一妹妹，才刚入宫，背后就有两大靠山。”闰琳脸上闪着光芒，一脸陶醉。“而且王的人又那么好，还怕没好日子吗？”

“王人很好？”穆雪桐问道，好奇心被挑起。

“嗯！”闰琳忙不迭地点头，像在维护自己的偶像似的。“王的长相俊美，跟邻国熊出的皇帝马元站在一起，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不常露出笑容，看起来充满威严，但对我们这些宫仆们可是不曾刁难过，还挺关心的呢！有次服侍他的宫女小春生病了，还是王看出来，为她唤来太医，哪像以前的大皇子黑彻，动不动就拿我们这些下人出气！”

穆雪桐认真地听着，手托着不住下滑的发髻。

“而且王爱民如子，国内康乐祥和，百姓们对王可都是赞赏有加。”没注意到穆雪桐的惨状，闰琳不停地往前走。

“哦！”原来在百姓眼里黑衍是个百分百的好皇帝。

汗珠顺着脸庞滑落，穆雪桐直觉地伸袖去抹，待看到袖上的颜色时心里暗叫糟糕！她都忘了自己脸上是个调色盘了！

摇摇欲坠的发型也在此时整个垮下，她低呼一声，现在的她只能用狼狈不堪来形容。

闰琳闻声回头，瞪大双眼。“天呐！”她的心血！

穆雪桐抱歉地笑了笑，拎起裙摆拔腿往来时路奔去，散落的发饰掉了一地，长发随风舞动。

闰琳哭丧着脸，一面沿路捡拾一面追随而上，嘴里不住喃道：“怎么会这样呢？”回房后，穆雪桐立刻剥下身上的衣服，取过手巾就着盆水在脸上用力抹着，直至完全不留痕迹方才住手。

等闰琳追上，她已换上素面嫩蓝色调的薄裳，长发编成辘辘在脑后。现在的装扮显得清新亮丽许多。

“闰琳，我以后做这种装扮就好，刚刚你梳的头很漂亮，妆也化得很好，但就是不适合我。”穆雪桐觉得抱歉，闰琳的心思全让她糟蹋了。

闰琳撇嘴，脸上尽是失望，她的巧手派不上用场了。

“不然，你帮我梳头好了！梳那种有点花样又不会太花俏的发髻就可以了。”

不忍伤了闰琳的心，穆雪桐把梳头的工作交给她。

“有点花样又不会太花俏的？好，交给我！”

闰琳立刻动手梳理，三两下就把穆雪桐视为麻烦的秀发弄得服服贴贴的，只用一根银步摇固定；再缀以红豆大小的粉红珍珠，简单高雅又不失年轻。

穆雪桐满意地点头。“这样很好。”

闰琳被夸奖得笑眯了眼，充满了成就感。原来雪桐小姐喜欢这种款式，同型的样式她可有上百种的变化呢！她的脑中已经在盘算接下来的一礼拜要梳哪些花樣了。

“快走吧，别让艳妃等太久！”穆雪桐催促。

“对喔！我都忘了！”闰琳大叫，赶紧扶了穆雪桐急忙奔去。

再次出发，已近晌午时分。

接近康艳雅的寝宫时，遇着前来通报的宫女，说康艳雅前往圣尊后的寝宫万寿殿请安，要穆雪桐一同前往。

万寿殿里庄严崇宏，丹漆雕梁，金龙攀升，香烟袅袅，一踏进里头，闻着弥漫的檀香，整个心思不觉跟着澄静起来。

雪桐抬起头来，一名满头华发，面慈目善的老妇端坐在正中龙榻上，身上所著的龙凤绣袍说明了她的身分。

而康艳雅坐在一旁的软椅上，绝丽的容颜略带憔悴。见到了穆雪桐，微微颌首示意她应注意的礼节。

穆雪桐款款拜下，行着先前进宫之时小八子曾为她恶补的宫中礼仪。

先是三跪九叩的国礼，敬的是圣尊后与艳妃，再来是代表康定拓夫妇的问安礼，最后是家礼，一连串的行礼顺序让穆雪桐记得有点头昏脑胀。

“免礼，免礼！”圣尊后忙不迭地道，起身将穆雪桐扶起。

面目慈祥的圣尊后，身材圆润娇小，高只及穆雪桐的眼前，要不是有这身衣物的衬托，这股亲和哪里像是圣尊后呢？

穆雪桐几乎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名老妇人，见她来的巍颤，急忙起身相扶，两人相视一笑。

圣尊后将她拉至跟前，满意地上下打量。这小姑娘不错，不像一些王公大臣的千金见了她只是不住打颤，连话都说不齐全。她还会冲着自个儿笑呢！

“叫什么名字啊？”圣尊后笑着问道。

“小名雪桐。”穆雪桐顺从地答道。

“长得可俊啊，太尉夫人好本领，两个女儿都出落得如此标致。”圣尊后手拉着穆雪桐，眼睛都笑眯了，穆雪桐红着脸急忙摇头。“哪里比得上艳妃的丽颜呢？圣尊后太夸奖了！”

“胡说！”圣尊后故意板起脸训斥：“你们两人各有各的优点，艳妃美在她的艳雅多艺，无暇清纯却是你的傲人之处，怎可妄自菲薄！”

“是，雪桐受教！”穆雪桐俏皮地皱皱眉，模样像极了和奶奶撒娇小孙女的娇憨神态。

清纯！年轻！听到圣尊后的话，艳妃的心头微微扯痛，是啊！小她五岁的穆雪桐有的是她所缺少的青春活力，虽雪桐已年届二十三岁，容貌却如同二八年华一般。反观自己，她悄悄抚上脸，细心描划的容颜之下是疲累的老态，后宫的勾心斗角让人加速苍老了。

看着穆雪桐和圣尊后有说有笑的样子，康艳雅心中悲楚更甚，却强力掩盖下来，嘴角勉强扯出角度。圣尊后对她虽好，却不曾用这种亲昵的态度对她！

“艳妃。”穆雪桐喊了康艳雅一声，怕冷落了。

“叫姊姊吧，不用拘束了。你现在住在哪个寝宫里？”康艳雅赶紧收拾起心中的纷乱，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她还是那个受王宠爱的妃子啊！

“紫微宫，今早还在里头迷路呢！”穆雪桐不好意思地笑笑。

紫微宫？康艳雅闻言脸色一变，紫微宫是经过设计、特意建筑约五行八卦宫，就因为安全性高，所以也是王平时独寝时所居的寝宫。而王居然迁出紫微宫，安排雪桐住在那里？

媚俏的眼眸闪过一抹杀戾之气，只是一瞬间，就又立刻掩下，呈现出来的又是艳丽高雅的丽人模样，没有任何人察觉刚刚的变化。

“雪桐今年几岁啦？”圣尊后笑眯眯地问道。

“二十三了——”穆雪桐答得小声，这个年龄在古代可属中年妇女之流了。

“二十三？”圣尊后闻言皱眉，转向艳妃询问：“不是听说还没许人吗？”

“是！”察觉圣尊后语气中的不悦，艳妃还是硬着头皮回答。

“这可怎么成呢？赶明儿我让衍儿帮你配门姻缘，别担心！”圣尊后对穆雪桐打气，心里则是对艳妃不满极了，怎么连妹妹的婚姻大事都不关心呢！

穆雪桐偷偷翻着白眼，怎么又来了？这个时代的人老爱拿这件事来做文章口

“后稟圣尊后，这件事姊姊已向王提过了，您就别担心了。”

“这就好，这就好。”听到这个答案，圣尊后才眉开眼笑的说。

艳妃端起宫女递上的药，呈至圣尊后眼前。“服药时间到了，请圣尊后趁热喝，药效比较容易吸收。”圣尊后有气血壅塞的毛病，却对苦口良药视为畏途，要劝她服下都得费上大半个时辰。

果然，瓷杯才一端起，圣尊后的脸就垮了下来。

“我不要吃药。”她别过头。

艳妃见状手捧瓷杯跪倒她跟前，四周宫女跟着跪倒，异口同声：“请圣尊后服药吧！不然婢女们将长跪不起。”圣尊后心软，往往使用苦肉计成功率会大些。

这一幕让穆雪桐傻眼，哪有人用这种方法逼人吃药的？看她们的整齐度，这出戏码怕是天天上演。

圣尊后脸一别，口气更冲。“不吃！”

老人孩子性，穆雪桐心里暗笑，走至圣尊后跟前。

“不吃药就不吃药嘛，苦死人了！”穆雪桐皱鼻吐舌。

像找到了知音，圣尊后忙不迭地点头。

康艳雅拧眉，雪桐在搞什么？

底下宫女面面相觑，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形。

“只不过是——”穆雪桐弯腰向离她最近的宫女询问：“对嘛，不过是气血壅塞，腿部血路有点不顺，容易气喘头晕目眩罢了！”

圣尊后还在点头，有人肯帮她去除服药的担子，她简直是感激涕零的。

“对嘛，只不过是御花园不能去了，中秋月圆不能去观月宴了，灯会不能赏了，只能一个人躲在万寿殿里，没了婢女的扶持，哪里也去不成而已，一些小毛病，没什么不得了的，药可以不用吃嘛！”穆雪桐依然不痛不痒地说着。

圣尊后头点到一半，硬生生地顿住。

是啊，前几个夜里，随身宫女也不知跑哪去了，口渴了想喝杯茶，即使茶几近在咫尺，但一时间两腿痠麻，下不了床的她依然只能懊恼地望茶兴叹。还有啊，平时待在万寿殿里，有谁来陪她这个老太婆聊天的？偶尔有人前来也只是装模作样虚应几句就走，除了衍儿及艳妃以外，鲜少有人踏入。

全怪这双血路下通脚，还有这走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的身子，要是她行动方便，就不会被困在这个万寿殿里！还怕皇宫里瞧不见她的身形吗？

圣尊后嘴一撇，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手伸至艳妃眼前接过药碗。“我喝就是了！”一手捏着鼻子，口张开，拿着汤碗的手就把药一古脑地全住口中倒，三两下就把碗里的药解决得清清爽爽。

穆雪桐急忙上前轻拍她的后背。“喝这么急，当心呛到！”取过手绢擦拭残留在嘴上的药渣。

“起来吧，我药也喝了，都起来吧！”圣尊后苦着脸挥手。“这药苦死了！”

宫女扶着康艳雅站起，对于穆雪桐的能耐钦佩不已。

捺下心里嫉妒的情绪，康艳雅告诉自己，能让圣尊后喝下药是好事，别胡思乱想了。但那股令人厌恶的感觉却如发酵般停留心坎，久久挥之不去。

第五章

“王驾到！”闻声穆雪桐低下头，不安地随众人一齐拜伏迎接。

黑衍颀长的身影飘然走入，向圣尊后请安。

“什么事那么热闹？”黑衍对圣尊后问道，示意众人平身。

“我刚刚把药吃了！”圣尊后像个邀功的小孩炫耀着。

“哦，是吗？”艳妃曾向他抱怨，每次要圣尊后服药简直像要了她的命，怎么今天这么快？

“嗯，都是雪桐的功劳，不然我才不喝呢！”圣尊后帮穆雪桐争取功劳。

“那我可得想个法子来嘉奖雪桐了。”黑衍笑道。

“不，不用了！”穆雪桐急忙推却，迎上黑衍似笑非笑的神情，心一阵狂跳，头又低了下来。

“今晚设宴于景阳楼，一为接风，二为道谢，母后儿臣这个主意可好？”黑衍俯身问着圣尊后。

“好好，当然好！”圣尊后笑得合不拢嘴，她最爱热闹了！

“臣妾先下去安排宴会事宜了。”康艳雅起身告退，为今夜临时的盛大宴会张罗。

“那雪桐你也先回去打扮打扮，还有衍儿，帮母后准备一样东西，要打赏给雪桐的。”圣尊后发号施令，对晚上的宴会充满期待。

穆雪桐行礼告退，螭首低垂，不愿和黑衍的眼神对上。

黑衍笑笑，对她的抗拒不以为意，心思似也随着可人儿逐渐远去的身影远离。

※

※

※

穆雪桐和闰琳回到紫薇宫，一踏进门，湘莲的身影映入眼帘。

“湘莲！”穆雪桐惊喜大叫，眼眶一红，扑上前去把湘莲紧紧搂住。

“小姐，这样不好看啦！”湘莲也红了眼眶，却还强作矜持将她轻轻拉开。

“人家想你嘛！”她坚持不肯放，手又环上湘莲。

湘莲大受感动之余，亦不忘自己的职责。

“这里是宫中不比府里，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可别丢了艳妃的脸！”湘莲硬是板起脸训斥，看得一旁的闰琳目瞪口呆，万分崇拜。

雪桐被湘莲这么一吼，穆雪桐习惯性地乖乖放手，眼角含泪地望着她，雪桐小舌一吐，俏皮地说！

“这里除了闰琳，又没有别人，哪里会丢脸啊！”湘莲翻翻白眼。“小姐，你都二十三了，成熟点嘛！”

穆雪桐皱起鼻子闷哼，转头压低声音对闰琳说！

“湘莲可是很凶的，你要小心点哦！”闰琳瞪大双眼点头如捣蒜，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小姐，别这样破坏我的名声！”湘莲脸一红，薄怒地说着。“要是你再这样，我要回去了。”穆雪桐听了急道！

“别走啦，人家开玩笑的！”一转念突然想起。“湘莲，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姐离府后，又一匹快马带着王的命令来到，下令奴婢启程追随进宫，说是怕小姐进了宫人生地不熟的，由原来的贴身丫头跟着服侍会比较习惯些。”湘莲解释。那名官差催得可急呐！就怕她离开雪桐太久。

没想到贵为九五之尊的黑衍竟然如此细心，连这个都帮雪桐考虑到了。

穆雪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头甜甜的，不知是喜是情。

“雪桐姑娘，再不打扮，怕要迟了宴会的时间。”闰琳开口提醒。

“喔！”穆雪桐回神，帮两人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她叫湘莲，这是闰琳两人相视一笑，湘莲开口：“看来你比我小多了，以后唤我湘莲姊吧！”

“嗯！”闰琳忙不迭地点头，湘莲姊看起来非常亲切，比宫中其它宫女的冷漠完全下同，再加上雪桐姑娘对湘莲姊敬畏有加的模样，闰琳已经决定死心塌地跟着她了！

“来吧！开始打扮喽！这是个大宴，可不能马虎！”湘莲卷起衣袖，一面动手，一面指挥助手闰琳，开始帮她打理。

穆雪桐苦着脸，湘莲的“不能马虎”出现次数很少，但只要一出口，不花上个一、两个小时是不肯罢休的！

也罢，穆雪桐叹了口气，看在她陪她进宫的分上，任由她去吧！

※

※

※

景阳楼里张灯结彩，歌声舞影，杯觥交错，好不热闹。

黑衍位居上座，圣尊后生于右侧，左侧是康艳雅，穆雪桐坐于康艳雅身旁，看得目不转

睛。

席上山珍美味川流不息，底下的舞娘使尽浑身解数地舞动着，席上吟诗作对声不绝于耳，乐器悠睜地拨弄着，教坊诸伎曼妙的歌声环绕耳际。

见到穆雪桐看得痴了，黑衍爱怜她笑着，这些微小的举动可没逃出康艳雅的眼久居万寿殿里的圣尊后远离这种宴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再次参与，乐得笑逐颜开，笑得合不拢嘴。

三巡酒过后，圣尊后体力不支，称说累了，只得由宫女搀扶回宫。

穆雪桐起身要扶。“我陪您回去吧！”圣尊后笑道：“小娃子，你是主角呢！主角离席成何体统？别让我这个老人家碍了你们的玩兴，气氛破坏就不好了。”转头对黑衍交代。“可别玩得太晚，明早还得上朝呢！”黑衍称是，起身相送。

圣尊后离开，席次重新整定，康艳雅挪至黑衍右侧，穆雪桐坐至左侧。

康艳雅优雅站起。“启禀王，臣妾亲自排了一场歌舞，请王过目。”黑衍鼓掌叫好。

“我等不及了！”康艳雅所编的歌舞往往是超高水平的。

康艳雅盈盈一福，唤身旁宫女取来琵琶，挪坐舞台旁，待舞娘站定，开始拨弄琴弦，手指在琵琶上有如行云流水般滑动，美妙的音色自青葱般的玉指下流泻出。

席上人等看得聚精会神，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只余歌声绕梁不绝。

穆雪桐斜眼偷瞄黑衍，他黑湛的双瞳看着康艳雅，脸上带笑，他在想些什么？

为何他有后宫佳丽，却还把心思放在她身上，为她招来湘莲？

黑衍像心有灵犀般突然回头，待她发觉想要避开已然不及，只得任由自己的视线沈入那深邃的黑瞳中，无法自拔。

“你在看什么？”黑衍柔声问道，在月色的映照下，一张俊逸的面容更是魅得让人无法正视。

“没什么。”她小声地说，心跳加速，手脚局促得不知该往哪摆。他还是静静地看他的表演好。

黑衍轻笑。“是吗？”转头看向舞台。“你觉得艳妃弹得如何？”

“很精彩，大家都看得入迷就是最好证明。”穆雪桐由衷地说。

“那你呢？什么时候让我欣赏你的表演？”穆雪桐闻言征然，她哪有什么才艺？织绣不会，弄乐不会，跳舞更不用谈，连相貌都差人一截，只会写小说的她来到这个世界根本一无是处。“民女不才，什么表演可以上得了台面的，请王见谅。”穆雪桐闷闷地说，黑衍的这句话让她感到自卑。

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黑衍后悔自己问了那句话，想要握住她的手安慰她，但席上耳目众多，自己又是目光焦点，微抬的手硬生生地转了方，拿起了几上的酒杯。

“无妨，我敬你一杯，谢你让圣尊后顺利地喝下药。”黑衍将酒杯平举，睨视着她。

“小事罢了。”穆雪桐拿起自己的酒杯轻啜一口。

“你要什么奖赏？”黑衍俯身问道。

见他靠近，穆雪桐的身子下意识地微微往后倾斜。

“民女在宫中没有什么缺的，更何况真的只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只想着回现代，这个他能赏给她吗？

“这可不成，圣尊后特地吩咐的，你就别推却了，看你是想要无暇的美玉？锦织坊的绢帛，还是精雕的发饰？尽管说出来吧……”黑衍数着，女人重视的不就是这些吗？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穆雪桐看了他一眼，知道自己的请求将会触怒他。

黑衍颌首。

“我要回康府。”她鼓起勇气开口。再待在他的身边她怕她的心不知会沦落何处，她根本无法控制，唯一的方法就是远离他！

闻言黑衍果然大怒，瞳色随着情绪转深。“不行！”攫住她小巧的下颚。“为什么你总是要逃离我，总是要忤逆我，为什么？”穆雪桐羽睫低垂，倔强地不肯吐露只字片语，但紧握衣角的手却泄漏了她的思绪。

看到她星眸朦胧的模样，黑衍脑海里只想着狠狠便上她轻咬下唇的檀口。

“王，雪桐做了什么冒犯王的事？请息怒！”表演完毕的康艳雅回座，急忙问道。

表演时虽然人在舞台，但她的心思全系在黑衍身上，当他俯身向穆雪桐谈话时，康艳雅一分神竟连续错弹了几个单音，急忙收回心神，认真拨弄，一首曲子结尾奏得流露出焦躁，也无法顾及，曲毕赶忙回座，就见着了这剑拔弩张的情况。

黑衍松了手。“没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模样真叫没事吗？康艳雅蛾眉蹙紧。

望向穆雪桐，她，有何过人之处？

“雪桐，怎么了？”她问道。

穆雪桐低着头，艳光照人的康艳雅往她身旁一站，更显得她的寒伦。

在康艳雅的注视下只得抬头，嘴角勉强扯出个角度。“只是有点累了，想先回去休息，怕坏了王与艳妃的兴。”

“原来如此。”康艳雅转向黑衍。“王请让舍妹先行回宫吧！”在他身旁她竟一刻也待不住？听闻回话，黑衍心头火更甚，表面不动如昔，伸手一带，将康艳雅轻巧地搂进怀中，将含在口中的酒往康艳雅口中送去。

康艳雅柔顺地接下，双颊淡淡地染上两抹红晕。

王与艳妃情深的表现，引得在场人士鼓掌叫好，又笑又闹。

突然的一幕，仿佛一把大锤狠狠敲在心头，穆雪桐几乎要站不住脚，她把脸别了开去，不愿正视，而黑衍的下一句话更残忍地撕裂了她的心。

“无所谓，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好。”黑衍满怀深情的眼眸望着艳妃，对穆雪桐不再瞧上一眼。

穆雪桐紧咬下唇，仓促行礼后，踉跄而奔，一心只想远离景阳楼。

黑衍身旁的小八子急忙掌灯追上，为她引路。

见她快速离去的身影，黑衍一阵酸涩，心里挂念的是黑夜视线不明，跑那么快怕她会给东西绊倒。

“节目继续吧！”轻轻一推，将偎在怀里的康艳雅扶正，语气净是掩不住的意兴阑珊。

康艳雅看着黑衍，凄楚难耐，却还得强颜欢笑，即使，她已清楚明白，他的心，已随着雪桐的身影离去。

※

※

※

回到紫微宫，穆雪桐眼神迷离，面无表情地任由湘莲和闰琳帮她卸下装扮。

天真的闰琳哪里看得出她的异状？一径地吱喳不休宴会的盛况。说山珍海味，说雅乐妙舞，说艳妃多艺，一向做些打杂小事的她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兴奋喜悦得不能自己。

倒是湘莲瞧出了雪桐的苦，暗叹口气，小姐怕是坠入情网了。制止了不愿歇口

的闰琳，硬将她拖出房间，将房门轻轻带上，让小姐静静吧！

穆雪桐仰倒在床，脑中不住盘旋思考，从浴池初会，和黑衍相遇的场面一幕幕闪过脑海，直到今晚的景阳楼大宴。泪，无声地滑落。

她是何时开始喜欢上黑衍的？是遇暴被救？是他贴心地为她招来湘莲？一向理智的她竟厘不清自己的思绪。

她分不清自己的心是何时沦陷，只知情海的浪来得如此快速，刹那间就将她卷入他宛如深渊的黑瞳中。

手指在帐幔上轻划着，划着黑衍的名，黑暗之中，那双重瞳烙在眼前，挥之不去她睁大眼，泪水再度盈眶，手背覆上眼，任泪水奔流。

她这种举动算什么？若在现代，夺人丈夫这种角色曾是在也笔下被口诛笔伐的，没到自己却步入这种局面。

今晚，心头万般缠绕，又是一夜无眠。

※

※

※

穆雪桐凭栏而生，望着院中的小水塘，水面浮着几片荷叶，看着水面因昆虫轻点而起的洒滴，一圈一圈，起起敬散。

昨晚不知何时入睡的，只知意识还清楚时天是微亮的。今早起得迟了，已然近此时的她，长发随意绾起，脸上脂粉末施。

湘莲知她心烦，对于她的仪容未整，难得的不给予训斥。

前去膳房取早膳的闰琳从回廊那头急忙跑来。

“雪桐姑娘，湘莲姊……”闰琳边跑边喊。。

在整理房间的湘莲闻声而出。“干什么这么大声嚷嚷的？”边问话边扫了穆雪桐一眼，见她依然不为所动，眼皮也没抬，又叹了口气，小姐整个人要死不活的，唉！以前那个神采飞扬的二小姐跑哪去了？

闰琳紧张地咽了口口水。“刚刚小八子偷偷跑来告诉我，说王下了早朝，驱开了身旁众侍，往紫微宫来了！”昨晚小八子掌灯引她们回宫，这一段路程倒是让年龄相差无几的闰琳和小八子成了好友，得知王要来，小八子偷了空急忙就来通风报信了。

穆雪桐浑身一震，心跳节拍加快，但外表平静，姿势不动分毫，藉以掩饰内心的手足无

措。

睨了穆雪桐一眼，湘莲说：“然后呢？”小姐被王害成这样，连带着黑衍在她心里的评价也一落千丈，语气里一真的诚惶诚恐已不复见。

“然后？”闰琳不可置信地喊，雪桐姑娘和湘莲姊怎么都没反应啊？王要来耶！

“雪桐姑娘这种模样怎么成？我们赶紧帮她梳妆打扮呐！”闰琳催着湘莲动手，两人协力把穆雪桐安置在镜台前，一个找粉，一个寻衣的，穆雪桐有点好笑地看着她们忙着，望向镜中的自己，黑缎般的发髻松坠，反增妩媚，双颊微微渲上红潮，她的心情既期待又抗拒，不知如何自处。

此时听得外头的恭迎声由远而近。

“糟了！”闰琳赶紧收了胭脂瓶罐，拉了穆雪桐跪倒门前，湘莲也跟在后面跪倒，闰琳拉得急了，穆雪桐一个重心不稳，差点扑倒，恰好被刚进门的黑衍扶住。

一抬头，迎上那双恹恹的眸子，什么千缠万绕的念头全散了，只想时间停驻，就这样一直偎在他的怀里。

“雪桐姑娘，对不起！”闰琳小声道道歉。

穆雪桐回神，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失当，松了捉着黑衍的手，退了几步，屈膝施体。

“参见王。”

“免礼。”脂粉未施的她是如此澄净，犹如出水芙蓉一般，鼻头环绕的尽是她身上传来淡淡的乳香味，惹得他忍不住要埋首其中，深深汲取。

湘莲和闰琳请了安后，识相地退了出去，临走前不忘带上房门。

“你在想什么？”黑衍问道。

昨晚演出那一幕，如他所料，果然击碎了她的武装，但他也被她眼里的伤痛绞了心，有点后悔出此下策。

“没有。”穆雪桐低声回答，声音因紧张而有点瘁哑。

“是吗？”黑衍笑道，轻轻将她拉近，揽在怀中。

穆雪桐脸一红，微微挣扎。“姊夫，请自重！”她的一句话，使黑衍的笑脸仅在脸上。

“为什么你不愿正视自己的感情？为什么你不愿承认你对我是有感觉的？为什么昨晚你见了那一幕会仓皇逃开？说啊！告诉我！”气她的逃避，黑衍勾起了她的下巴质问她。

雪桐不敢望向那双会令她失神的瞳仁，只好别过头紧咬住下唇。

“雪桐，说啊！”见她别开脸，黑衍更怒，手腕使劲将她的脸扳回。

偏强的她还是不发一语，视线落向一旁。

“雪桐！”黑衍放大音量，企图拉回她的正视。

她紧抿的下唇咬得更重。

“康雪桐！”怒吼的声音几近咆哮。

“不要叫我康雪桐，我不姓康！”雪桐失控捂耳大喊。

“康”这个姓刺耳地提醒了她，身为康艳雅之妹，她是不该有任何非分之想的“雪桐！”黑衍被她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想要拉下她的手。

穆雪桐挣脱他的怀抱，站在他面前。“没错，我喜欢上你，连我都无法自制，就这么被你话走我的心，所以见你会脸红心跳，昨晚会黯然神伤。想知道我为什么逃开？”

她笑得凄侧，泪水滑落脸庞。“‘姊夫’！这个称谓的意义你还不明白吗？你贵为一国之君，你有艳妃，身畔佳丽无数，而我只是个民女，只是你一时兴起的好奇，这种隆恩我承受不起，我要的是你无法承诺的专情！你放了我吧，放我回康府吧！”黑衍闻言又喜又怒，喜的是她终于承认对他的感情，怒的是她的自怜退让。

“我是个皇帝，拥有众多嫔妃这是传统，你不能因此而拒绝接纳我！后宫妃嫔们都知足安分，为何你却要我为你一再破例？”没有用他的权势逼她屈服已是退让，她凭什么想再得寸进尺？更甚的是他居然萌起为她解散后宫的念头。

“知足安分？”她笑得讽刺。“为了一晚的临幸苦苦守候，直至年华老去，你要我为了这个知足安分？”

“我会宠爱你的！”黑衍许下承诺。

“一个月？两个月？或是长些？一年？两年？”她泪水奔得更急，黑衍的话再次伤了她。

“你当我是什？当你有了新欢我又该怎么办？你何不去问问艳妃现在的她该如何自处？”黑衍被她的言语激怒了，有谁敢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

伸手勾起她的下巴，在看到脸上的泪和倔强的神情时，原想怒吼而出的话瞬间消散无踪，满腔的怒气只得转移到自己身上，气自己对她过于容忍。

他松开手，转身拂袖而去。
在门外守候的心八子吐吐舌，暗地为康雪桐捏了把冷汗。
这个康姑娘还真是不知死活，竟敢顶撞王。看了她一眼后，小八子快步追上黑衍。
穆雪桐滑坐在地，脸埋在双掌中，无声地哭泣。

第六章

撤下午膳后没多久，一直待在紫薇宫里的穆雪桐接到圣尊后的宣见，要她前往万寿殿。
进了殿堂，穆雪桐双膝才微微一屈，就被圣尊后抢前扶起。
“行了、行了，哪那么多礼数！”圣尊后笑着轻斥。
“圣尊后。”虽然圣尊后执意如此，穆雪桐还是称呼一声，跪坐跟前，以示尊圣尊后抚上穆雪桐的脸，眉头一皱，满是皱纹的脸更像风干的柿饼了。
“怎么气色这么差？是那些奴才没服侍好吗？”让她看了心疼不已。穆雪桐闻言苦笑，气色怎好得起来？闰琳端来的菜肴几乎是原封不动被送回御膳房的，再加上止不住的泪，现在的眼睛八成像国剧里的丑角脸谱，两团红。
不愿拖累闰琳和湘莲，她撒了个小谎。“是我自己眼睛有点不舒服，跟闰琳她们没关系的。”
“不舒服？来人呐，传太医”圣尊后立刻向一旁的宫女吩咐。
“不用了，现在好了，不用麻烦了！”穆雪桐赶紧拦下。
看了穆雪桐一眼，圣尊后叹了口气。“身处后宫，别这么耿直，像你这样会吃亏的。”哪个嫔妃不是使尽心机来巴结她，企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再不然拗点金银珠宝也成，哪有人像这个傻丫头，都摆明了宠她还不会借机要求，不过，就是这样纯真才教人疼呐！
圣尊后的关怀让她的泪水差点又盈眶而出。“雪桐受教。”
“有什么不开心的就跟我说，还有，有谁欺负你，尽管说，圣尊后会替你做主的！”圣尊后细细叮咛，深怕不知后宫险恶的她会受人陷害。
穆雪桐哑然失笑，望客后当她是三岁孩童不成？况且鲜少踏出紫薇宫的她哪有机会让人欺负啊？不忍拂了她的好意，雪桐笑着连声称是。
“你会不会武功啊？”圣尊后问。
“会一点。”穆雪桐愕然，怎么突然间这个。
“这样最好，这些天身子骨养好一点，要不然下个月的选后大会怎么赢得了人家！”圣尊怜惜道。
“选后大会？”这又与她何干？又跟武功何干？
“是啊，衍儿即位也已多年，而后位却一直空悬着，经过朝臣的催促，衍儿终于决定在下个月十五举行选后大会，不只后宫嫔妃，只要是父兄曾在朝中任职的官家千金，一律有参赛资格，你也可以试试啊！”圣尊后高兴地说。
“我？我不行啊！”穆雪桐急忙摇手。
圣尊后脸一板。“谁说你不行？那些千金小姐们不会好到哪去的，尽管去！我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别担心了！”穆雪桐一脸为难，她是不想去抢那个后座啊！
“圣尊后，我……”
“什么都不用说，来人啊！”一名宫女应声而入，圣尊后轻声吩咐后，那名宫女躬身退下。
“您对她说了什么？”圣尊后脸上的笑让她有点毛毛的。
“嘻……”圣尊后笑得合不拢嘴。“我刚刚已叫她先去帮你登记了，你逃不掉的！”
“圣尊后！”穆雪桐急嚷。
“没关系的，虽然是比武大会，却是点到为止的，你不用怕。”圣尊后见她似乎真的紧张了，开口安抚。
“比武大会？”穆雪桐闻言征愣，这是哪门子的选后方式？

“是啊！这是云紬国历代传下的选后方式，难道你不知道吗？”圣尊后狐疑地“当然……当然知道啊！”

知道才怪！穆雪桐心中暗骂，想起圣尊后做下的好事。“圣尊后，您赶紧叫那名宫女回来，我不参赛的。”

圣尊后嘴角垂了下来，眼圈渐红。“我对你也只有过这个请求，你居然不依我，我只不过是想热闹热闹，又不是件什么坏事，唉……人老喽，说的话谁也不理喽……”穆雪桐于心不忍，只得答应。“好，我去就是了。”虽然自我欺瞒，这一切都是为了圣尊后，但她却明白，是自己的欲望多些，她还是想着借机接近黑衍的。

圣尊后听到她答应后，立刻堆起笑容。“这才是我的好娃儿嘛！”穆雪桐看了啼笑皆非，原来圣尊后是骗她的。

看到她嗔怪的眼神，圣尊后也不以为意，兴高采烈地握着雪桐的手，开始谈起了当年她的选后故事……“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可别看我这样啊，我年轻的时候可有个外号叫“舞蝶”，看名字就知道我轻功了得……”老人家的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穆雪桐偎在圣尊后膝前，一老一小天南地北地聊着，谈到兴起时，两人相视大笑，久久不能停歇。

服侍圣尊后的宫女们个个看得掩嘴偷笑，听圣尊后讲着说过千百遍的故事。

※ ※ ※

“王，这是参加比武大会的名单，请过目。”小八子躬身双手呈上。

正在批阅卷宗的黑衍头也不抬，只是应了声。“放着吧，我待会儿再看。”小八子将手上的名册放在桌上，双脚却没有离去的意思，眼睛还直勾勾地看着黑衍。

“有事？”感受到小八子若有所求的眼光，黑衍抬头，将笔置于砚上。

“圣尊后交代，希望王先过目一下。”小八子笑得谄媚。

黑衍蹙起浓眉，不过是个选后大会，需要这么麻烦吗？鼻子一哼，取过名册翻阅，突然双目精亮。

小八子儿在心里窃笑。还说不看？

“康姑娘也参加了？”黑衍问道。

“是，还是圣尊后极力保荐的。”

“行了，下去吧！”黑衍挥挥手，眼眸又恢复了如常的冷肃。

“是！”小八子弯身退出，脸上泛着兴高采烈的笑，有好戏瞧喽！

她也参加了选后大会？黑衍目光落向敞开的窗外，唇色勾起优美的弧形，原本冷然的瞳神染上淡淡的温柔，那抹俏丽的身影盘旋脑海，流连不去，而那日她的诘问也环绕耳际。

自古以来的后宫传统经过她的批判，成了万恶不赦的罪过，他应该要纠正她的观念，却反被她所导引。

她的说法惊世骇俗，却又让人无从辩驳。但，恐怕使他无法释怀的不是那席话，而是说话的人吧！今天要是那些话换成艳妃或是由其它人口中说出，他还会这么在乎吗？

“姊夫”？黑衍摇头苦笑，这个名词可真刺耳。

※ ※ ※

离比武大会的日子越近，穆雪桐的心情就越沉重。

穆雪桐双手抱膝窝在椅子中，庞大的大师椅上蜷曲成一团的身影给人一种脆弱“我该是不该？”穆雪桐焦距落在远方，突然冒出一句。

一旁刺绣的湘莲停了动作，凝视着她，对于她没头没脑的问话了然于胸。自从那日从万寿殿回来后，小姐就常常对着庭外的水池发呆，一会儿满面愁容，一会儿却又脸泛红潮，樱唇含笑，再不就唉声叹气的，如小姐如她，哪有不明了她的心思的？

这些日子小姐内心受的煎熬全瞧在眼里，现在却问她该是不该？

湘莲叹了口气。“小姐这又是何苦？你对王的牵挂就连迟钝如闰琳也瞧出来了，你又何必逃避呢？”“我这么做是对不起艳妃啊！”穆雪桐空洞的眼神添上一抹苦楚。

“王不就是如此吗？三宫六院的，就算是寻常人家不也有个三妻四妾吗？”湘莲不以为然，小姐过于多虑了。

“可是我的心不容许，我要的是专一的感情，只针对我的。”穆雪桐低喊，抬头对上湘莲的眼。“我的要求过份了吗？”

湘莲皱眉，顿了会儿才道：“这……似乎太强人所难了点，王是一国之君，要是他远离了群妃，莫说后宫会对你敌视，就连天下人也会不谅解，只怕会说你善妒呢！”

“我知道，但我自幼接受的观念却不是如此，我无法认同一夫多妻制的观念呐！”穆雪桐将脸埋在膝盖。“我该是不该？”

“不如你问问王吧！”湘莲咬唇沉思片刻应道。小姐的思想模式总是异于常人，不知她在进入康府之前是在什么样的生活教育中长大的？

不曾抬起的螓首晃了晃。“我怎么敢？”理智的道德观已将她折磨得无地自容，每每对上别人的目光，总是怀疑他们是否窥知了她的心事。

“小姐，在后宫里没有所谓的对或错，也没有所谓的先来后到，只要王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赢家，你不要老是想谁负了谁，这只是徒增恼人罢了，一点用也没有。”湘莲叹了口气，说出她的观点。“而且你名也报了，就顺其自然嘛！可别拂了圣尊后的意。”

“嗯。”穆雪桐轻应，突然抬头。“我这样是不是很坏？明知道不对，却还忍不住去做？”

湘莲两眼一翻。“哪里不对了？跟你讲了那么多你都没听进去是不是？”见湘莲发火，穆雪桐撇撇嘴，一副委屈样。不过心结倒是被解开了些，心情不再那么低落。

忽然珠帘传来一阵叮琤声响，闰琳急奔而入，脸上带着兴奋的笑。

“闰琳，女孩子不可以这么毛躁！”湘莲一肚子火没虚发，闰琳正好送上门来，理所当然成了炮灰。她的眉头皱起，怎么闰琳老讲不听！

闰琳吐吐舌，对她的训斥丝毫没听入耳，反而雀跃地说：“比武大会的台子搭起来了，好大哦！好多人都跑去看呢！”偏头看着穆雪桐，脸上布满祈求的神色。

“雪桐姑娘，我们去瞧瞧吧？”湘莲忙掩上闰琳的嘴，低喝道：“别吵！”她好不容易才稍解了小姐的愁眉，这呆闰琳就别再在一旁起哄搅和了行不行？

闰琳委屈地嘟着嘴，苦于口不能言，她又没说错话，雪桐姑娘要参加比赛啊，怎能不去看一下场地呢？要是因此而落败怎么办？

穆雪桐微微一笑，知道两人都是好意，心里感到歉然，这些日子总是因为她而害得闰琳和湘莲口角不断。

拉下湘莲的手，笑道：“我去就是了，看看热闹也好！”闰琳拍手叫好，挽了穆雪桐的手急忙奔出。

湘莲叹了口气，跟了上去。

※ ※ ※

比武台设在皇宫正殿的广场上，约有十五公尺见方，以上了红漆的紫檀木座搭成，上头用金漆绘制升天龙凤，暗喻着得胜者能登上人人欣羡的后座。

在比武台的正前方，连了一座为龙腾王专设的看台。看台由阶梯组成，铺上毛绒地毯，拾级而上，在视野最佳的高度置上龙椅，阶梯两旁皆置放两把桧木椅，由官位高低，层次而下。

离十五尚有三日，各家名媛已陆续进宫，住进辟为临时住所的琉璃宫。琉璃宫中娇喝喊打的声音不断，人人无不为了比武大会努力练习，望能荣登后座，睥睨群艳。

此时比武台上有一对身着劲装的女子正在练习比划，软弱无力的攻击架式和不断的“哎唷”声让穆雪桐看了发笑，或许就连三岁孩童也比她们强些。

台下围了一群莺莺燕燕，排队等待着上台练习。吱吱喳喳的，高分贝的噪音让人受不了。

穆雪桐皱眉，嘈杂声和人群拥挤的闷热让她烦躁。

“我们回去吧！”穆雪桐转身，努力排开人群。湘莲和闰琳急忙跟上，怕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会被踏成肉酱。

好不容易挤出重围，穆雪桐努力吸了几口大气，她都快要窒息了。突然闰琳扯扯她的衣袖，悄声说道：“艳妃来了。”穆雪桐转头，正好对上康艳雅的视线。

“姊。”穆雪桐屈膝行礼。

“嗯。”康艳雅身着嫩黄色的丝缎宫装，发型整齐完美，白皙的面容不见一滴汗珠，燥热的气温对她而言仿佛不曾存在。“听说你也参加比赛了？”穆雪桐一惊，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

康艳雅见了微微一笑。“别这么紧张，问问罢了！”穆雪桐勉强扯了扯嘴角，她可笑不出来。

“姊姊的武艺不好，要是和妹妹对上了，可得多担待点。我们互相勉励吧！”康艳雅握住穆雪桐的手，娇笑道。

穆雪桐原本笑着，突然脸色一变，迅速地把手抽回。

康艳雅掩嘴笑得花枝乱颤，凝了她一眼后，转身离去。

“小姐，怎么了？”湘莲不解地间，小姐不会无故做出无体的举动。

“雪桐姑娘，你的手！”闰琳低头惊呼。

湘莲顺着闰琳的眼光看去，倒抽了一口气。“天呐！”小姐的手腕染了一圈乌紫，衬着雪

白的肌肤更让人触目惊心。

两人急忙拉着穆雪桐，回寝宫治疗去。

穆雪桐一言不发，只是望着康艳雅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

※

※

十五日终于到了，比武台四周布满了专为参赛者所设的座椅，参赛人数突破百人，创历年新高，除了后冠权力的吸引力外，最大的主因还是在于龙腾王的年轻有为，英俊挺拔。

礼官正为了人数过多而忙得焦头烂额，要在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安排一百二十个座位，还得估算出侍候千金小姐的婢女们所占的空间……礼官烦得整个头都快要爆了。

女孩子的声音又尖又细，再加上刻意的做作，整个会场的吵杂称之“魔音穿脑”也不为过。

小八子先来视察，看到了这种杂乱的景象也不禁皱眉。

礼官看见小八子的身影仿佛看见了救星，急忙翻越人山人海来到小八子面前，两人开始咬起耳朵。一阵窸窣后，终于讨论出一个结果，只见礼官向转身离去的小八子不住地打躬作揖，满是感激。

“各位姑娘们请静静，下官有要事宜布。”那名礼官站上比武台扯开了喉咙喊，在层层的声音中一点效用也没有。他大急，使出杀手间。“这与选后大事有关，下官只说一次，要是因为没注意听害自己登不上后座，可不关下官的事啊！”此话一出，整个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数百只眼睛全聚在礼官身上。

礼官伸袖抹抹汗，终于安静了。清清喉咙才又开口：“因为这届选后大后参赛人数过多，所以必须先行筛选，待会儿还请各位姑娘到台前抽号码签，单双一组，互较腕力，胜者可以进阶。一切采淘汰制，最后留下的八位可以进入复赛。好，请各位依序到台前抽签。”一霎时人群涌动，直往台前挤，有些顾及形象的，派婢女前去冲锋陷阵，只见比武台前万头搅动。礼官几乎要被淹没，心中叫苦不迭，见识到女人的恐怖。

陪穆雪桐站在远处的闰琳挽起袖子，神色兴奋地就要往前冲，却被湘莲一把拉“你干什么啊？”湘莲没好气地问。

“去抽个好签啊！晚上就怕不到了！”闰琳的头和身子呈一百八十度大反转，看得穆雪桐不禁要为她担心脖子会不会扭到。

“抽来抽去还不就那几只号码签，先抽后抽还不是一样，搞不好手气背的人都抽过了，剩下的全是上上签也说不定。”湘莲瞪了她一眼。

闰琳认真想想，傻傻地笑了。“这样也对哦！”湘莲叹了口气，唉！孺子不可教也！

穆雪桐什么也没说，只是置身事外地看着。她已打定陪试的念头，尽管心系黑衍，但在这个世界里她只是个过客，没有权利去干扰原有的历史的。

穆雪桐一直等到人群散去才走到台前，看到礼官披头散发，衣冠凌乱的模样，心有不忍，接过签筒时开口：“辛苦您了，很累吧！”转头向闰琳交代。“去端杯茶来给这位官爷润润喉。”闰琳应是，急忙跑去设于会场四周的茶水站取水。

那名礼官何曾受到这种待遇？何曾有人体会过他的处境？那些娇宠的大小姐们只会抱怨琉璃宫设备差，伙食烂，从没有人想过独自一人应付百多人食衣住行有多辛苦。如今有人关怀，不禁让他红了眼眶。

“水来啦，快喝吧！”闰琳把茶壶和杯盏都交给他。

“这位姑娘如何称呼？”礼官咕嘟地连灌好几杯水才有力气开口。

“康雪桐。”穆雪桐微微一笑。

“康姑娘，祝你赢得后冠。”“多谢官爷。”伸手一抽，是二十二号。

穆雪桐笑得淡然，“二”一向是她的幸运号码，在她抱定放弃的时候出现，不是讽刺吗？待得签全数抽完，礼官开始分配，一组一组地比起手力，很快地，人数锐减，一下子人就走了大半。

古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女们，哪敌得过柔道黑带高手？

尽管穆雪桐放水放得厉害，甚至连六成力都便不到，依然顺利地过关斩将，轻轻松松进入复赛。

真是签运太好了吗？穆雪桐的嘴角开始下垂。

礼官清点人数，八名复赛者有两名嫔人，一名贵妃，还有一些文武官员的千金们。当然，那名进入复赛的贵妃就是康艳雅。

在贵妃露了那一手功夫后，她能进入复赛，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以上八人，”礼官一一唱名，确认无误后交代规则。“未时在此地集合，举行复赛与决

赛，延迟不到者视同弃权。”此时会场人潮已散得差不多，大多数的姑娘只对后座有兴趣，眼见无望，已不再恋栈此地，忙着招呼婢女收拾包袱打道回府，琉璃宫中人口顿时减去大半。

宫仆们整理会场，将多出来的椅子撤掉，为下午的比赛重新布置。

穆雪桐看着远方发愣，黑衍下午应该会来吧！脑海中那抹颀长的身影益发清晰，让他红了脸，不敢多想。

“妹妹，恭喜你进入了复赛啊！”康艳雅娇柔的嗓音由背后响起，让穆雪桐不由自主地寒毛直竖。

“谢谢。”穆雪桐不想和她多说，但碍于礼貌关系，又不好掉头离去。

湘莲见状，插话说道：“小姐，我们得赶快回去，不然现在已近酉时，还要用膳歇息，怕时间不够。”前几天艳妃在小姐手上抬出一圈黑紫，经过她和润琳努力地用药酒推拿，好不容易才消退了些，这次不防着点，不知又有什么小动作了，下午就要比赛，可不能有什么差错。

看到湘莲护主心切的模样，康艳雅轻停了声，眼角扫了穆雪桐一眼，带着冷笑，转身离去。

※ ※ ※

未时未到，比武擂台旁已预备下排列得井然有的武装士兵，一层一层地，壮观浩大却又悄无声息。和上午的杂乱相较，简直是天壤之别。

观赛的文武官员陆续就座，依次入场的姑娘们纷纷私下讨论哪家夺冠的机率高些。

身着嫩蓝短打武装的穆雪桐在湘莲和润琳的陪同下踏进会场，话题立刻转到她身上。

“这就是康太尉的么女，不知武艺如何？”

“应该不错，不然怎能进入复赛？”

“不过艳妃也是由名门宗派所教授出来的，这一场姊妹之争可有得瞧了。”

“你担心个什么劲，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真要对上啊，还得两个都撑到最后才成。”

“康老可好，八人里就占了两个名额，要当上国丈还不简单？”这句话使得众人哈哈大笑。

穆雪桐走到选手席，礼官立刻出来迎接。

“康姑娘，您的位置在这。”礼官感念上午的茶水之恩，特地将她的位置安排在没有日照的地方，原本陪侍的婢女只能站在后方，他也破例摆上两张小板凳让湘莲和润琳可以歇歇腿。

“谢谢您了。”穆雪桐入座，对他微微一笑。

选手席呈两横列，各排置在看台两旁，穆雪桐偏头看去，身着白色劲装的康艳雅正隔着看台凝视着她，勾媚的眼波不知在想些什么。

“王，圣尊后到！”众人立刻起身相迎，待得龙腾王扶着圣尊后入了龙座，说道：

“平身。”再由小八子传声下去，才又纷纷入座。

黑衍站起，深邃的瞳神往全场一扫，手掌扬起。“比赛开始。”

“比赛采淘汰制，跌落场外者失去参赛资格，晕迷无法再战者失去参赛资格。最后留下的两名参赛者得进入决赛，谨此。”礼官宣布比赛规则。

霎时间原本静默的会场，开始喧腾起来。

※ ※ ※

“衍儿，你看雪桐那小娃子的赢面有多大啊？”圣尊后看了两场比赛后，心里捏了把冷汗。没想到这一次的水准这么高，她还跟雪桐说不用担心呢！这下子可糟了。

黑衍望了底下的穆雪桐一眼，她清纯的面容只挂着淡淡的微笑，不见紧张惧怕。

“儿臣不知。”她是胸有成竹呢，还是全然不放在心上？黑衍的心悬在半空中，得不到解答。该死的她到底会不会武功？对圣尊后后来叨叨絮絮的话语全没听入耳，黑衍眼中脑中全是穆雪桐娇俏婀娜的身影体态。

“第四组，康雪桐对杜琬蓉。”台上那抹淡蓝色的身影将黑衍的视线及注意力拉回。

“比赛开始！”双方一抱拳，开始绕着场白边缘游走，不清楚对方实力，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穆雪桐手采防姿，打算采取只守不攻的方式，到适当时机再摔落场外就好。

两人绕了一会儿，杜琬蓉捺不住性子，先行进攻，师承武将父亲的她，招招凌厉，攻得穆雪桐差点防守不及。

穆雪桐黛眉微蹙，规则不是说点到为止的吗？怎么下手这么狠？

处处退让的她落居下风，看得黑衍的心头大急，一向平静自持的神色染上了慌。圣尊后在一旁不住惊呼，让黑衍听了更加紧张。

穆雪桐一步一步后退，距边界只剩约两步的距离，心中正估算着何时跌落时，忽然一句大

喊：“小姐，小心！”将她的注意拉回，一抬头，只见一只沾染尘土的布鞋近在眼前，不做任何思考，身子反射性地自然往旁跃出，不到一秒钟的差距，杜琬蓉已从头顶越过。

在身子动作的同时，穆雪桐心里已暗叫不好，待得对手摔落台下的叫声传来，更是让她懊恼地咬着下唇。

她干么闪过？顺势被踢下去不就好了吗？

穆雪桐下台走回坐位，闰琳开心地遮上手中。“小姐好险，要不是我这一喊，恐怕你已摔下台了。”原来是你！穆雪桐撇撇嘴，又不能骂什么，只好取过手巾用力拭脸，藉以散发闷气。

见穆雪桐得胜，黑衍松了口气，这才发觉不知何时由于双手紧握扶手，掌中竟已冷汗淋漓，

第七章

“小姐，又到你了。”闰琳推推沉思的穆雪桐，刚刚礼官唱到小姐的名了。

“喔！”穆雪桐走上台，看到对手雄壮威武的模样，心中打个突。她待会儿得趁早摔落比武台，免得被巨擘扫中，后果可不堪设想。

心中既已抱定主意，穆雪桐行过礼后，立刻往边缘移动站在角落。

对手看到穆雪桐上一场比赛顾着逃命的模样，立刻将她归到“弱兵”之属，根本不把她看在眼里，反倒有意藉她来展现一下实力，以搏得王的注目称赞。

于是整个会场的人只看到一个熊样的粗壮女子在比武台上四处跳跃，落地时发出的巨响不禁让人担心比武合会不会被她压垮。

黑衍见状，已知道她不会是穆雪桐的对手。不过穆雪桐一开始就往场边跑的动作引起他的注意，还有上一场她明明游刃有余，却只守不攻，要不是对方先跌落场外——深湛的黑眸紧盯着穆雪桐的背影，开始暗沈下来。

那名胖妞看全场安静无声，还以为大家全为她高超的轻功所倾倒，更是卯足了劲，跳得更远，跃得更高。

看着那到处跳动的身影，穆雪桐转转拾得酸涩的颈项，原本举在胸前的守备也放了下来，心中不禁纳闷：她到底要跳到什么时候？

突然感觉一股灼热的视线穿越人群，焚烧她的后背，穆雪桐心跳漏了一拍，开始手足无措起来。

他在看她！

就在此时，一声惨叫凄厉地传遍整个会场，原来那个到处蹦跳的胖姑娘过于得意忘形，一个落点没瞧准，居然自己跳出了场外，摔了个四脚朝天。

众人一阵愕然，然后爆出大笑，怎么有这种荒唐事发生？！

穆雪桐抚额叹息，古人都这么蠢吗？她们两个甚至连彼此衣角都没碰到！

转身下台，正好迎上黑衍那似笑非笑的邪魅表情，穆雪桐的脸一红，快步下阶“决赛开始，得胜者即为云紬国龙腾王之后。请双方到台前来，接受龙腾王赐与内力。”礼官宣告道。由王灌输些许内力给决赛者，是历代的传统。即是祈求幸运之用，同时也是增加双方能力，藉以提高比赛的可看性。

穆雪桐拾阶而上，走到定点时，看到迎面而来的对手竟是康艳雅。刚刚别人在比赛时她都神游大虚去了，跟本没看过过程、结果，没想到——康艳雅脸上挂着冷笑，转身面向黑衍时又是媚丽的面容。

黑衍走下阶梯，握住康艳雅的手，缓缓传输内力。

坐在上头的至尊后拼命向穆雪桐使眼色，她进入决赛的优异表现让至尊后喜不自胜。

穆雪桐勉强一笑，黑衍已来到面前。她低垂着头，怕他如鹰隼般的目光会看穿她的思维。

黑衍轻轻执起她的手，十指交握的亲密度让她微微颤抖，掌心传来的灼热让她几乎整个身子都要燃烧了起来。

黑衍暗地多传了些内力给她，却没想到对不曾练过内功心法的她而言，除了让她感到浑身

暖洋洋，血液直冲脸庞更增红潮外，根本一点助益也没有。

“比赛开始。”礼官喊着。

走到场中的两人行过礼后，站立不动，只有被风吹过的衣裾迎风飘摇。

自恃能力高强的康艳雅首先行动，轻盈的身形绕着场边走，突然一个起落已跃至穆雪桐面前，击出一掌立刻跳离，穆雪桐虽低头闪过，掌风却已刮得脸颊隐隐生疼。

没想到外表荏弱的她功力竟如此深厚。穆雪桐大吃一惊，认真防守。

全场只见康艳雅玲珑有致的身子在场中穿梭，宛如花蝴蝶一般，每次停留在地的时间不过一秒的短暂时间，但速发的攻击却被穆雪桐来不及格挡，才几个起落就已在她身上留下了数道口子，还好穆雪桐反应快，不过是轻微的皮肉伤，但衣衫撕裂的狼狈样足以说明了她的败状。

没见识过轻功的穆雪桐，根本跟不上康艳雅挪动的速度，常常好不容易抓到了她的落点，康艳雅却又消失在眼前，等人影再出现时身上已又多添了一道伤痕。现在就连要故意落败都没有办法，康艳雅接连不断的攻势让她应接不暇。

康艳雅见玩弄得够了，揉身上前，欺近穆雪桐，开始短兵相接，一举手、一踢腿，虎虎生风，狠辣凶戾。

但贴近战反对熟悉柔道的穆雪桐有利，见康艳雅眼露凶光，她连忙收回心神使出全力招架，一时间和康艳雅平分秋色，挽回颓势。

黑衍在看台上脸色越来越难看，艳妃怎么下手如此狠辣？见雪桐依然不肯进攻，又急又怒，现在虽然暂时平手，但艳妃屡下杀机，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受重伤。

小八子了解黑衍的心思，俯身附上黑衍的耳旁。“王，要不要先帮一下雪桐姑娘？”

“不帮，谁赢了谁就是皇后！”黑衍嘴上虽这么说，但手上已暗地扣了一颗金菩提，预备在危急的时间出手相救。

圣尊后本来也想叫黑衍插手，看小八子碰了钉子，不能再开口，只能紧张地看着场中，不住祈祷。

原先以为不到一个时辰即可结束，没想到却久战不下。康艳雅心头火更炽，招势一转，招招迅速凌厉地取向双目、人中、咽喉等致命处。

穆雪桐闪得狼狈，身于伏低，因情况过于危急身子自动地反守为攻，使出足扫往康艳雅站立处踢去。

康艳雅闪过，跃至穆雪桐身后，左手勾环住她的颈子，右手两指弯曲夺向她的眼珠。

情势紧急，穆雪桐想也不想，右手拉开环在颈项的手，左手弯曲朝后顶去，趁康艳雅退缩时，一个过肩摔把康艳雅甩离数尺远，落出场外。

穆雪桐跪坐在地不住喘息，惊魂未定，要是她没有反击，怕两眼都要废了。

黑衍暗吐一口气，将几已出手的金菩提收回袖中。

被宫女搀扶起身的康艳雅一脸愕然，她竟然输了？

礼官急忙上前将穆雪桐带到黑衍面前，诚心道贺。“康姑娘，恭喜你了。”转身宣布。

“优胜者为康雪桐姑娘！”

顿时欢声雷动，全场沸腾。

我赢了？穆雪桐呆怔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做了什么，她居然把康艳雅给扔下台去！

小八子见她呆呆站立，叹了口气，雪桐姑娘向来不懂什么时候该跪，便走上前去把她拉下，对礼官吩咐：“开始吧！”

“颁后冠。”礼官将后冠置于锦盘中呈给黑衍。

黑衍拿起后冠轻柔地为她戴上，弯腰附上她的耳旁。“是谁说过她永远不会入宫的，我的皇后？”

穆雪桐抬头，黑衍已站直身子，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小八子将她扶起，带到黑衍身旁的座位坐下。圣尊后笑逐颜开，用神色暗示她做得好。

黑衍坐上龙椅，运用内力朗声道：“云袖国后已定，立刻召告各国，婚期于下月初一举行。”

底下朝臣称是，齐声贺喜。

“另有一事，”黑衍顿了顿再次开口。“自今日起，后宫即刻解散，未侍寝过的嫔妃们，由礼官在文武官员中代寻对象，附上嫁妆五百两黄金；已蒙临幸的一律遣散回乡，依听封名位赐与万两至千两不等之优渥补偿，凡所属之珠宝宫仆皆可带回，全部人等需在本月二十七日前尽离去。”

这一段话将原本喧闹的会场炸得鸦雀无声。文武百官愕然，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

小八子愕然，王怎么会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

至尊后愕然，没想到黑衍对雪桐那娃儿用情如此之深。

穆雪桐愕然，脑中空空荡荡地无法思考。

康艳雅愕然，遣散回乡？脸部开始因愤怒而抽动着，满脸狰狞，失去了平时的柔美模样。穆雪桐，我要你死！我要复仇！康艳雅在心中立下的誓言，狠狠地看了穆雪桐一眼，挺直身子，傲然地走出会场。

黑衍见全场呆愣，嘴角不自禁地上扬，转身离去。

小八子首先回神，扶着至尊后跟了上去。

闰琳和湘莲见众人散去，急忙冲上看台，抱着呆立的穆雪桐又叫又跳。

“雪桐姑娘，你赢了，赢了呀！”闰琳兴奋的尖叫。

“小姐，小姐——”湘莲高兴得泣不成声，只能抱着穆雪桐哭。

“别哭了，别哭。”穆雪桐轻抚湘莲的背，呆呆地安慰，脑海中还不能将这突来的消息解读成能够接收的讯息。

她——赢了？

黑衍飘飒的身形跃入紫微宫，后头跟着不住叫嚷的小八子。

“王，这于礼不合啊！禾成婚之前不能与皇后见面的。”小八子急道，抢在门前拦住。

黑衍冷眼一扫。“于礼不合？我连后宫都废了，你还在跟我讲什么于礼不合？

让开！”

小八子为难地看了黑衍一眼，撇撇嘴，只得乖乖退下。

此时房中的穆雪桐正凄惨地大呼小叫。

“啊——湘莲，轻点，轻点，好痛的！”穆雪桐趴伏在榻上，全身赤裸，只有一条薄绸由腰间遮掩，雪白的背暴露在空气中，上头布满了瘀青以及大小不一的伤痕。

“不用力怎么会好？”湘莲拿着药酒使劲地搓，额上满是汗珠。“忍着点。”

“慢点好又没有关系，只不过是瘀血罢了——啊！”手臂上的刺痛让她忍不住又惨叫出声：“闰琳，下手轻点，伤口跟你没有仇的！”

“我的动作已经很轻很轻了，药膏碰上伤口本来就会痛的嘛！”闰琳拿着刀伤药小声地辩解。

“早知道就不答应至尊后了，不但倒霉扛下了皇后这个重担，还累得满身是伤，真是划不来！”穆雪桐将头埋入枕中，咬牙诅咒。

湘莲正要开口斥责，突见黑衍走进房间，立刻弯腰行礼，弯到一半却被黑衍用手势制止。

黑衍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暗示她和闰琳退下。

伶俐的湘莲立刻了解，拉着闰琳悄声走出，闰琳还频频往后瞧，不住偷笑，却被湘莲打了个爆栗，推出门外，将房门带上阻住她的视线，气得闰琳鼓着腮帮子，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见她俩出去后，黑衍生上床沿，掌上运息流转，轻柔地为穆雪桐化去瘀青，手掌所到之处，积血立即散去。

“唔——好舒服。”不曾抬头的穆雪桐含糊地低语，这次湘莲的力道用得刚刚好，手掌抚到之处都热烘烘地，仿佛全身血脉都活络起来。“这样才对嘛，刚刚痛死人了。”

黑衍眼梢浮上一抹笑意，手开始往上移，停留在颈项处温柔地揉捏。

“唔——唔——”穆雪桐闭上眼睛享受这种舒服的触感，发出喟叹。“就是那里，那里有点扭到了，对，就是那里。”

不过怎么湘莲的手开始越过肩头，愈来愈往胸部去了？而且力道轻得不像在按摩，反而像是在抚摸。穆雪桐开始皱起眉头，感觉身下的手几乎碰到乳尖，忍无可忍，大过份了！

“湘莲！你在做——”她用手撑起上半身，躯体反弓，转过头去正好对上黑衍邪魅的眼，脑海顿时一片混乱，半晌说不出话来。

黑衍乘机将手自她腋下穿过，完整地覆上她胸前的浑圆，俯身附上她的耳道：“赢得后位是件倒霉事，嗯？”

他听到了她的抱怨了！穆雪桐瞬间红了脸，黑衍温热的气息扰乱了她。

“放开我！”穆雪桐在他怀中挣扎，却反而被他揽得更紧，徒然增加胸部在他掌上的摩擦面积罢了，只得无助地将头再次埋回枕中，面红过耳。

黑衍见惩罚得够了，发出一声轻笑，将手抽回。等了一会儿见她仍不愿将头抬起，用手指沿着起伏的脊骨划过她粉嫩的背。

“再不起来，我的手可是不会停的！”黑衍的语气带着挑逗。

感觉修长的手指逐渐下移，穆雪桐知道他说到做到，立刻坐起身，扯过绸被掩住胸前，背紧贴着墙，怒瞪着他。

“似乎每次独处，你总是衣衫不整，是故意埋下勾引我的诱因吗？”黑衍看着她的模样，双颊嫣红，灵瞳盈水，让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

黑衍赤裸裸的欲望毫无保留地呈在眼中，让穆雪桐见了红潮泛滥，连白凝的胸肤都微微染上胭红。

“是你每次都随便闯入人家房里的，还把错全怪到我头上。”见黑衍单膝跨上床榻，急嚷：“别再过来了！”

“下个月就是婚礼了，你总要习惯我的。我不喜欢说话离得这么远，过来！”

黑衍朝她伸出手，她反而倔强地别过脸去。

“啊，耗子！”黑衍指着床角大喊，原以为她会尖叫着飞扑而来，没想到穆雪桐却看也不看，不屑地哼着。

“那有什么好怕的！”

黑衍对她的反应哭笑不得，不顾她的抗拒，手用力一带，将她环在怀中。

“这样好多了。”

穆雪桐瞪了他一眼，恼他以强欺弱，身子挺得又僵又直，过了一会儿，见他只是抱着她，没有任何逾矩的动作，才放松了背脊，倚偎在黑衍的胸膛上。

两人静默了一会儿，穆雪桐低头开口：“为什么要解散后宫？”

黑衍一愣，不愿让她知道是为了她，他才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举动。

“腻了。”两个字，黑衍表明了不愿多说。

穆雪桐噗哧一笑，好差的理由。

“为什么腻了？”穆雪桐转头凑上他的眼前逼问，可不让他就这么轻易躲过。

黑衍将额抵上她的，黑晶的瞳孔转深，盈满柔情。

“在这个社会里，一夫多妻的观念是很平常，人们自幼接受这种观念的灌输，而我尚未即位时，身边就不乏妃子相伴，而宫中婢女们也将宠召视为一步登天的荣耀，没有人要求我专情，没有人说这样不对，只有你，我的雪桐，”黑衍双臂收紧。“你提出的质问一句一句逼得我哑口无言，我需要时间，让我思考这突来的惊世之思。”

“然后呢？”穆雪桐咽了口唾液，感觉胸腔像有人在焚烧，干燥异常。

“然后？就只剩下你了。”黑衍顿了顿，下颌摩搓着她的肩窝。“遇到你以后，细细思量，才发觉我从没有爱过任何人，没有人能像你一样，轻易地就撩拨了我的心思，我的喜怒哀乐全系于你，我在乎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闻言穆雪桐红了眼眶，伸手勾住黑衍的颈项，头埋在他的肩膀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黑衍搂着她，柔情爱恋的眼神笼着她的身子，将两人紧紧包围。

“我有话要跟你说。”穆雪桐迟疑地开口。

“嗯？”

“康——不是我的本姓——我姓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才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义父收容了我，赐予康这个姓，之前所说离家养病的说辞全是假的，用来掩人耳目罢了。”穆雪桐低着头，不敢看黑衍的表情。

他执起她的手，在手心划着。“木雪桐？”

她摇摇头，翻过他的手轻划。“穆雪桐。”

“还有呢？”黑衍挑眉，柔声问道。

还有？穆雪桐拧眉暗忖，为什么情况不是她所想象的？为什么听到她来自别的世界却一点惊惧也无？是惊吓过头了吗？

她原本还打算对来历保留一些的，毕竟这对古人而言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但看了黑衍丝毫不为所动的态度，心中微愠，开始叙述自己从何而来，对二十一世纪详细描述。

“我说完了！”见他没反应，穆雪桐薄怒地看着把玩她发尾的他，他到底有没有听进去？！

“就这样？”黑衍抬头，手背抚上她粉嫩的脸，脂粉未施却依然柔嫩细致。

“就这样？”他真的听清楚了她的故事吗？“为什么你不惊讶？”

“我为何要惊讶？”黑衍将她揽进怀中。“未来的世界与我无关，不论那时再怎么进步，思想再怎么自由，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云紬国，如与不知，一样都未曾变过。我唯一在乎的，只是你是否能永远留在云紬国，留在我的身边。”

穆雪桐闻言顿悟，原来之前心中所芥蒂的竟属庸人自扰？

黑衍敛起笑容，用他温厚的声调认真问道：“你想回原来的世界吗？”重影的瞳仁里透着紧张。

穆雪桐展开笑靥，勾上他的颈子。“想啊！当然想，不过找不到法子回去，而且现在当了皇后，可以号令众人，才舍不得放弃呢！”

黑衍喜极，低头吻上她温软的唇。穆雪桐闭上眼，心头的感觉是种解脱，不再想着回去二十一世纪，她已情陷云袖，无法自拔，也不愿自拔。

康艳雅在完赛后强作镇静地回到宫中，脸上的伪装龟裂，再地无法自持地放声狂笑，脸上布满了泪，像发了疯似地将触手可及的物品破坏彻底。

自她将一名入内劝慰的贴身宫女一掌击出门外后，再没有宫婢敢进来清理，每日用膳时间到，只是把餐食放在门口，不敢进来叫唤，那些菜肴却总是被她一脚踢飞。

康艳雅坐在榻上，不知时间流逝的速度，双眼恨恨地望着窗外。房中有如暴风卷过，布帘撕毁，瓷器尽碎，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的。

她入宫已十年了，这十年来她战战兢兢，勤练武艺，怕失宠、防后座被他人所她挖空心思吸引王的注意，迎和王的兴趣，没想到，却输给了一个来历不明、貌不惊人、武艺平庸的“义妹”！

为什么，后宫再诡谲狡诈的场面她都熬过了，却输在原先视之为囊中之物的一步？！是过于大意了吗？

康艳雅两眼瞪得精亮，闪着冷然的火焰。

她要复仇！这个念头有如当头棒喝惊醒了她。

唤来守在门外瑟缩的宫女，为她梳妆更衣。

康艳雅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取出藏在首饰盒内层的短匕首，往紫微宫走去。

御书房外一片宁静，在和煦日光的照耀下，只有清脆的鸟鸣缭绕耳际。

黑衍在书房里批改奏章，想起穆雪桐，嘴角忍不住浮起微笑。

“王！”小八子轻声叫唤。

“什么事？”黑衍收敛心神，重整神情。

“刚刚服侍艳妃的婢女前来禀奏，说艳妃撤了众人，独自前往紫微宫。”

“怎么没人跟着她？”黑衍拧眉。

“艳妃坚持不让人跟。”小八子吞吐地说：“而且——而且——宫女们说艳妃的神色有点不太对劲——”

黑衍沉思，艳妃在想什么？心头一凉，该不会——不好！

“王，你要去哪？王——”黑衍的突然起身吓了小八子一跳，待回神全已不见踪影，只余下被黑衍带起的风翻着书页，拂过他的衣裾。

第八章

房门被猛然推开，正在挑选婚服衣料的穆雪桐抬头，康艳雅瘦削的身形映入眼在旁侍候的闰琳和湘莲都吓了一跳，艳妃怎么会来这里？

康艳雅突然出现，让她们心生戒备，护主心切的湘莲立刻上前挡在两人之间，康艳雅的神情让她不得不警惕。

康艳雅勾起嘴角，不屑地冷笑，这个小丫鬟能做什么？

穆雪桐放下衣物，轻声斥责：“湘莲，不得无礼。”康艳雅的突然来访让她也吓了一跳。

湘莲抗议：“小姐——”小姐不怕是因为她不知大小姐的个性呀！

“你和闰琳退下吧！”穆雪桐暗地拉住湘莲的手，低声道：“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湘莲一脸忧虑地看着穆雪桐不知天高地厚的笑容，叹了口气，知道拗不过她，只好拉着闰琳离房。不过一出了房，即对着闰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身将耳朵贴上门扉，她可不能放小姐和艳妃单独相处。

“难道我们要这样一直站着对望吗？”湘莲走后，康艳雅首先开口。

“坐啊！”穆雪桐尴尬笑道，为她俩沏了一壶碧罗春，顿时房内茶香四溢。

康艳雅随手翻翻散在桌上的衣料。“在为大婚做准备了？”

“嗯。”穆雪桐脸微红，不知该接什么话，只得虚应一声。

康艳雅放下布料，把玩着瓷杯，感受由里缓缓透出的热度，两人之间陷入一片沉默。

“王是怎么跟你诉说感情的？说他爱你，愿为你解散后宫？”康艳雅的话让穆雪桐猛然一惊，一不小心茶水泼出林外。

康艳雅见状笑道：“何必那么紧张呢？”

穆雪桐急忙抢救被茶水浸湿的丝绸，心中忐忑不安，康艳雅的笑声里一点欢愉的感觉也无，还隐约透出一股冰寒。

“为什么？”康艳雅莲指轻托着额，斜睨着她。“为什么？我哪一点输你了？”

我才华比你高，容貌比你美，为什么？为什么王偏偏选择了你，你的运气也真好，那种蹩脚的功夫居然可以把我丢下比武台！”康艳雅倏地攥住穆雪桐的手腕，力道大到让她挣不开。

穆雪桐一惊，不由自主地站起，微微挣扎，一步步往后退。“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康艳雅手上力道更重，艳丽的脸庞罩着寒狂。“失手能把我甩下去吗？你居然说不是故意的？”

康艳雅凄厉的喊声让穆雪桐听了心中一凛，寒毛直竖，转身想奔出门外求救，却被康艳雅射出的飞蝗石打中腿扑跌在地。

康艳雅自怀中取出熨贴己身的利刃，一步一步往穆雪桐逼近。

穆雪桐挣扎站起，背抵着壁柱无路可退，只见康艳雅双手高举，目光凶残，手上银光闪动，穆雪桐紧闭双眼，侧过头，心中闪过黑衍的身影，黑衍——一条人影窜进两人之中，饶是康艳雅及时收手，却仍在来人胸前拖出一道口子，鲜血立即渗出。

“王？”康艳雅不可置信地抵喊，手一松，刀子直滑落地。

黑衍看着她，眼中带着怒焰。

“王？”穆雪桐惊呼，在看到伤口时倒抽了一口气，他替她挡下了这一刀！

康艳雅跌坐地面，泪水缓缓而下，天呐！

“我——我去找御医！”穆雪桐慌忙地往外跑，却被黑衍一把拉住。

“别，只是皮肉伤，不碍事。”黑衍扶起康艳雅，沈痛道：“何苦？聪慧如你，还不懂吗？”

“你的伤——”康艳雅慌乱地伸手捂上他的胸口，却被黑衍伸手格开。

望进黑衍的瞳眸，康艳雅明了，她已亲手斩断了他对她仅存的一丝情分。康艳雅狂笑，泪流满面，转身飞跃出紫微宫。

“我去拿药箱。”将黑衍扶至榻上，穆雪桐忙着急救，他衣襟上的鲜血让她见了心疼又心慌。

黑衍握住她微颤的柔荑，轻轻一带，将她的身子环在怀中。“别忙，一点小伤不碍事，你没事就好。”

黑衍手捧着她的脸，深情凝视，突然低头埋在她的颈窝处，深吸一口气。“天！我差点就失去你了，要不是官人来报——”那种后果让黑衍一想到就差点停止心跳。

穆雪桐忆起刚刚的惊险，也紧紧抱着黑衍，企图从他平稳的胸膛中汲取安全感，和缓不由自主的颤抖。

要不是黑衍出现，怕两人已天人永别了。望着黑衍惊慌的面容，雪桐不禁热泪盈眶。

黑衍将穆雪桐轻轻推开，温柔地拭去她颊上的泪。“好了，别哭，没事了。”

“嗯！”穆雪桐吸吸鼻子，袖子用力抹抹，笑靥灿然。“没事了。”头一低，眉头皱了起来，眼中满是担忧与不舍。“你的伤——”

黑衍起身动手除下衣物，身上只余下长裤，光裸的胸膛出现一条由左肩划至右胸的伤口，约二十公分长，鲜血淋漓触目惊心。

穆雪桐倒抽一口气，急忙从柜子里翻出药箱，站在床前，轻柔地为黑衍上药。

看到伤口这么长，穆雪桐不禁开口怨道：“谁让你挡下这一刀的！”看得她心也跟着痛了起来，呼吸都快停止了。

黑衍被金创药给弄得皱了眉头，忙道：“轻点。”雪桐似乎没注意到她的动作正随着逐渐升高的怒气而加重力道。

包扎妥当后，穆雪桐起身整理药箱，黑衍低头看了不禁哂然失笑，她居然把原本平坦的胸部包成了凹凸有致的曲线，这算是在惩罚他吗？

“技术挺好的啊！”黑衍揶揄道。

听到黑衍的讪笑，穆雪桐红了脸。“人家以前又没包扎过，能有这种成绩就算不错了。”

“是、是！”黑衍笑道，瞳色转深，手在她脑后一揽，头颈一例覆上她的唇。

穆雪桐先是一愣，跟着柔顺地闭上眼，生涩地响应，苦在口中交缠辗转吮着，贝齿若有似无地在他唇上啮咬着，引诱出他更多的需求。

两人的姿势也由原先有段距离的站姿与坐姿，转变成男下女上的亲昵姿势。激情中穆雪桐不小心把手压止了黑衍的伤口，痛得他龇牙咧嘴的。

穆雪桐急忙起身，审视伤口有无扯裂。

“不该见色起意。”黑衍抚额苦笑。

穆雪桐睨了他一眼，瞋道：“谁叫你！”

“好，都怪我！”黑衍坐起将她揽往怀里，在她颊上印上一吻。

穆雪桐调整坐姿，小心地避开伤口，倚在他的胸前。

“你会降罪艳妃吗？”她问道。

“你觉得呢？”黑衍想听听她的意见，毕竟她才是被狙击的目标。

“别怪她好吗？”穆雪桐求道。

“所以刚刚才不让你去找御医。”艳妃的心思他何尝不懂？是他将她逼上绝路的，不过，还还没酿成大错，不然怕有十个艳妃也不够抵了。

“啊！”穆雪桐掩嘴低喊。“差点就害了艳妃。”惊慌之余没顾到那么多，要是惊动了御医，刺伤王这项罪名可是怎么也压不下。

“瞧你莽撞的。”黑衍戏谑道。

穆雪桐不以为然地皱鼻。

“不过，”黑衍凝视着她。“为什么？她想杀的是你，为何你这么轻易就原谅她？”穆雪桐闻言敛去笑容，忧伤取而代之，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因为，我了解她的想法，若换成是我，或许我的反应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说不定。”

黑衍先是怔然，咀嚼了她话中的含意后怒道：“你怎能说这种话？我不会负你的！”她怎么可以在他对他剖明心意后依然对他抱持不信任的态度？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没关系。”穆雪桐摇摇头，故意说得轻松，其实心里有如刀割。

黑衍看着她，一时之间竟不知该怎么说。

他顿了许久才闭眼低喃：“别如此对我，我一生只许下一次承诺，别将它弃若敝屣，求你——”她话里的淡然深深刺痛了他。

穆雪桐掩嘴瞪大双眼泪珠潸潸而下他竟——求她？向来尊傲的他居然放下一国国君的身段求她？

她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

“我相信，我相信——”臻首埋在他的胸前喃道。

躲在外头的湘莲感动地哭了，拉着早已泣不成声的闰琳离开，她可以放心把小姐交给王了。

王成亲了，这是今年最盛大的事，云紬国举国欢胜，为了空缺已久的后位找到人选而欣喜。而龙腾王为了她解散后宫这件事，更是轰动了各国，纷纷派遣使节携来丰厚的贺礼，想要瞧瞧这名掳获龙胜王的女子是何方神圣。

黑衍遵照古礼，下旨遣派专使小八子前往康家行使纳采和问名之礼。

康艳雅见使者到来，深锁房门，不肯出外迎接。康定拓无奈，只得由得她去。

整个婚礼过程，穆雪桐一直是满足的。她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见到古代的完整婚礼过程，而且是属于自己的婚礼。她认真地看着，细细地记在心头，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

等到举行迎亲之典时，已是深秋时分。

那一夜，黑衍全副卤簿，亲自将穆雪桐迎入万寿殿。

虽已有心理准备，但穆雪桐见到仪态俊秀的黑衍专注地看着她时，还是忍不住羞红了脸，心跳加快。

行过大礼，七十二对曳着五彩云裳的宫女，手持垂着珠络绛红纱的宫灯在前面引导，七十二对身穿灿包华服的内侍，张着蓝孔雀的羽扇护拥队伍。

在这盛大华丽的队伍簇拥下，黑衍和穆雪桐步入了洞房。

有人喊着坐床|撤帐|挑头盖|饮合卺交杯酒|穆雪桐却一概没有听进去，她紧张得只听到自己的心跳脉搏，手掌汗湿而冰冷。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发觉四周静了下来，而她的头盖还没挑起。

她有点着慌地掀起头巾一角，看到黑衍就坐在面前，含笑注视着她。

她脸一红，急忙把手放下，却被他一把握住。

黑衍手指微勾，扯掉了头盖，穆雪桐那泛红的桃腮触入眼帘。

“人——呢？”穆雪桐小声地问，低着头，不敢看向黑衍那双混和了情欲与温柔的重瞳。

今夜的气息是陌生的，她怕，却又带着期待。

黑衍挑起了她小巧的下颌，在她耳旁低语：“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的艳容，把他们撤下了，今晚的你，只为我而美。”

黑衍温热的气息撩拨了她，心里有股不知名的情愫窜出，那么急，那么迫切，让她只感到全身虚软，想让他紧紧抱着。

黑衍取过交杯酒，却全置于手中，不交给她。

“喝交杯酒的时候到了。”黑衍笑道，将杯中的酒含入口中。

她还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黑衍揽进怀中，唇覆上她的，将酒液缓缓度入她的口。

那酒的味道是甘甜略带清冽，带着黑衍的气息，滑入喉中，直入心坎。

黑衍吸取着她口中的芳香，划着她的唇形，舌轻柔地鼓动，感觉她的诱人。

他的吻顺着她线条优美的颈项蜿蜒而下，样式繁杂的礼装经过他的手指一拂，毫不费力地自她身上滑落。

哪天也要他教教她这个技巧，她就不用为了穿脱古服而伤脑筋了。这是穆雪桐的理智被灼热时唯一闪过脑海的念头。

察觉到她似乎有点不专心，黑衍勾起了懒懒的微笑。看来是他努力不够。

修长的手指从罩衣滑入，攫住她柔软的浑圆，唇瓣也没闲着，在起伏的锁骨处啮咬，留下烧炙的痕迹。

穆雪桐被他手掌的温度烧红了脸，只觉全身血液全逆流而上，让她没有力气维持心跳。

“别——这样——”她小声地几近呓语。夹杂着醉人的呻吟。

“哦，那这样如何？”黑衍眉一挑，突然将她的衣襟敞开，俯下头将她挺立的蓓蕾轻含口中，用舌尖绕着圈子。

这突来的举动让她抓紧了身下的丝被，下腹传来的骚动让她不知所以。

“别——”她颤抖着抓住他的手，往下压的力道却反而使他更贴近她。

黑衍的嘴唇离开那诱人的蔷薇色顶端，再度封住了她的檀口，舌头伸进了她柔软的唇腔中，穆雪桐羞赧地想要逃离，却被他的手托住后颈，无法逃脱。

他的另一手在她细致的肌肤上游移，像带着火，逐一在她的胸前、腰侧、大腿、臀部，甚至是隔着底裤摩擦着它的密处，留下燎原的灼烧。

不行，不行啊——穆雪桐在心底呐喊，可是却发不出声音，也或许是因为她期待接下来的事情而不愿制止也说不定。

黑衍轻合着她的耳垂，察觉到她些微的抗拒。

“别怕，把你交给我，只要感受我，好吗？”知她是因害羞而制止，黑衍软言相慰，温热的气息平抚了她的颤抖。

穆雪桐迷乱地点头，已无法思考，他的手和口夺走了她的心智。而他突然探入底裤的动作更使她发出一声娇喘。

虽然他的动作轻柔，但带给她的却是如被电流击中的刺激，粉嫩的面颊染成樱红色。

“王——”她虚弱地喊，这种感受她不曾经历过，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只能无助地勾住他的颈项。

“叫我衍。”黑衍嘶哑着嗓子，她的柔嫩蕊瓣包围着手指亦带给他同样的刺激，要不是脑海还记得她是处子，早已不顾一切地要了她。“唤我的名——”

“衍——”她跟着轻唤，双眼迷蒙，带着被黑衍燃起的情欲。

黑衍在她的颈肩处留下细吻，轻轻褪去带着精绣的底裤，微微分开她如象牙白的修长双腿。

“接受我，雪桐，接受我——”黑衍在她耳旁低喃，早已硬直的男性象征缓缓挺入。

突来的撕痛让她忍不住低喊一声，却是咬牙忍住。

黑衍怜惜地停下动作，保持原位，用唇相手再次点燃她的激情。腰部慢慢后移，再缓缓推入，让她适应他。

而初经人事的穆雪桐只能任他左右，让他带领进入绝美销魂的感官世界，随着黑衍逐渐加重推送的力量，攀上了情欲的高峰。

黑衍拥着她，在逐渐平息的呼吸中，汲取她身上的芳香。

她的胸前仍因残存的激情起伏，一次又一次轻触他的胸膛。穆雪桐因刚刚的反应羞红了脸，高潮过后，神智恢复，不知该用什么模样来面对黑衍，只得下意识地用手指在他胸前绕着圆圈，却不知这种举动又撩起了另一波火焰。

手突然被攫住，穆雪桐不解地抬头，迎上那双因欲火而转深的瞳子。她无措地任他握着，她做了什么挑逗他的行为吗？

黑衍轻柔地将她覆在身下，用满腔的情怀将她包围，用着诱惑的节奏深埋她的体内。

在到达爆发极限时，交握住她的双手，在她耳旁低喃：“我爱你，我爱你——吾爱——”

穆雪桐随之到达顶点，黑衍的爱语回绕在耳际。

成礼后，除了黑衍上朝处理国事不能陪同外，随处可见龙腾王俊拔的身影伴着清丽的皇后漫步于林径花丛间。

为了安全考量，穆雪桐依然住在紫微宫中，而她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放任自己在宫中游走，故意迷失方向待黑衍来寻，完全乐此不疲。

这一天已近黄昏，穆雪桐和湘莲在庭中散步欣赏落日，穆雪桐一时兴起，挽起了衣袖、裙角，开始在池畔玩起水来。

湘莲又好气又好笑，怎么成了亲还是小孩样！

“下来啊，水好凉、好舒服的。”穆雪桐笑道，对站在池岸的湘莲叫唤。

“谁像你小孩性重啊！玩够了快上来，别让人瞧见了，会被笑的。”湘莲笑骂着，坐在一旁的树荫下等待。

“要是闰琳的话就会陪我玩了。”穆雪桐低声咕哝。

闰琳不知和小八子跑去哪了，近来他俩关系可好，说恋人不像，倒像是姊妹。

“我听到喽！”湘莲高喊。

穆雪桐嗤哼一声，对着湘莲扮了个鬼脸。

“没想到我云紬国居然找了个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来当皇后，黑衍也大没眼光了。”戏谑的声音自湘莲头顶的叶丛中传出，吓得湘莲放声尖叫、急奔入池。

“谁？快出来！”穆雪桐沈下脸喝道，怎么有人能闯进紫微宫？

“是，遵懿旨。”随着语尾，一名身着白衫的男子飘然跃下，嘴上还叼着一根苇草。

“你是谁？”这名男子浑身上下充满了洒脱温和的气息，不带任何火气，让人感觉愉悦，穆雪桐直觉他是个好人。

“你几岁？满十六了吗？没想到黑衍居然喜欢稚嫩型的。”那名男子不答反问，作弄的成分居多。

湘莲气不过，裙摆带水地冲到他面前，双手插腰大嚷：“无礼！见了皇后还不跪下？擅闯紫微宫，好大的胆子！”

“皇后？”那名男子的眼神在穆雪桐的身上打量了两圈，摇头笑道：“不太像耶！”

湘莲一时语塞，小姐那一身又是水又是泥的模样，的确不像一国之后。

“外表不能评定一个人的一切。”穆雪桐淡道，目光直直地注视着他。“你是谁？”

那名男子在心里喝了一声采，那一瞬间他似乎看见了穆雪桐所散发出慑人的气“我吗？我嘛——”他手指抠了抠下巴，为难地皱眉凝思仿佛为了身分定位而苦恼，突然两眼放亮，手朝穆雪桐袭来。“是刺客！”

穆雪桐伸手格挡，右腿朝他胸口笔直踢去，那名男子使出铁板桥，身子一个后仰躲过这招。

“好险，好险。”那名男子笑道，继续从容地和她过招。

湘莲大急，早知道是刺客就不跟他说那么多了！想出宫搬救兵，奔没两步，一个黑影从头上跃过，落在打斗约两人之中，挡下了彼此的攻势王来了！湘莲大喜，急忙奔回。

“韶，你在做什么？难得回国一趟，第一件事居然是找皇后打架？”黑衍握住穆雪桐的手，将她圈在怀中，侍身对那名男子轻斥。

黑韶耸耸肩，不以为然她笑道：“听说你解散了后宫，想来看看嫂子长得有多美，能让你放弃整池的鱼，没想到——”摇头笑笑，话虽未说得完全，脸上的表情却已表露无遗。

穆雪桐抬头，不解地看着黑衍。

黑衍了解，开口介绍。“这是三皇子黑韶，潇洒成性，现正停留在夔岚国，协商友盟事宜。”

黑韶吹了声口哨。“介绍得好啊！”“潇洒成性？”不过他还是比较喜欢“豪放不羁”这个词儿。

仔细一看，他与黑衍的长相有七分神似，只不过黑衍比较深沉内敛，黑韶比较平易近人。

“难怪刚刚只是要着我玩，要是真的刺客，等王赶到已经来不及了。”穆雪桐笑道，半埋怨半夸赞。

黑韶笑笑不说话，他的手下留情她全了然于胸啊？这个皇嫂的拳脚功夫挺扎实湘莲站在一旁，不悦地撇嘴，原来他们全是在玩，害她自己在旁边穷紧张，白费力气。

“我先回房更衣了。”和黑衍对了一眼，知道他们有要事相商。穆雪桐拉了湘莲先走。

“我待会儿过去。”黑衍轻唤。

“知道了！”穆雪桐回头笑道，拉着湘莲开始小跑步，身形越来越远。

黑衍望着渐远的背影，嘴角噙着一抹温柔的笑，直至人已隐没，才将目光掉回。

“老兄，这不像你哦！”黑韶取笑道，才一年多不见，怎么黑衍全转性了？他不是一向冷漠自持的吗？“你不是从不把女人放在心上吗？”

“等你遇上你的对象时，你就知道了。”黑衍笑得满足，眼中充满柔情。

看得黑韶心里酸味横溢。可不是？他已经尝到那种滋味了。

黑衍与黑韶坐在御书房里，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新茶。

“什么事？”黑衍问，黑韶性喜流浪，极端厌恶宫中限制严格的环境，除非有要事，否则绝不会无故回宫。

黑韶敛起脸上惯有的笑容，一脸的正经严肃。

“近来熊出国动作频繁，先是向夔岚国要求结盟被拒，再来是大批的商贾涌进云紬国，难道你没发觉最近国内的外民多了起来吗？”

黑衍闻言凝神思索，果真有其事。原以为是因为他与雪桐大婚所带起的商机，但婚礼已过数月，人却没有离去的趋势，如今被黑韶点出才感到不寻常。

“而且常有人夜探黑彻的府邸，往往一入府内，挑灯直至丑时过后才离去。”

黑韶语重心长地点到为止，神色暗沈地望着黑衍。

“你的意思是？”黑衍眉头皱起，心开始往下沉，他不想往那方面想，可是事实却是如此。

黑韶无奈地点头，对于大皇子的所作所为已无话可说。黑彻这算是引狼入室啊！黑彻让皇位的权力给蒙蔽了心智，做出不智的决定。

黑衍靠向椅背，仰头抚额，双目紧闭。上次黑彻谋反饶他已属循私，没想到现在竟意图勾结外患叛国，这次他也无法再包容自己的兄弟了。

“大哥他思想偏差，一错再错，不管有什么结果，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黑韶走至他身后，手按上他的肩头。

黑衍微微一笑。“我自有主意。”

“好了，消息带到。”黑韶整整衣服，脸上又恢复了那天地不怕的惯有笑容。

“这么快就要走了，不去看看母后？”黑衍问道。

“不了，她一看到我，除了逼我成亲还是逼我成亲。”黑韶一副敬谢不敏的态度。“帮我转告一下，说我很想她，这样就好了。”他还得赶着回夔岚国呢！

“也罢，”黑衍望着这个和他感情最好的兄弟，知道他心有所系。“去吧！”

“帮我问候一下嫂子，希望下次再见到她时气质已经成熟。”黑韶谑道，双手抱拳，身子划出一个优美的弧度跃出窗外，转眼间已不见人影。

黑衍笑笑，转身走向紫薇宫。

第九章

用过膳准备就寝的穆雪桐坐在梳妆台前，拿着梳子的手举在半空中，怔怔地坐着发呆。

“在想些什么？”黑衍温柔地自她背后抱住她，在雪白的颈项印上一吻。

“没什么。”穆雪桐回首对他嫣然一笑，握住他的手。“黑韶呢？”

“回去了。”黑衍用他柔软的鼻翼在她颈后摩挲。

“那么快就回去了？”穆雪桐皱眉，原本以为他们兄弟俩许久未见，可能会挑灯夜话，所

以她才早早准备上床的。“他找你什么事啊？”

“聊聊他在麦岚国的情况罢了。”黑衍不想让她担心，把事实遮掩下来。

只为了聊聊天就特地跑回来？穆雪桐不以为然地一哼，当她三岁小孩啊？

黑衍轻笑，知道聪慧的它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将她的手握至嘴边轻吻，轻抚她的青丝，转移话题。

“来，我有东西要给你。”黑衍站到她的身后。

穆雪桐看着镜中倒映的两个身影，不解地回头，又被黑衍轻轻转回。

“闭上眼，快！”黑衍轻快地说。

她粲然一笑，听话地闭上眼，任他摆布。

只感觉黑衍温柔地拨弄她的长发，不知在做些什么。

“好了吗？”她问。心里猜想大概又是些金饰珠冠之类的东西了。

“好了，眼睛可以睁开了。”黑衍附上她的耳旁轻道，温热的气息吹得她脖子痒痒的。

穆雪桐笑着伸手去拂，眼睛睁开，看到镜中的自己，乌亮的发丝被高高拢起，简单地盘成一个髻，上头以一支簪子固定。

那根簪子呈淡褐色，雕着数朵梅花，一朵一朵地绽放在簪末，整根簪子除了那几朵梅花和色泽外，再没其它装饰。

“好漂亮！”她惊呼，她一向喜欢这种简单高雅的东西，而排斥那些珠光宝气的头饰。

“怎么会有这个？”

“贺你又长了一岁了，雪桐。”黑衍说道，眼里蕴满了笑意。

穆雪桐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心里顿了下才想起，对啊，今天是她的农历生日，她都忘了。

“你怎么知道？”

“成礼时间过你的生辰八字，你忘了？”

“没有，只是——”只是没料到他会牢记在心，还给她这个惊喜。

“喜欢吗？”黑衍问，见她用力点头满意地笑说：“那就不枉我刻得那么辛苦了。”

“你刻的？”穆雪桐睁大双眼，急忙拔下簪子细看，雕工虽细，却仍看得出有几瓣梅花瓣给刻上了缺口呢！泪水迅速模糊了双眼，他竟亲手为她雕了一根发簪！

“见之前送你的珠宝首饰全让你搁在珠宝箱里，没见你戴过，就知道你不喜欢那些了。心念一动，帮你刻了一根簪子，还被小八子笑呢！”黑衍宠爱地看着她。

那时叫小八子帮他传来木工的师傅时，小八子的眼神活像他突然长了三头六臂似的，待听到他要学雕簪子时，更是整个下巴掉了下来，说什么地合不回去。

“师傅夸我是难得一见的雕工好手呢，不夸夸我？”黑衍戏道。

穆雪桐感动得泪如泉涌，只能紧握住簪子，半晌说不出话。

黑衍心疼地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刻了，看你哭成这样。”说完作势抽回簪子。“还是还我吧！”

闻言穆雪桐赶紧把簪子藏到背后，不让他拿走，看到他脸上戏谑的笑容，才知道是捉弄她，握拳捶上他的胸膛。

“你怎么可以玩我……”她嗔道。

“玩你？”黑衍摇摇他的食指。“这种程度怎能叫玩？要玩你，应该这样——”他由身后吻上她的耳垂，手自罩衣的衣襟探入，覆上她挺立的蓓蕾，揉搓逗弄，感觉她逐渐高升的体温，看着潮红布上了她的粉腮，想象手掌底下的浑圆亦染上嫣红。

穆雪桐闭上眼，由皮肤的触动来感觉他的温柔，感觉那修长的手指将罩衣拉下她的肩头，唇轻轻含住在夜温里轻颤的粉红，还有自下襞滑入的手指，绕着她温软花瓣，慢捻轻揉地挑起她的需求。

“别——玩我了——”她半启着眸，话语因他四处攻略的手所造成的波动而断续无力。

“说，送给你这份大礼，有什么奖赏？”黑衍不安好心地笑着，手依然不肯停，看她在他的抚弄下娇声细喘。

“求你——”穆雪桐模糊呓语，神智已被他的高温熔成岩浆，无法思考。

听到她的恳求，黑衍满意她笑了，抽回手将她抱起，放在榻上，解下帷幔，为她除去衣物——满室的春光旖旎，暂时覆盖了侵略的阴影，然而，那抹黑暗，依然存在，虎视眈眈地预备伺机而起。

夜深了，天暗了，时候到了——康艳雅站在庭中，将手上的信鸽往上一抛。白鸽得了自由，立刻展翅飞翔，飞向北方。

“大小姐，老爷找您。”一名婢女怯怯地站在廊下叫唤。

大小姐自从被遣返回乡后，整个人阴沉难测，满脸仇恨，全失了以往柔媚的模更吓人的是有一晚她起身如厕，才刚推开房门就看见一条人影飞过，吓得她差点停了呼吸，好奇心驱使让她再看了一眼，想说就算明日要叫嚷有鬼，也得看个清楚才能描述鬼长得什么样，好有个实证实据。

这一探头，让她吓得软坐在地，哪是鬼，那是大小姐啊！虽然她一身黑衣劲装，脸上还缚上一条黑巾，可是那根她亲自为大小姐插上的金步摇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她可错认不了。

她吓得茅厕也不去了，连滚带爬地回到床上，蒙在棉被里不住地打哆嗦，要是大小姐发现了自己窥见了它的秘密，一定会被灭口的。

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动静，可能没被察觉吧！她暗自吁了一口气，直想好险好险，不过这件事还有个后遗症，每晚时间到了，她都会自动醒来，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综合几天观察下来的结果，大小姐虽不是每一天都溜出府外，但数数也不下十次呢！

康艳雅看也不看她一眼，仰头望天，不知在想些什么。

婢女苦着一张脸，心里犹豫再三，只得鼓起勇气再次叫唤。

“大小姐，老爷找您去新月阁。”

康艳雅浮起一抹冷笑，轻道：“也该是时候了。”

“您说什么？”大小姐好象说了些什么。

康艳雅冷冷地扫了她一眼，立刻把她吓得噤若寒蝉。

直至康艳雅衣袂曳动离去，胸中憋了许久的大气才敢吐出。以后再也不用接近大小姐了，那名婢女忿忿地跺脚，跑去找负责调度人手的大婢，打算请大婢把她调离康艳雅身边。

康定拓站在新月阁的入口处，双手背负着，望向阁旁的莲池。

“爹，您找我？”

康定拓闻声转头，同她招招手。“陪爹走走吧！”

康艳雅点头，跟在他后头，绕着池畔行走。

“艳雅，别再挂念着王了，王的心不在你身上，就算你留在后宫多久也没用。

倒不如像现在，出了宫，倒还自由些。”女儿这些日子以来的愤恨他全瞧在眼里，让他操心不已。

“我已经不想王了。”康艳雅不屑地哼着，眼中闪过冷然的杀气。黑衍，他居然将她的心践踏在脚下，不屑一顾，她会要他付出代价的。

“这就好，视野放宽些人生漫长，还有大好时光要过的。”康定拓欣慰地笑笑，想通了就好。

“大好时光？还得靠您成全呢！”

康定拓停下脚步，不解地回头。“什么意思——啊！”

康艳雅脚往他的膝后一踢，将他踢跪在地，纤手拿上了他的背心要穴，康定拓顿时浑身酸软无力。

“你做什么？”康定拓惊喊，不敢相信亲生女儿居然会对他动武。

“都怪你！”康艳雅咬牙切齿地怒骂。“要不是你当初收留了那贱货，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被遣送回门的局面，都怪你！”

“艳雅！”他从不知道原来她是这么想的，心中沈痛，他自己养出的好女儿口

“别叫我！”康艳雅加重手上的力道，痛得他冷汗直流。“你自己犯下的错你要自己补救。”

“怎么补救？”望着眼神狂乱的女儿，康定拓痛心疾首。“王不可能再回到你身边了。”

“谁稀罕？我要你们死，我要你们死！”康艳雅尖嚷。

“艳雅，你别一错再——”康定拓还待劝阻，却被突然行动的康艳雅打断。

她手劲一吐，将康定拓震入池中，“错”这个字消散在波光粼粼中。

望着两鬓微白的爹，两目圆睁，口中不断吐出大小不一的泡沫，双手挥舞，康艳雅只感到复仇的快感，满脸是狰狞的表情，此时的她神智已经丧失，脑海中只填满了复仇两字。

一生弄文的康定拓不谙水性，只是身子一阵抽搐，沉默在池水中，随波晃荡。

穆雪桐，下一个就是你跟黑衍了！康艳雅仰头望向宫中的方向，开始放声地狂笑。

正理首书堆中的穆雪桐接到消息时，有如被雷电贯穿身体，半晌无法动弹，手上的笔跌落书上，染开了一片污渍。

义父过世了？她巍颤地站起，脑海中尽是康定拓慈爱的身影，义父过世了？她的泪水不住滑落，连湘莲收拾行李的动作都嫌太慢，心早已横越千里，只想奔回康家。

“湘莲，别收了，没有时间了！”穆雪桐催道，不住的哭泣让她的眼跟鼻头一直是红的。

湘莲的眼眶也红红的，老爷对待下人一向宽厚，如今接闻丧讯，教她怎么不难过？

“小姐，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是奔丧的车队还没备好，就你一个人急着出发也是罔然啊！”

“我——”穆雪桐哪里不懂？心里的煎熬却是让她一刻也坐不住，只是在房间里绕着圈子踱步，一想起康定拓对她的疼爱，忍不住蹲下身子抱膝哭泣。

要留守宫中的闰琳停了收拾的动作，担心地看着她，正想起身安慰时，被湘莲拦住。

“没有用的，由她去吧，赶快收拾东西要紧。”湘莲说道，别过头偷偷拭去眼角的泪。

“雪桐。”一声轻唤使她抬了头。

湘莲和闰琳连忙跪下行礼，黑衍袖子一拂示意她们平身。

拭去泪水看清来人，穆雪桐起身扑向黑衍。“义父——义父他……”她已哽咽得无法言语。

“我知道。”雪桐的伤痛感染了他，黑衍紧紧地环住雪桐，想藉此分担她的感伤。

“义父他待我很好，很好的——”雪桐将脸埋在黑衍胸前，不住哭泣。

黑衍感觉衣襟一片温热，心疼地勾起她的下颌，将额抵上她的。

“康太尉见你这么不顾身子地为他掉泪，会走得不安心的。”细长的手指轻轻为她拂去泪珠。“别哭了。”

穆雪桐点头，胸前仍因制止不了的抽噎，间歇地起伏。

望着她被泪水清洗过的面容，清灵无瑕，黑衍手一紧将她的头按上他的肩头。

“熊出国王来访，我无法陪你们前去，我已下了皇令，军队会护佑你们迅速抵达，”黑衍将头埋在她的颈窝处，深深汲取她的芳香。“你生不惯马车，要小心身子，不舒服尽管说，别硬撑，知道吗？”

穆雪桐轻轻点头，泪水再次一涌而出，这次却是为了离别之苦。黑衍如此缠绵难舍，让她无法放下。

两人紧紧相拥，像一对交颈鸳鸯，将被人强行拆散，湘莲看着，这个念头忽然一闪而过，连忙用力摇头。对于刚刚的想法自我暗斥，但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却逐渐扩大。

康定拓既为前任太尉，亦为国后之父，葬礼以几近国丧的仪式隆重厚葬。

康夫人只是号啕大哭，逢人便诉说她的命苦，对于葬礼一概不予插手，所有大小事宜全由康艳雅出面打理。

穆雪桐一向厌恶那种充满虚情假意的排场，只是躲在康定拓生前最爱的留的书斋里，习写祭文，点火焚燃，将思念感恩遥寄上苍，用心吊唁。

丧期中康艳雅没有落过泪，只是容包哀凄地谢礼答礼，井井有条地替前来吊丧的亲友安排一切问题。

黑衍遣小八子送来祭文，在当众宣读后，小八子偷偷站至穆雪桐身侧，不动声色地递给她一封信笺。

这个举动当然没逃过康艳雅无时无刻盯着穆雪桐的眼，她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穆雪桐接过信，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里，手因过于喜悦而抖着，撕开封口，读完信后，将信纸紧紧压在胸口，好似这样可以感觉到黑衍宽厚的胸膛就在身后。信里所意含的关切深情让她感动得想哭，直想飞奔而回，投入那似水柔情的怀抱。

康定拓下葬后，前来参加丧礼的亲友尽数散去，康府又回到往日的平静，不同的是，康定拓的吟朗声不再出现。

由宫中追随之来的奴婢也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回宫的工作。

穆雪桐躺在床上，想到明天就要启程回宫，心里就忍不住雀跃起来。

莲舌轻吐，暗斥自己，再不睡明天哪有精神坐车？一想起为时长久的车程就忍不住皱眉，真希望能瞬间转移，立刻回到黑衍身边。就在胡思乱想间，渐渐沈入梦乡。

深夜，月如钩高挂天际，隐隐泛着寒光。几条人影迅速翻墙而入，为首的蒙面黑衣人打了几个手势，其余众人立刻窜进府中的每个角落，留下五人跟着首领悄声来到穆雪桐房前。

“怎么这么晚才来？”不悦的声音响起，身着劲装的康艳雅从阴影中走出。

“说好了丑时动手的，我们现在来正好。”那名首领反驳，音调因不服略微上“噤声。”康艳雅冷道。“你想把猎物吵醒不成？”

那名黑衣人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不再言语。使了个暗号，五名手下会意地分别由各个窗台悄无声息地跃入，取下门闩，将门大开，月光直射而入。

康艳雅走入，望着床上被月光笼着的穆雪桐，脸一狞，取出怀中短刀就要朝她激射而去，却被紧随而进的黑衣人拦下。

“你做什么！”黑衣人气急败坏地怒吼。“不是说好了要留活口的吗？我们还得用她来牵制黑衍。”

康艳雅不屑地掉过头去，站得远远的，并不答话。

那人的吼叫声惊醒了穆雪桐，眼一睁开就看见七、八条人影站在床头，心中大惊，思绪飞转，不动声色地保持原来的姿势装睡。

要不是还得利用康艳雅对皇宫的熟悉度，早在她把康雪桐引来后就取她小命了。黑衣人气得胸膛起伏，靠近床榻想要制伏穆雪桐。

没想到原本以为熟睡中的人儿一跃而起，左手扭住他的手翻转背后，右手紧勾住他的颈子厉声喝道：“要命的就别动，小心我扭断你的脖子！”

黑衣人一惊，不敢妄动。

康艳雅见同伙落在雪桐的手中，只是冷冷一笑，像看戏似的袖手旁观，把那人恨得牙痒痒的，暗地发誓，总有一天要你这个姓康的贱人死在我手上！

其余的人见首领被制，都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一段距离，只能挡住出口，不让她逃脱。

“让开！”穆雪桐将手收紧，那名黑衣人少了氧气的供给，脸胀红了起来。

那些手下见状，无法可施，只得让出一条通路。

穆雪桐缓缓往门口退去，一面留神对方是否会伺机行动。

“小姐！”一声饱含惊惧的声音自身后响起，穆雪桐转过身去，对上的是披头散发、大刀架在脖子上的湘莲。

穆雪桐脸色一变，喊道：“一个换一个！”

突然房内的人口哨一次，一片黑暗的康府霎时灯火通明，自房门望出，康府所有的人全跪在庭中，全由持刀的黑衣人压制着。半夜经此大劫，人人吓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

“把人放了。”康艳雅冷道。

穆雪桐沉默了会儿，衡量一下结果，不得已只好松了禁制。此时眼见康夫人也跪在人群中，衣衫凌乱，额角带血，可能是拉扯挣扎中受了伤。

“你好狠的心，连自己母亲都不放过。”穆雪桐斥道，见黑衣人走至康艳雅身边，抚着喉头，不住呛咳。

康艳雅闻言开始大笑起来，尖锐的笑声在寂静的夜里，如泉啼，如鬼泣。

“爹我都杀了，还怕这些吗？”

穆雪桐闻言睁大双眼，不可置信地望着她。

“义父是你杀的？”天呐！她一直以为义父是失足落水溺毙的。

“他是引你来的主要关键，总算他在死之前也多少有一点作用了。”康艳雅怒哼一声。

“你不是人！”穆雪桐怒吼，气极而泣。欲冲上前去，那名押着湘莲的黑衣人手上的刀微微一收，湘莲的颈子上立刻泛出血痕，穆雪桐只得忍下来，怒瞪着康艳雅。

“将人押回。”那名首领下令，立刻有两人向穆雪桐靠近。

“我自己走！”穆雪桐使出足扫，将一个想伸手碰它的人踢倒。“我还要拿个东西。”

另一人用眼神向那名首领请示，首领点头，才退至后头，监视着她。

穆雪桐拿起置于梳妆台那根黑衍送她的发簪，插在头上，在数人的包围下往门口走去，经过那名首领身旁，手迅速一抓，黑巾落下，呈现眼前的是一张酷似黑衍的面容，不同是多了愤恨不平，多了恶狠凶残。

“你——”穆雪桐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反正布在宫中的人手应该也行动了，就说给你听吧！”那人狞声说道。“我叫黑彻，是黑衍的长兄，我要来取回属于我的东西。皇位、权势，甚至你，应该都是属于我的，是黑衍夺走了我的一切！”

黑衍还有哥哥？穆雪桐一时之间无法消化这突来的讯息。

“够了没？”康艳雅眉头皱起，她可不想听他发牢骚。不耐地说：“提那些做什么，还不快走？要是误了时辰，配合不上马元在宫中的突击，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

黑彻虽然不服，还是闭上嘴，再次在心底暗咒。

“这些人怎么办？”押着湘莲的那人问道。

黑彻顿了顿，说道：“把这个丫鬟带着，其余的全杀了！”

穆雪桐抬头看向康艳雅，在她脸上没有丝毫的不忍，她的母亲也在里面啊！仇恨真能使人丧失至此？！

黑彻放出通知得手的鸽子，一声喝令，黑衣人迅速退去。在一片刀光火影中，康府成为人间地狱。

第十章

“王，马元失踪了。”一名奉令监视熊出国国王的武将夜入御书房，同黑衍禀告。

“是吗？”黑衍了然一笑，也该是时候了，亏马元忍了那么久。

“王，要不要属下去将他找回？”

“不用，我自有主意，退下吧！”

那名武将抱拳退下。

黑衍站起，血液里的好战因子开始沸腾，只对穆雪桐展现的温柔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君临天下的雄视霸气。

趁雪桐不在宫中，一举断了后患吧！

深夜，马元接到黑衍的传讯夜，下令假扮商贾、农工等埋伏潜入云紬之先发部队，呼应城外守候、宫内由他带入之守卫军等，里应外合，准备攻黑衍个措手不及，一举拿下云紬国的首都。

这次一定要将黑衍这小子的脑袋挂在城墙上示众！马元一思及此，阴恻恻地笑了。

一勒缰绳，胯下的马两腿站立嘶鸣一声，马元身着战服，带领百员人马，冲入皇宫。

熊出国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路上毫无阻碍，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马元，丝毫没有留意到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过于得心应手。

马元带兵闯入因穆雪桐返乡，黑衍暂时挪居之正隆宫，麾下士兵高举火炬，将正隆宫照映得明亮如昼。

“黑衍！你已经被包围了，如果你滚出来后跪下，我可以饶你不死！快给我滚出来！”

马元大喊，底下士兵重复一次，顿时喊声震天。

等了许久，正隆宫里依然房门紧闭，连闻声而来的宫婢们都不见一个。

马元开始恼怒，旁边副将献议：“王，情况有点不太对劲，今晚进攻得过于容易，恐怕有诈。”

马元反手一掌，将那名副将自马上打下。

“在战场上你跟我说什么泄气话！势如破竹是因为咱们熊出国的士兵锐不可当，再多说一句我就要了你的狗命！”马元怒吼，转头仰天大喊：“黑衍，你给我滚出来！缩头乌龟很好当，是吗？”

那名副官见马元不可理喻，气得退至队后，不再插手。

“黑——”马元正待叫嚷，却被凌空激射而来的不知名物体打中嘴部，满口鲜血。

身着白衫的黑衍自屋顶飘然跃下，神色自若地站在庭中。熊出国的士兵见了黑衍狂霸自成的气度，皆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我的名讳岂是你这等小人可叫得的？”黑衍的语调不曾提高，却让闻者打起寒颤。

“你——”马元捂嘴手指着黑衍，气得说不出话来，吐掉口中鲜血才看清黑衍用来打他的原来是一枚铜钱，怒道：“你已经没有说这话的资格了！看来你还不了解现在的情势，看看四周大军环伺，你就别再挣扎了，快快束手就缚吧！”

黑衍淡淡地扫了全场一眼，泛着冷光的重瞳又回到马元身上，面无表情地说：“这又如何？”

马元一愣，竟被他的眼神看得说不出话来。

“王，放火箭！”旁边一名将领提醒。

对啊！还有这一招！马元略定心神，想己方人数众多，拿下云紬已是探囊取物，何必怕了这小子。

“火箭手，搭弓——”马元喊。

突然一声尖锐的哨声传出，火箭手的弓还未从箭袋抽出，正隆宫的屋顶、围墙上冒出了数不胜数的弓箭手，所有的箭头全居高临下地指向马元及熊出国的军队。

小八子手拿着短哨，笑吟吟地从正隆宫大厅开门走到黑衍身边。

“王！”小八子跪下请安。

“起来吧！”黑衍点头。

形势顿时逆转，马元又急又怒，看到黑衍与小八子目中无人的态度怒火更甚。

“地堂队，士啊！”马元手一挥，步伐开始后退。

黑衍好整以暇地看着敌方，不躲不闭。

两队人马衡向黑衍，奔至跟前全数单膝下跪。

“王！”数十人齐喊。

“嗯，辛苦你们了，全退下吧！”黑衍淡道，原属熊出国之地堂队应答：“是！”站在黑衍身后。

马元大惊，什么时候军队给人混进来了？眼见大势已去，转身欲带兵撤退，却意外地发现身后士兵全举起矛剑对着他。马元这才看清，除了重要将领外，士兵全给人掉包了。

“我的人呢？我的人呢？”马元急吼，不住跳脚。

“全给我的特卫军押下了。”黑衍冷道。

“我在宫外还有军队，要是你不放我离去，我马上要他们攻入城中，”马元开口恫吓，做最后挣扎。

“那些人全让麦岚国的军队拿下了，你还有什么绝招？一并说完吧！”一抹身形从墙上凌空翻入，黑韶轻佻的语调响起。

黑韶站至黑衍身侧，笑道：“我来得刚好吧！”

“都说了我处理得来，何必劳动麦岚国？”黑衍微微皱眉，对黑韶的劳师动众不表赞同。

黑韶耸肩。“我知道啊，只是凑凑热闹嘛！给个机会玩玩，不然麦岚国都没有实战经验。”

马元见他俩旁若无人地聊起来，身形一矮，正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走，却被一把刀抵住了背心。

“往哪里逃？”不知何时，黑韶已来到马元身侧，刀锋往前递送数寸，敛起笑容。

“说，黑彻呢？”

马元倔强地别过头，不肯透露。

“不说？好！”黑韶将马元的双手反扭至背后用单手施力箝制着，另一手控住他的后心。

“再不说我就震断你的心脉！”

马元只感到腕间奇痛，心肺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急道：“别下手，不然你就见不到康家那贱货了！”

原本站在远处的黑衍闻言，一个起落立刻来到马元面前，锁紧了他的颈子，脸罩寒霜。

“你说什么？快说！”

“衍，冷静点！”黑韶拉脱他的手，这样下去话还没问出来，人就已经死了。

一把揪起马元的衣领。“快说出你们的计划！”

马元心胆俱裂，终于明白两人之间的差距是多遥不可及，而他竟还妄想能取而代之。

“康艳雅下手杀了康家老头，把康雪桐引回康府。再由黑彻带入绑走康雪桐，做为牵制黑衍的工具。而我假藉访国的名义进入宫中，接到黑彻得手的信息后起兵造反，再由黑彻和康艳雅押着人质，带着驻守在康府的军队进宫接应。”

“黑彻有何好处？康艳雅有何好处？”黑韶收紧力道。

“我答应只要黑彻永远对熊出国俯首称臣，就让他管理云紬国，而康艳雅她是中途自己来找我们的，她愿无条件帮忙，只要在康雪桐没有利用价值时，把她交给康艳雅就成了。”

为保性命，马元只得全盘托出。

黑衍听完怒不可遏，重拳将马元打昏在地。

“将他押入天牢！传令下去，将熊出国战败的消息掩下，守好战俘，不准有任何讯息泄漏出去！”黑衍运起内功，将命令远远传出，众将士大声应答：“是，遵皇旨！”

“我带麦岚国的军队——”黑韶开口，却被黑衍伸手拦下。

“我去就好了，怕人多误事，玎草惊蛇。”黑衍急奔回内室，吩咐小八子为他取来劲装。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是临时有状况怎么办？”黑韶跟上，大声怒吼。

黑衍不理，径自换上衣服，系紧腰带。

“黑衍，要是有一个失手，你身陷险地也就算了，我相信你有能力脱困。但是嫂子怎么办？叫她赔了性命吗？”见黑衍就要飞身离去，黑韶急道。

黑衍动作停顿，留下一句：“要来就来吧！”身形迅速离去，转眼间已在宫围之外。

黑韶大喜，急忙施展轻功跟上。

黑彻率众隐藏在离康府约十里的一座废弃大宅内，等待马元消息。

“怎么马元都没有消息传来？！”黑彻怒吼，绕着内室踱步。“该不会是他杀了黑衍，自称为王了吧！”

斜靠椅背的康艳雅用眼角扫了他一眼，两眼闭上不再理他。

坐在角落的穆雪桐握住惊吓过度的湘莲的手，低声安慰。黑衍会平安把她救出去的！穆雪桐紧握住手中的簪子，对黑衍抱持信心。

见没人理他，黑彻怒极，开始发飙。“怎么都不讲话？啊？说啊！”黑彻掌力一吐，掌下的桌子顿时缺了一角。

湘莲见状，更是脸色惨白地往穆雪桐怀里躲。

假寐中的康艳雅不堪其扰，冷冷地瞪他一眼，走出屋外。

黑彻急忙跟上。“你要去哪里？是不是要去跟黑衍通风报信？”伸手就要去拉她的衣袖。

“你敢再碰我一下，你就试试看！”康艳雅瞪着他的手叱喝，黑彻的手顿时停在半空中，不敢前进半分。

康艳雅不悦地甩袖离去，黑彻呆愣了一会儿，回神后开始痛骂。

此时两条人影跃上屋脊，正是黑衍与黑韶。

黑衍做了手势，要黑韶下去救雪桐，黑彻由他负责。

黑韶点头，两人分别行动。

站在庭中的黑彻还在不住破口大骂，丝毫没有发现有人闯入，并且将他的部下一一点倒。

“大哥。”

黑彻回头，看到黑衍近在咫尺，心头大惊，急忙往后跃出数步，摆起备战的姿“为什么要如此？”黑衍沉声道。

“哼！”黑彻轻蔑地嗤道：“你登上了皇位，当然不晓得我为何如此。”见黑衍独处，机不可失，身形一闪，迅速朝黑衍攻去。

黑衍举臂招架，只守不攻的打法用来对付黑彻依然绰绰有余。黑彻亦看准了这一点，招招狠辣凌厉，直取黑衍命门，却被一一档下，心开始浮躁。

相形之下，黑衍的守势从容，身影飘飒。数十招过后，黑彻的气息开始紊乱，而黑衍心系雪桐的安危无心恋战，掌劲一催，没两下就将黑彻打败，压制在地。

“别动，不然她的身上就会多了两个窟窿。”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黑衍转身，康艳雅手持长剑架在穆雪桐的脖子上，而黑韶扶着虚弱的湘莲，站在远处，一脸挫败。

“她太聪明了，我还没找到嫂子，她就把嫂子押走了，我只来得及救这个宫女，抱歉。”

黑韶低声道，为自己的失手痛恨不已。

“不是你的错。”黑衍摇头，饱含柔情的眼光看同被点了哑穴的穆雪桐，两人四目交缠，谁也舍不得移开视线。过了良久，目光才落到康艳雅身上。“马元已败，黑彻被俘，同伙都在我的手上，你挣扎又有何用？”

“我才不在意他们，你爱杀谁便杀了吧！”康艳雅眼神转狠。“我的目的只在她！”

趴伏在地的黑彻闻言大骂：“你这个贱人！”

“艳雅，你又何苦？”黑衍一步一步朝她迈近。

“我又何苦？”康艳雅凄笑。“我在宫中用去了十年青春光阴，却落个遣返回家的下场，你说我又何苦？”

“是我负了你，你要报仇就找我，别牵连雪桐。”黑衍沉声道，企图将康艳雅的目标转移。

苦不能言的穆雪桐急忙用眼神阻止，她不要黑衍用他的性命来换她，她不要。

“不！我只恨她，只要她不出现，一切都是我的，只要她死！”康艳雅狂喊。

“就算她不出现，我还是不会爱上你。要是雪桐死了，我的一生中就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黑衍将她的奢想完全否决。

康艳雅闻言怔愣，两眼无神，持剑的手开始下垂。

趴在地上的黑彻见众人注意力全集中在康艳雅身上，抄起怀中预藏的毒针，往黑衍射去。

黑衍听到声响已经闪躲不及，隐约中闻到一股腥甜，针上所喂药剂含有封喉剧毒康艳雅见针上青光反射，毫不思索地推开穆雪桐，往黑衍站的方位扑去，手中长剑射出，剑身透体，将黑彻钉在地上瞠目身亡。而毒针同时也钉入她的身子，直没入体。

黑衍倾身接住康艳雅往后倒的身子，将之轻放在地，急忙点住周身大穴，护住她的心脉，怎奈毒性太剧，转眼间已面唇发紫，两瞳涣散。

“我真的——爱你——真的爱你啊——”康艳雅泪水滑落眼角，虚弱喊道。

“艳妃！”见她命在旦夕，黑衍握住她的手轻唤。

王唤她艳妃呵！王还承认她是他的妃啊！康艳雅勾起满足的微笑，闭上眼，永远不再睁开。

“衍——”被黑韶解开穴道的穆雪桐抚上黑衍的肩轻唤，泪不断滑落。

“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黑衍搂住她，怕她会离他而去。

自他懂事以来，不曾有一刻像刚刚那么紧张无助，盯着那把长剑，深怕艳雅随时力道加重，取走雪桐的性命。

穆雪桐埋首于黑衍胸前，强装出来的坚强崩垮，泣不成声。

黑韶微微一笑，知道自己在这里碍眼，向外走的同时不忘带着湘莲一起。

“你叫什么名字啊？”

“婢女湘莲。”

“湘莲啊，有份好差事让你做，要不要？”

“什么事呀？先说来听听。”

“看到大门口那几个倒在那里像木头人的混帐没有？去找这里的官府叫人前来捉拿，包你有赏——”

当夜，黑衍担心穆雪桐承受不了即刻出发的劳累，决定投宿在镇上的客栈里。

黑韶知道夫妻俩分别已久，总是——嘿！嘿！对穆雪桐交代一声，带着湘莲识相地先行回宫。

黑衍知道后，微微一笑，轻斥一声：“胡闹！”

用过膳后，黑衍的吩咐店小二分别在两间上房备妥热水，准备洗去一身尘埃。

为什么要两间房间？因为黑衍怕穆雪桐历劫归来，体力尚未恢复。和她同房，会无法控制自己，还是分房睡妥当点。

黑衍沐浴完毕，唤来店小二撤下浴盆，身着罩衣坐在床沿。

待会儿过去看看雪桐，黑衍心里正这么想时，听到门被开启的“咿呀”声，头微微一抬，穆雪桐那轻灵的身影伫立于房中。

穆雪桐已换下破损不堪的衣服，身着路上买来的新衫。一袭雪纺的罗纱映衬着它的纯洁，红色丝络系在腰上，更显得柳腰不盈一握。柔亮的乌丝高高拢起，唯一的装饰是他亲手为她雕的发簪。

月光透过罗裙，在她身上淡淡地拢上一层银光，让黑衍看得痴了。

她还是一如康宅初见般地清丽可人。

穆雪桐将门关上，走上前，将柔荑覆上他的。

黑衍没有言语，斜躺在床榻上，黑澈的重瞳由微敞的窗户看向星光点点的天际；穆雪桐倚偎在黑衍胸前，陪着黑衍默默遥望星空。

夜空腾起云雾，反倒妆点出朦胧之美。

黑衍握着她的手收紧，两人相会的情境一幕幕划过心头。穆雪桐想的亦目芒般心思，她将脸颊贴上黑衍的大掌，眼睑开始泛出泪光，这两天经历太多事情了，几乎要让她以为再也见不到黑衍。

黑衍轻勾起她的下颚，低头为她吻去泪珠。“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我只怕再也见不到你。”穆雪桐摇头，那种猛烈袭来的无助感让她实在无力招架。

黑衍定定地看着她，似水柔情般的目光环罩她的全身，低头覆上她的唇轻轻印上一吻，要抬头，却被她一把勾住颈项，不让他离开。

吻由轻柔转狂热，穆雪桐像倾其全身的热情，在他唇上流连，如玉的十指在他脸上细细摸索，似要牢牢地刻在心头。

“怎么突然——”黑衍得了空隙，额抵着她的，不解地问。

穆雪桐咬着下唇摇头，再次吻上了他的唇，划过耳垂顺着颈侧而下，拨开层层白衣，逗留在胸膛上。

黑衍被逗得发出一声呻吟，唇哑着嗓音问道：“真的要？”见她点头，再问：“现在？”

穆雪桐粉黛未施的容颜染上嫣红，微点的螭首带着坚决。

不等她头点完，黑衍已覆上她的唇，吸吮她口中的芳香。缓缓拉开红色的衣带，另一只手松开她的发髻，将簪子让她咬着，唇开始一路啃咬逗弄，配合着手的律动，点燃她身上每处肌肤的感触。

她紧咬着簪子，半闭的眼眸里，氤氲的是难以解读的激情，手抓紧了身下的丝绸，全心感

受黑衍为她带来的快感。

迷糊间，只隐约知道他轻轻分开了她的双眼。还来不及细想他要做什么，就被他温热的舌取走了残存的神智，突来的刺激让她咬紧了牙关，不让呻吟溢出口，却在梅花簪上留下一排贝齿印。

她害羞地想要收拢双腿，却被他阻止。灵动的舌更长趋直入，双手在欺霜赛雪的椒乳上游走，带给她未曾有过的感觉，她紧闭着呼吸，直想把体内的骚动释放出看着她在他的爱抚下娇喘吟哦，黑衍的唇微微勾起，开始顺着她的小腹往上滑动，让她松了口气，而他的一句话，让她连耳根子都红了。

“时候还没到，怎能让你这样就罢休呢？”黑衍轻轻她笑着，低沉的嗓音象带着魔力。

“你——好可恶，看我怎么整治你！”穆雪桐微恼，将梅花簪置于床头，手轻轻一推，将黑衍压在下头，反客为主，开始解开他的袍带，啮咬着他的胸膛。

“哦？怎么个整治法？”黑衍双臂枕在脑下，戏谑地看着她。

闻言，穆雪桐笑得狡狴。“像——这样！”

她跨上了他的腰，臀一沉，柔软的幽谷隔着布料磨着他的坚挺，殷殷企唤他的驾凌。

忍受不了这种诱人的折磨，黑衍手按上裤头想要行动，却被她反手握住固定在腰约两侧。

“还没呢！时候还没到，怎能让你这样就罢休？”她红唇轻启，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丢还给他。

黑衍无奈地翻翻白眼，随即差点被另一波的刺激给夺走呼吸，她双手也加入战局！双手被制的他，只能望着在眼前轻轻晃动的挺立双峰，企图捺下体内勃发的欲

火，没想到反而越烧越艳。

“雪桐——”黑衍喃道，他从来不知道她有如此的能耐。

她低俯下身，贼笑道：“叫我做什么？”

雪白的胸脯近在咫尺，却动不到。

“交给我吧——”黑衍轻语相哄。

“不要！”她轻轻摇头，如黑瀑的长发随之飘动。“今天由我主动——”

语音渐微，她解开黑衍的裤头，他的分身已傲然挺立，她跨坐上去，将它包容进温润的花心，突来的强烈酥麻同时买穿两人体内。

穆雪桐翘臀轻扭，让黑衍只能闭上眼呻吟，再也忍受不住，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她的双手坐起，大手在她臀上一托，让他更抵进中心，带有快节奏的抽动，轻易地将两人带上了高峰——黑衍轻抚穆雪桐微微汗湿的额发，看着她羽睫低垂地俯在他胸上歇息。

她如火的热情感染了他，分不清今晚到底要了她几次。今夜的雪桐充满诱惑，让他欲罢不能。

将褪下的衣衫拉起，温柔地覆盖住她未着片缕的雪肤凝脂。

低头轻吻她的鼻尖，低声笑道：“早知道遇险归来后你会表现得如此激情，那我每个月都派人绑你！”

“你——好过分，这样取笑我！”穆雪桐想起刚刚自己急切的举动，羞红了脸，双手掩面就要跳下床。

“别这样。”黑衍轻笑，眼明手快地将她环住，拉回榻上，用双臂将她锁在胸膛和床板间。“害羞啦？”用手指若有似无地撩拨她的耳际。

穆雪桐张口往他的手指咬去，哪知黑衍竟不闭不躲，任由她将他修长的手指含住。

手指感受到她唇腔温热，看着她双颊樱红，巧笑情兮的模样，黑衍只感到焚烧的欲火快把他折磨疯了。

察觉到黑衍的变化，她睁大双眼。“不会吧？又来？”

“你累了吗？”黑衍埋首于她柔腻的颈项处，含糊道。

“随你了！”穆雪桐轻叹一声，手开始不安分地抚向他光裸的背。

星光点点，银河闪烁，仿佛为两人的爱恋留下见证。

终章

熊出国王马元被关于云紬国大牢，数十日后，因怒愤难当，气火攻心，死于牢中。熊出国民众得知国主死讯，城内外竟燃炮庆祝，只因为元暴虐无道，人民已不堪其折磨。

丧失国主的熊出人民集体前往云紬国首都请愿，跪于城外，请求黑衍统治国土及黎民百姓。

黑衍允诺，将熊出国领土划分为二，合并于麦岚国与云紬国之领域范围。

而听说三皇子黑韶率兵回到麦岚国后，不知为何好象在麦岚国富中引起一阵不小的风波，过没数日，就传来黑韶娶了麦岚国公主，登上王位的消息。

麦岚国有公主吗？云紬国大臣议论纷纷，却还是一一送上贺礼，由龙腾王及皇后带领礼队，亲自前往祝贺。

回宫后，龙腾王下令重新整修康府大宅，做为行宫之用。国事闲暇之余，经常可见他与皇后两人鹣鲽情深的双影出现于此。

数年后，云紬国皇后产下一女一男，公主冰雪聪明，皇子俊朗颖悟，集合了双亲长处。

雪紬国与麦岚国日益强大，在当时谓为二大强国，无其它国能与之匹敌。两国致力于国际和平，各国安然共存，纷争战乱已成过往名词。

云紬国的强盛事迹，在历史上写下成果最为辉煌的一页，流芳百世，为后人景仰。

| 全书完编注：关于柳尔雅的爱情故事，请看“蔷薇情话系列”第428号《戏爱俏妞》。

后记不知各位看官看完遗木书后有何感想呢？千万记得，写信告诉骆沁哟！

骆沁最近诸事不顺呐！一向不曾遗失过皮夹的骆沁，被老弟夺走了生乎第一遭的机会，更呕的是，他不是弄丢，而是不知把它丢往某处。可能在家中、车上或公司里，谁知道？

当下全家动员，尤其是老弟，身为罪魁祸首的他，只差没把房子倒翻、车子解体。有个同事提出她的经验谈，说可能掉在车上椅垫的夹缝里。骆沁心想也对，捧着这番忠告转答老弟，他却说：“车上都找过了，找了五、六次了，没有就是没有啦！”拖了两天，不得已，骆沁只好将信用卡一张一张挂失，一张一千元，共有五张，骆沁心痛得只想哭！此时才猛然惊觉，多卡是种累赘。

就在当天下午，接到老妈电话，说皮夹找到了。

“在哪里找到的？”骆沁问。

“在车子前座的踏垫下。”老妈回答。

我咧！当初是谁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的啊？满腔怒气只能隐忍着，把握时效，赶紧一家又一家她取消挂失，唉！丢人呐！

遗失风波平息后，又一件事发生了。

就在骆沁打稿子打得正顺利时，突然屏幕画面绽放出光芒；发亮、发亮，展现出它最绚烂的一刻，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骆沁怔愣地盯着那全黑的屏幕，显示灯“啪咯啪塔”断续无力地闪着，脑子里只有那一长串因惰性而一直未曾存盘过的稿子，骆沁的脸当场绿了一半。

天呐！今年四月买的屏幕，居然连保固期都没过就这么给我烧了？！

含着懊怒无奈的泪，送厂维修。冠如编辑的催稿声言犹在耳，不得已，只好哈腰欠背地向友人硬借来一个屏幕救急。一个礼拜过去，心爱的屏幕康复回家了。

怀着积存已久的灵感，迫不及待地想要倾泻而出，突然，我可爱的屏幕又开始舞出它最光明灿烂的一刻，有了前车之鉴的路沁心想不对，赶紧移动鼠标存盘。果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它，宣告阵亡！

遣一次，友人说什么也不肯借了，用机车载着十七吋的大屏幕可是高难度的表演呐！现在的骆沁，只能高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篇后记用笔写得好不习惯，我要计算机，呜……昨天，骆沁跑去看盼望已久的“楚门的世界”。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曾在某电影台看到它的预告，至少也有半年之前，没想到却隔了这么久才上映。为什么？骆沁想不通，有哪位可以点拨一下的吗？

虽然不喜欢金凯瑞在王牌威龙等片的搞笑手法，但骆沁对于这部片的剧情很感兴趣，而且听说他转型成功，所以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看着“楚门的世界”时，一直是想哭的。

当观众愈发狂英时，愈觉得楚门的悲哀。他的自由被剥夺，受所有人欺瞒；他的一切暴露在世人眼前，毫无隐藏。

我无法想象，当我活了三十个年头，才发觉生活周围全是经过设计、安排，全是假的，父

母、妻子，甚至是交心相向的朋友，所有真实的一切在一瞬间完全破灭的感觉，我根本不敢去想，怕忍不住会泪流满面。

总之，我觉得这部片不错，可以去看看。

好啦，多嘴的骆沁要歇口停笔了，下次再聊喽！